

54 歷史演義

薔薇園主編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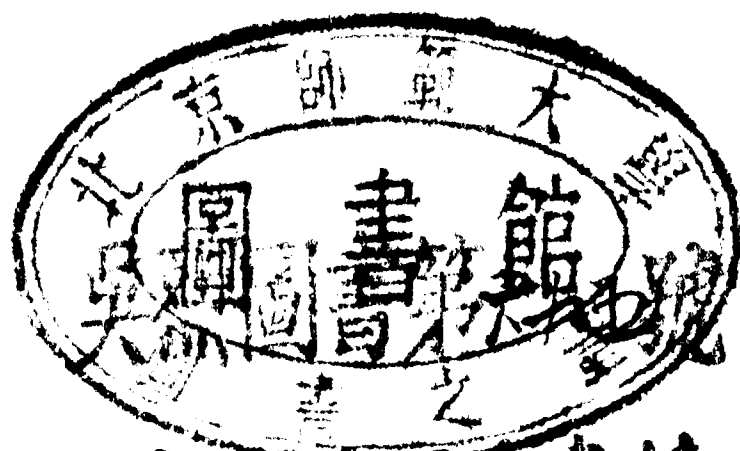
英雄圖畫第 6 卷

售經總社版出活生書讀



義演史歷四五

訂編主園薇薈



售經總 社版出活生書讀 海上

年七三九一



北师大图 B2354236

五 四 歷 史 演 義

每冊實價國幣五角

編訂兼
發行者
薔薇園主

上海靜安寺路
總經售
讀書生活出版社

斜橋弄七一號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三七年五月月初版

目次

第一回	跋首相乘機出兵	櫻公園開會奏凱……………	一
第二回	於皇帝夢中賣國	在使臣床下議和……………	十六
第三回	順民心會長談國體	瑞士習校長覲新皇……………	三〇
第四回	袁世凱遺恨赴黃泉	唐紹儀大怒出和會……………	四四
第五回	覺悟女子逃出舊家庭	進步青年閒話新文學……………	六〇
第六回	錢君逸服務救國團	李大釗痛罵親日派……………	七六
第七回	威爾遜難倒顧全權	陸宗輿佩服章公使……………	九二
第八回	新潮社倡改示威期	工學團密組敢死隊……………	一〇九
第九回	快人心拳打章公使	懲國賊火燒趙家樓……………	一二三
第十回	大總統命令惹風潮	留學生游行遭侮辱……………	一三八

第十一回	尊嚴學府忽變牢監	熱鬧洋場頓成死市……………	一四九
第十二回	賣國大員遭罷免	議和專使受包圍……………	一六五
第十三回	林琴南反對白話文	嚴畿道誤用天演論……………	一七九
第十四回	檢查隊服務受摧殘	工讀團理想難實現……………	一九四
第十五回	起工潮勞工會遭難	占學校留學生被逐……………	二一〇
第十六回	丁在君大戰玄學鬼	吳稚暉代發甲寅喪……………	二二七

第一回

跛首相乘機出兵

櫻公園開會奏凱

公歷一千九百十四年，就是民國三年，那時候，德意志國正是威廉二世皇帝當權。威廉二世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專制魔王，平日和德國第一等的資本家，秘密商議，只想練成一支天下無敵的雄兵，把英吉利法蘭西等等的強國一個個打敗，搶奪全世界物產豐富的地方，人口稠密的區域，作為德國的殖民地，讓德國資本家獨霸經濟之權，弄成功富有四海，同時威廉自己也好做一個環球大帝國的霸主。威廉手下，謀臣猛將，不勝其數，內中興登堡將軍是一個足智多謀的大將，克虜伯是一個軍火製造的大王，他們在神鬼不覺的中間，把德國的壯丁個個訓練得能征善戰，特別是陸上的攻城大砲，海裏的潛水艇，空中的飛車飛船，以及那悶人殺人的毒氣，製造得又多又好，賽過其他各國，單講那徐伯林的飛船，克虜伯的四十二公分口徑的大砲，後來在世界大戰當中，也不曉得出了多少風頭！威廉二世看見德國各資本

家，黃金賺得太多，好像漲了大水，四邊衝突，要尋出路，同時軍事準備也已完成，便眼睜睜地找尋機會和人家挑戰。恰巧奧地利國皇太子游歷到塞爾維亞國去，被刺客用手鎗打死。威廉二世暗暗大喜道：「這是老夫發動帝國主義大戰的好機會來了也」！便打密電給他同盟的奧國，慫恿他出兵攻打塞國。

原來塞爾維亞是一個小國，和奧國土地相連，兩國向來是不和的，這回奧太子被刺，惹怒了奧國君臣，加之德國又在後面慫恿，便送了一封嚴厲的戰書，叫塞國在四十八點鐘之內降服，不然的話，大兵一到，要將塞國踏成碎粉。那塞國雖然是個小國，後面却有俄羅斯帝國撐腰，哪哩肯屈服？奧塞兩國就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底宣戰了。奧國恃強欺弱，俄國自然不依，德國因為和奧國結了同盟，又出來幫助奧國，所以到了八月一號，他們也加入戰爭。可是英法兩國和俄國都結了協約，所以德國又和英法宣戰。後來牽涉越寬，參加戰爭的越來越多，就好像一羣瘋狗的亂鬥。其中詳情不能細說。

單講東洋的日本，是一個小小的島國，自從明治天皇實行維新政治以來，也學

了西洋各國的法子，取消封建軍閥，叫人民投票選舉議會，實行憲政，又開辦工廠，統一貨幣，建設鐵路輪船碼頭公路等項新式交通工具，慢慢地把資本主義的經濟扶植起來，光緒甲午年間（一八九四年）和我中國打仗，得勝了，拿去幾萬萬兩銀子的賠款，居然把百項的新式工商業都弄出一個規模，也算得大半個富強之國。常言道『人心不足蛇吞象』，那日本眼見得中國地大物博，要是給他們資本家來利用，真是再好也沒有，加上甲午那一次佔了便宜，以為中國人是世界上頂頂懦弱的頂頂糊塗的，所以時常打主意來搶奪中國的權利，這次聽見歐洲大戰已經開火，他們喜歡得口都合不攏來，一來有了參加戰爭的機會，多少總可以『打一點起發』，二來趁此西洋各國管不了東方事體的時候，很可以進攻中國。當下內閣召開一次秘密的閣議，商量軍國大計，大多數主張趁火打劫，不要失掉時機。

那時日本的內閣總理是大隈伯爵，名叫重信，為人很是厲害，平生自命不凡，可惜跛了一隻脚，走起路來難看得很，平常朋友們笑他，他倒能很巧妙地解嘲道：

「德國過去有一個跛脚，俾士麥是個有名的外交家，日本的跛脚，要成功一個有名

的外交家的，就是我」。這時候他身爲總理大臣，果然可以施展他的抱負了，他在閣議中間便大發議論道：『我們日本和英國，從一九〇二年起，結成了攻守同盟條約，遇着和第三國開戰的時候，彼此應當互相幫助的。這回歐洲發生大戰，最主要的角色就是德國和英國，德國爲了爭取世界霸權，想要打倒老大哥的英國，我們在條約的義務上，是不能不幫助英國的。可是我們日本也應該有日本的目的，那就是要取得太平洋的霸權，我們應當利用這次幫助英國的機會，來擴充日本的勢力。好在德國在中國的青島建設了海軍根據地，隔我國很近，不妨就把這一小部分的德國海軍解決了，一方面幫助了英國，免了他的後顧之慮，另一方面藉此打入中國的山東，佔了中國的許多權利，旁的國家也不會妨礙我國的行動，正是一舉兩得之計。』

講到這裏，那首相停了一停，徵求大家的意見。閣員當中，也有全部贊成的，也有部分懷疑的。那些懷疑的大概有兩種理由：第一，是因爲青島原是中國的地方，公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的時候，德國恃強佔領，並且強迫滿清皇帝，訂立九十

九年的租借條約，這種事體，中國人不是甘心情願的，現在趁着英德開戰的時候，中國人自己把青島從德國手裏收回，才是道理，現在中國人已經推翻滿清政府，努力自強，難道肯白白地失掉收回青島的機會？何況表世凱現在把中華民國完全統一起來了，恐怕他馬上要趁此收回青島以至於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怎麼會允許日本的侵略呢？

第二，英法俄雖然此刻顧不到東方的事體，但是他們都是帝國主義者，經濟上找出路終於是向着東方的，將來戰爭結束，必定不肯讓日本獨佔中國的利益，何況美國也常常到中國去佔取權利，生怕旁人獨佔，而叫着「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口號，他可能讓日本自由活動而不加干涉嗎？

有這樣兩點，所以攻取青島，大體上雖然可行，究竟怎樣幹，却還有令人懷疑的地方。當下大隈首相聽了這種論調，皺了一皺眉頭，馬上就答覆道：『這兩點，各位不必擔憂，我早已想過的。中國方面，一般人民，雖然想收回領土和主權，但是在袁氏獨裁統治之下，斷不能自由活動。至於袁氏本人，我已經看透了，完全是

一個自私自利之徒，一心一意，只預備做皇帝，哪裏管得許多國家存亡的大事？就算把萬里江山，統統送給我們帝國，只要能夠長保他袁家的富貴，他也不會不依從的。歐美各國呢，他們多數在東方有殖民地，現在他們正在忙於西方戰事，很駭怕東方的殖民地乘機作亂，圖謀獨立自主起來，希望我國替他們照顧一下，自然不得不把中國的權利讓給我國作為報酬，好在這種報酬是慷他人之慨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將來戰事完畢，只要我國應付得好，決不會鬧出岔子來的。其中美國的利害稍微不同些，但是他的美洲門羅主義沒有完全丟掉，美洲以外的事體總還不至於十分地關切，如果歐洲各國沒有話說，他犯不着單獨來干涉我國。因此我們也不必怕他。我想，各位明白了這種情形，懷疑心理一定可以打消了。』

一段話果然把滿座大臣完全說服，次日大隈首相入宮奏明大正天皇，就實行對德宣戰，並且佈置進攻青島的軍事。沒有多日，日本海軍就封鎖青島海港，中國政府宣布中立，讓日德兩軍在他的一部分領土領海上交鋒對壘，暫且不必細說。

且說袁世凱自從利用辛亥革命的時機，取得軍政大權以後，就動了做皇帝的念

頭，無奈南方有國民黨的軍事勢力作他的障礙，只好暫時在北京城做幾年大總統再說。一九一二年，他向英德法日俄五國銀行團借得二千五百萬金鎊大借款，把南方革命軍打敗下來，自以爲安內政策大獲成功，全國已經統一，心裏越發驕傲起來，就想從大總統前進到皇帝的階段。不過袁世凱心下明白，要在現在的中國做一個『安富尊榮』的皇帝，只有背地裏向帝國主義的強國屈膝求助，位子才能穩固，所以暗中就和德國勾結起來。那時候德國的野心很大，願意把袁氏拉攏，藉此擴充在遠東的勢力，因此，就命令駐青島的總督和袁氏代表秘密商量，訂了協定：大概的意思，是德國儘力幫助袁氏使他的皇帝做得成功，袁氏方面，在事成以後，一定把中國的領土或權利讓與德國，作爲酬謝。不料歐州大戰發生，德國陷入重圍，袁世凱正不知這種形勢，怎樣應付的好。

有一天，袁世凱坐在書房裏面，想起時局大變，對於他那個做皇帝的勾當，不知是禍是福，正在納悶間，他最寵愛的六姨太太跑了進來，笑嘻嘻地倒在他懷裏道：『總統今日爲甚麼現出這樣悶悶不樂的樣子』。那六姨兒是洪述祖的妹子，生

得非常標緻，又是聰明活潑，袁世凱一見了她，不覺心花怒放，什麼憂愁都丟到九霄雲外去了，便道：『小孩子知道什麼？』一面說，一面撫摩着她的『流海』髮兒。六姨兒道：『我怎麼不知道？總統所想的總是國家大事。我雖然年輕，既然伏侍了總統，對於國家的事情，不知道也會知道一點。並且我是替你想過許多辦法的，您相信，我可以分担一點心事吧？』世凱道：『真是，你是個聰明的小孩子，會想辦法，可是我今天考慮的問題太大了，恐怕你不能明瞭。』六姨兒笑道：『怎麼不明瞭？您最大的問題就是做皇帝。』世凱假意罵道：『胡說！』六姨兒陪小心道：『我錯了，您最大的問題，就是日本打青島的問題，對不對呢？』世凱道：『對！對！你真聰明！』六姨兒道：『這有什麼問題，您那天不是說曹汝霖的外交有把握嗎？』世凱道：『是老曹答應疏通日本，做到中日共同出兵，攻取青島的，如果做得到，將來打下青島，大概不會完全把中國丟在一邊的，而且那時候，我要提出收回青島，話也好說。哪裏曉得日本的回答，只說他們早就告訴了我們，打下青島來，還是交給中國的，至於出兵一層，中國沒有參加的餘地。我當時接到這封

回文，好像頭上潑了一瓢冷水，好幾分鐘說不出話來。你想我要是讓日本侵佔中國的土地，我對內的威信就會一落千丈，縱然有雄兵百萬，這個獨裁的統治也難以維持下去了。我要是抵抗日本的進攻，我又恐怕國際上沒有幫的我的友邦了。」六姨兒插口道：『這又有什麼難解決的？您想東洋幫助您做那個，當然只有順他的意思。有個這樣強的幫手，對付國內的反對勢力，儘可以壓迫！壓迫！壓迫！一點也不妨事。』世凱笑道：『你只希望我做什麼那個，倒是你自己想做皇妃，過富貴生活吧！』又嘆口氣道：『你所說的我也知道，是一個好辦法，只不過要忍受着千古的罵名吧了！』六姨兒道：『人生在世，只有目前的享受是實在的，什麼將來的名譽都是虛空的，何況有千古罵名的，到底是一世英雄呀！』袁世凱聽到這裏，想起桓溫說的「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也當遺臭萬年」，又想起三國演義上有人恭維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話，心理不覺十分暢快，捻了六姨兒一把道：『你這小妮子真會說話！』

不一會，下人報道曹大人汝霖求見，袁世凱叫請進內室來。六姨兒溜了出去，

這裏曹汝霖進內，敘禮，寒暄畢，世凱便問：『你到我這兒來，有什麼好消息報告嗎？』汝霖道：『有一個不好的消息，就是日本派了海陸軍二萬多人，由龍口上岸了！』世凱聽了大驚道：『啊呀！那不是破壞我們的中立嗎？我們原來是因為青島是德國的海軍要塞，所以讓他作為日本攻打的目標，除青島以外，旁的地方絕對不許交戰國的軍隊通過。龍口明明是中立地帶，他怎麼可以進兵呢？』汝霖道：『日本方面，也有他的理由，據說德國人在青島的防禦工事，做得極其堅固，在這種形勢險要的地方，有軍艦，有砲台，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模樣。如果單單由海口的正面進攻，恐怕打他一年半載，也攻打不下。所以他們日本不管中立不中立，偏偏要把軍隊從中國管轄的地方上岸，去包抄青島的後方。』世凱道：『青島的德國軍隊，人數並不多，用得着小題大做嗎？』汝霖道：『的確，在青島的德國軍隊，人數雖然不多，却是很不容易對付的。至於中國的軍隊，在日本人看起來，是決不會抵抗外國人的。所以他派兵上岸，預料不會遇着什麼阻礙』。世凱笑道：『與其說中國軍隊不能抵抗外來的侵略，不如說我們這些人不願意得罪友邦吧，』

哈！哈！哈！』汝霖也陪着笑，沒有做聲。世凱道：『事到如今，也只好讓他經過，不過要從龍口到青島之間，劃出一定的區域來，給他們作大路，作戰場。戰區以外的地方，還是不許他們通過。這個辦法你看怎麼樣？』汝霖連忙點頭道是。當時決定了這個辦法，便打急電到山東去，叫軍隊相機撤退，一面叫政事堂妥議執行辦法，進行交涉。

過幾天，山東方面的報告來了，大意說：當日本軍隊上了岸的時候，中國軍隊奉令不許抵抗，讓出一條大路來，聽日本軍隊穿過山東半島，直向膠州灣（就是青島地方）進發。日本兵經過的縣城和市鎮，一切衙門和其他公事機關，以及郵政局電報局等，都被他們佔據，並且派人接管。當地糧食和各項物品，都被日本軍勒派，充作軍餉。當地的老百姓，都被日本軍擄去作挑夫，挖戰壕。日本軍隊看待中立的中國，就和看待敵人沒有兩樣。袁世凱看了這個報告，也不着慌，他覺得，那些地方我橫豎不要它了，小百姓和小官員受點苦，那是他媽的『活該』。

再過幾天，山東方面的報告又來了。大意說，日本軍的意思，不止是要佔青

島，而且要佔領膠濟鐵路和山東省的鑛產。中國政府雖然限定了交戰區，日本軍隊哪由分說，只管一步一步地向山東省城濟南走去。中國軍隊如果攔住他的去路，他就不客氣地開火。袁世凱得了這種報告，心裏雖然有些兒不安，但是容忍的國策已定，只好打電話去再叫那些軍官們退讓，總而言之，不要惹發東洋大老板的脾氣，弄出大事來。

後來聽說山東省，日本軍隊經過的地方，一路上中國軍隊，給他們驅逐，好像趕雞趕狗一樣，統統趕得四散了。日本軍隊於是毫不客氣地佔了濟南，膠濟鐵路和一些鑛山，派了許多人去接收各處的公事機關。袁世凱也不把這些事放在心下。可是德國駐華公使，看見中國政府口稱中立，實際上是給予日本許多便利，等於幫助日本打德國，因此很不滿意，一連提出幾次的抗議書。袁世凱接到抗議只是皺着眉頭，想不出什麼道理來答覆。但是中國那時候對於德國應得的庚子賠款還是按期照付，這件事情，英法日本也却不高興。所以軟弱的中立，下場頭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這些話權且帶住。

再說日本大軍，一方面封鎖了青島的海港，另一方面又包抄青島的後方，同時英國也派了海軍來幫助，幾方面的力量，把青島的德國軍隊，圍在中心，日夜砲火不停，以八月間宣戰，打到十月，經過兩三月之久。青島的德國軍隊，看見青島四面都被封鎖，事無可爲，只得表示降服。日本軍隊開入青島，把德國的兵士通通解除了武裝，作爲俘虜。同時又把青島市所有一切機關佔領，派人接管，繼續辦公，凡屬德國人幾十年來所經營的軍事設備，和各種建築物，一律收歸日本所有。並且打電到日本國內，叫他們資本家和政府派人到青島來，接辦各項實業。日本軍隊和跟來的浪人又在櫻花公園開了一個露天大會，慶祝新殖民地青島的奪取。

那櫻花公園在青島市的東部，內有百餘種花木，都是德國人從世界各國移植而來的，其中櫻花最多，約莫有二萬多株，是從日本移植的。每逢春天，那櫻花吐出妖艷的姿色，煞是可愛。日本軍隊到來的時候，洋洋得意地對那些德國的敗兵說：「你們可知道櫻花是日本的國花？你們從日本把這花兒移植過來，現在是歸還日本了，這櫻花盛開的地方當然是日本的啊！」

北京政府，看見日本在青島種種情形，大有永遠佔據的模樣，什麼交還中國的話，完全不提起了，也明白青島一時不能收回，但還希望青島以外的日本軍隊，能夠撤退，於是送了一封公文給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大意說，青島德軍已給降服，遠東的對德戰爭，可告結束，現在請你們貴國把駐在山東內地的軍隊，一律撤回青島，同時中國方面把劃定的戰區即行撤銷。這封公文去後，不過數日，日本公使來了回信，說奉到本國政府訓令，對於貴國這種舉動，認為違背中日兩國的情誼，殊堪驚駭。帝國政府十分憤懣，決不命令駐紮山東內地的軍隊，退出戰區。袁世凱接了回信，正發急的時候，又有人報道，日本報紙和日本通信社，都造出一種謠言，說中國想和德國締結同盟幫助德國攻打英日。袁世凱道：『這又是日本人挑撥離間的鬼計，想使英法各國聽了，對中國不放心，都希望日本能夠防止中國的親德舉動。以後日本在中國有種種侵略行動，各國也不會說他半句不好的話了。』又轉念道：『只要我個人能保住富貴，投降賣國，又有什麼不可以？暫時爲了敷衍國民起見，還是再提出一個請求撤退戰區日兵的要求吧。如果日方還是不肯，我對於本國

人們說話也可以卸責了』。想罷，又覺得許多人稱贊我袁世凱是中國的救主，非我袁世凱不能統一，不能達到富強的希望，真是愚蠢可笑。便叫人將公事即刻送下去，照辦。

第二天，中國政府第二次請求日軍撤退的文書發出了。只因這一要求，日本政府不但是不肯把軍隊撤退，反而向中國提出苛酷無比的條件出來。要知條件內容，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於皇帝夢中賣國

在使臣床下議和

話說日本軍隊佔據山東濟南和膠濟鐵路一帶地方，不肯撤退，中國政府提出要求，請日本速即退兵，以符合日方原來的話。無奈日本政府藉此爲由反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個條件來，要中國承認了那二十一條，他方才把兵撤退。

當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接到本國政府的訓令，說要他找一個機會將二十一個條件，直接送與中國大總統，不必照國際慣例，送給中國的外交部，正待如法泡製，忽然門役報道：「有賀顧問請見。」日置益道：「請他進來。」

這有賀顧問，姓有賀，名長雄，日本國人氏，乃是袁總統面前的一名客卿，平日袁總統和他魚水相得，言聽計從，加之他又是日本當朝總理大臣大隈伯爵的好朋友，真是溝通中日當局情感的一座橋梁，當時和日置益公使相見，握握手，坐定之後，寒暄一回，然後談起中日交涉。先由日置益問道：「近來老袁的帝制思想怎麼

樣？是不是很堅決？我們帝國這次征服青島，搜出了那種文件，你可看過？」

有賀答道：「你說起德國的青島總督，承認老袁做皇帝的那個文件嗎？那着實是個很好的證據，證明老袁的真心，是假借民國總統的地位，陰謀做皇帝的勾當。老袁那傢伙，平常不大肯講老實話的，我們拿了這東西去揭穿他，他就不能否認了。我上次接過大隈伯爵的來信，要我乘機進言，堅定老袁的心。我和老袁詳談過幾次了，老袁也相信我的話。他也曉得，這時候能夠幫助他做皇帝的，除了日本帝國，沒有別個。他也曉得，他手下雖然有幾十萬雄兵，可是如果沒有外國政府的幫助，槍砲子彈和軍費，都是不夠的，如果南方的革命勢力，又起來和他爲難，不要說他皇帝做不成功，恐怕整個北洋系軍閥都要坍台了。我們和他，彼此意思是很投合的了。他現在只要有了帝國做靠山，就會堅決的幹下去，只看我們帝國要他承認一些什麼條件，就答應他的槍械和借款？」

日置益道：「我們要提的條件，早已弄好了，我正在準備送到老袁那邊去」。

有賀問道：「你說直接送老袁那邊去，爲什麼不經過外交部呢？」日置益道：「這

個道理，你還不懂嗎？我們正要趁此機會，當面和他講生意啦！」有賀點頭稱是。

日置益又向有賀道：「這些條件提出之後，老袁那傢伙，一定藉口狡賴，不肯一口承認的，還仗你在他面前乘機慫恿，動以利害，我們辦外交的，免不得威迫利誘，雙管齊下，到那時候，不愁他不依的。」有賀道：「正是如此，我們各自努力吧」。說罷辭出，當下兩人各自分途進行不提。

且說袁總統接到日置益公使的條件，和日置益一連開了幾次秘密的談判，沒有結果，外面謠言紛紛，袁總統只得把責任向外交總長孫寶琦身上一推。那時京中大員，真向外交部去質問孫部長，說外間聽說日本提了亡國條件，人人憤恨，你們外交當局要仔細一點，絕對不能承認，否則不要怪大家對你們不起。幾句話逼得孫寶琦面紅耳赤，連忙跑到總統府去辭職。袁世凱便叫陸徵祥接任外交總長。又恐怕陸徵祥沒有主張，忙着召喚外交次長曹汝霖和司法總長章宗祥兩個心腹人進總統府，延入密室商議。當下袁總統把那天日置益呈送條件的情形，一五一十的從頭說起。說到日置益當日對他所說的話，特別起勁。日置益的話是：「我們日本人，向來以

爲貴總統是反對日本的。如果現在貴總統不肯拿誠意來辦交涉，便證明是反對日本，如果有誠意，那麼，日本希望貴總統高升一步」。這幾句話。多麼打動袁總統的心坎？

袁總統說到這裏，便道：「他們日本人，既然完全知道我的心事，又有意幫助我，我豈有不誠意接受之理？只是他們提出來的交換條件，未免太苛刻了一點。如果我一口承認了這些條件，雖然換得了我一家的富貴榮華，只怕四萬萬老百姓的性命根，都由我一手斷送得干干淨淨，不但是眼前要失去人心，而且難逃千古的罵名。這却怎樣辦呢？」

曹汝霖道：「總統不必過慮。自古非常之人，必能幹非常之事，所謂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也當遺臭萬年。總統要創帝王之業，儘管不顧流俗的議論。將來便是留得千古的罵名，也就算在歷史上有一個地位了，豈不是比庸庸碌碌之輩，勝過百倍嗎？但不知日方的條件，內容如何？」

袁世凱道：「老曹的話不錯」！說着，取了一卷公文遞與曹汝霖，又對他兩人

道：「我特地叫你們兩人過來商量的，因為現在除開駐日公使陸宗輿以外，只有你們兩個對於日本方面的情形，最爲了解，以後交涉怎樣辦，要請你們全盤的計劃一下。」

章宗祥道：「總統付託，我們當然盡力做到。」一面說，一面將頭湊在曹汝霖旁邊去看那些條件。只見寫着：

第一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互願維持東亞及全局之平和，並期望將現在兩國友好善鄰之關係，更加堅固，議定條款如左：

(一) 中國政府，答應日後日本政府，與德國政府，協定關於德國在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之處分，概行承認。

(二) 中國政府，答應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和各海島，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借與別的國家。

(三) 中國政府，允准日本國建造由烟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

(四) 中國政府，答應爲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爲商埠。其應開地方，另行協定。

第二號

日本政府，及中國政府，因中國向來認日本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享有優越地位，茲議定條款如左：

(一) 兩訂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東奉兩鐵路期限，都展長到九十九年爲期。

(二) 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爲蓋造商工業應有的房廠，或爲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的租借權，或所有權。

(三) 日本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來往，並經營商工業等項生意。

(四) 中國政府，答應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採權，許給日本臣民。至於擬定要開的各礦，另行商量訂定。

(五) 中國政府，答應左開各項，先問過日本政府，得其同意，然後辦理：

一· 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允准別國人建造鐵路，向別國人借錢的

時候。

二· 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項稅收作抵，向別國借錢的時候。

(六) 中國政府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須首先和日本政府商議。

(七) 中國政府，答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約劃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為期。

第三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因為現在日本資本家，與漢冶萍公司，有密接關係，願意增進兩國共同利益，茲議定條款如左：

(一) 兩締約國互相約定，等將來有相當機會，把漢冶萍公司作為兩國合辦事業。並且答應如果沒有經日本政府同意，所有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

自行處分，也不得使該公司自行處分。

(二) 中國政府，允准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鑛的附近鑛山，如果沒有經該公司的同意，一概不准該公司以外的人開採。並且答允除此以外，只要是想舉辦這類事業，無論直接間接，恐怕對於該公司有影響，也必須首先問過該公司，得其同意。

第四號

日本政府及中國政府，為確實保全中國領土之目的，茲訂立專條如左：

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海岸的港灣和海島，一概不讓給，或租借給別國。

第五號

(一) 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量的日本人，充為政治財政軍事等項顧問。

(二) 所有在中國內地所設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一概允准其有土地所有權。

(三) 向來中日兩國屢次發生警察案件，以致弄出不少的糾葛。因此必須將必要地方的警察，作為中日合辦。或在此等地方的警察官署，聘用多數日本人，以便

計劃改良中國的警察機關。

(四)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的軍械(像中國政府所需軍械的半數以上那麼多)或者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的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

(五)中國答應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的鐵路，和南昌到杭州，南昌到潮州各鐵路的建造權，許給日本國。

(六)福建省內籌辦鐵路鑛山，和整理海口(船廠在內)，如果需要外國資本的時候，首先向日本國商議。

(七)中國允許日本國人在中國有傳教的權限。

以上五號共二十一條，曹章兩人看罷，也不覺把舌頭伸出幾寸來，自言自語道：「真厲害！真厲害！怪道總統這麼着愁！要在這種條件上簽字畫押，的確也要不小的胆子！」

袁世凱又道：「這些條件的內容，要嚴守秘密，日置益已經呵囑我好幾遍了。辦交涉的全權代表，也經他指定了一個，自然就是現在新任的外交總長陸徵祥，另

一個就是你了」。說着，手指着曹汝霖。這時，曹是外交次長，因此答道：「原該是陸總長和我的責任呀！」言下，似乎覺得日置益特別看中了他，他原是道地的親日派，辦對日外交，比陸徵祥還要適宜呢！

章宗祥道：「這事還是靠老曹，陸徵祥原是英美派，是幹不了這件事的，」這句話又打中了曹的心坎。章宗祥又道：「消息是決不能走漏的，不然，中國民衆一定紛紛反對，同時別的強國看見日本獨得利權，吃起醋來，也擋架不住」。

不表當日總統府密議情形，且說中日外交在北京進行不久，外面早已風傳條件內容的厲害。

當那個時候，全國各界團體以及十九省的將軍都打電報到北京，要求把條件公布，全權代表陸徵祥的心也軟起來了。只有曹汝霖，因為對日本帝國主義十分感恩，戴德，到底堅持保守秘密，他說：

——現在民氣很囂張的，假使把條件宣布出來，必定弄得全國鬧得一塌糊塗，更沒有辦法對付了。

因爲曹汝霖這幾句話，說得陸徵祥無話可答，只得把公布條件的提議，根本打消了。不過英美兩國的公使早已聽得這個消息，知道日本政府已經秘密的向中國提出了條件，於是報告他們本國政府，他們的政府接得報告，就向日本政府提出嚴重的質問，要求日本政府把條件的內容宣布出來。日本政府拿起不好怎樣辦，不得不敷衍一下，於是想出一個計策，把第五號的那些條件完全瞞去不說，前面那幾號中間頂厲害的也刪去幾條，只將比較輕一些的十一條，寫在一張照會上面，送給英美兩國政府去看。

却說中國外交部和日本駐華公使的秘密會議，舉行了無數次，日本公使日置益恐怕留下證據，不許設會議記錄，所以會議經過情形，外面無從曉得。只聽說中國方面要另提一個對案：列舉許多中國可以承認的條件，作爲談判的根據，不用日本提出的那二十一條，因爲那些條件使中國太難堪了。但是日置益對於這個對案，也不許中國方面提出。

自從民國四年一月間議到四月底，還只議到第二號第四號，兩方面講價還價，

着實很難妥貼，日本政府發起怒來了，派出許多兵艦到中國沿海各口岸，如福州廈門吳淞大沽等處，大示其威，南滿洲方面，也增加了許多的日本陸軍。日本公使對陸徵祥曹汝霖說：「你們爽快點承認吧！不然，帝國的軍隊到了，就沒有什麼客氣的。」。

中國各省的民衆團體，以及少數的軍人，都發出通電，要求北京政府宣布武力抵抗。有一個曾經參與過中法戰事的黑旗軍領袖劉永福，是一個退隱的老頭子，他也請求從軍救國。可是北京政府一概不許，並且把這種主張認爲妨害友邦。

正在日本方面催促趕快解決的時候，日本公使日置益有一天忽然從馬上跌下來，據說這一交把他跌傷了，不能出門，果然第二天他就不出席中日會議了。當下陸徵祥和曹汝霖兩位全權代表，商量應付的方法，陸徵祥道：「我主張把會議暫時停頓一下，因爲會期延長的責任，並不在我們」。曹汝霖道：「這個辦法不好，將來日本人還是責備我們的？」陸徵祥道：「我們又沒有叫他跌下馬來，怎麼怪得我們呢？」曹汝霖道：「總長這就錯了，我們是個弱國，豈有和強國講道理的餘地？」

我們只有體貼強國的意旨，順着他的心做去，不妨多遷就他一點，才是」。

陸徵祥聽了這番話，完全是當奴隸的哲學，心下委實有幾分不舒服，但是在袁世凱面前做成了這個官，也不得不依樣葫蘆，當下也就點頭稱是。其實陸徵祥見了西洋人，和曹汝霖見了東洋人一樣，也只想順着對方的心做去，不過有個西洋東洋的分別罷了，這真是合着古話一句：「人不知自醜，馬不知臉長。」

話休絮煩，且說曹陸正在商量不定的時候，日本方面果然來電催促，說「會議不許停頓，怎樣辦法，貴國政府自己去想好了」。曹汝霖趁了這一窩風，提出他的意見來道：「我們只有到日本公使館去開會去」。陸徵祥沒法，對於這個反客爲主的辦法，只得同意道：「做了中國這樣國家的全權代表，也顧不得什麼體面，只好委屈一點兒吧」。

他們決定之後，就乘了汽車，親自到東交民巷日本公使館去。那時日置益睡在床上，說傷重了，不肯出來相見。曹陸二人，只得走進公使臥房，就在床邊問候公使的病狀。日置益道了謝，就說：「你們兩位真是能識大體的，雖然我過了故障，你

們還是能夠想法子來繼續我們的談判」。說罷，他們就在床前舉行會議起來。

他們幾個人的床前會議，一天一天的談判下去，條件總還是不能解決。日置益看着陸曹兩人，大不爽快，大生其氣，就打一個電報回國，請本國政府的訓示。

過幾天，接到回電，日置益就在五月七日，把回電所說的辦法，向中國政府提出。袁政府接到日置益公使的來文，個個嚇得面如土色，面面相覷，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要知這次日本來文內容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順民心會長談國體

瑞士習校長觀新皇

話說日置益公使在民國四年五月七日，向袁政府遞出一封照會，嚇得袁政府的要人們面如土色，原來這個照會是一封哀的美敦書，又名最後通牒，是兩國國交將要破裂時候的最後一封公文，如果接到這封公文的這一面，沒有回信，或者答覆得不圓滿，都可以宣戰的。上次日本給了一封最後通牒給德國，要求德國人自動的把青島交給日本，德國沒有回答，他們兩國就開起仗來了。現在日本的最後通牒，是限令袁政府在四十八小時以內，圓滿答覆。那通牒道：

日本政府，看了中國政府這樣的態度，差不多沒有繼續協商的餘地。但是爲維持遠東和平與圓滿了結這一交涉起見，於無可容忍之中，更酌量鄰邦政府的情意，於日本政府前次提出修正案中，將原案第五號各項，除關於福建業經兩國代表協定外，其他五項，可承認與此次交涉脫離，等到日後再行商議。帝

國政府既然這樣退讓，中國政府應該體諒日本政府的情誼，照日本政府提出的修正案所記載者，不加什麼更改，速行應諾。茲日本政府，重行勸告，望中國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後六時爲止，爲滿足的答覆。如果到期不接到滿足答覆，那麼，帝國政府，就要採取必要的手段，合併聲明。

這個通牒裏面所說的修正案，內容和前說的二十一條沒有大的分別，僅只把第五號第三款合辦中國警察的一點和第五號第二款「寺院」兩個字取消了而已。袁世凱看罷日本的通牒，立刻召集特別會議，在總統府開會討論。軍政界各要人到齊，坐定之後，袁總統首先報告，大意說：「目前的形勢，對方是不容我們和他磋商，現在只有兩句話可以選擇，就是承認或不承認，假使承認嗎，自然沒有問題，假使不承認嗎，我們就要準備開仗。請大家把和戰問題決定一下。」衆人七嘴八舌，主戰的主戰，主和的主和，只有黎元洪主戰最是激烈。他說要退還日本的牒文，把駐日公使召回，斷絕邦交。袁世凱沉下臉來，半晌沒有做聲，等衆人靜默了一些，方才慢吞吞地說道：「如今山東和奉天，日本兵早已深入，我軍形勢已經不好，何況

我國實力不足，開戰談何容易？與其將來失敗求和，怕不如趁早容忍的好吧。」黎元洪又道：「我國陸軍很多，和日本未必不能拼一拼。」袁世凱眼睜睜地望着他道：「你以為我們中國，還能夠和日本開仗嗎？中國陸軍之多，雖然可算世界第一，可是向來這些軍隊的用處，都是防家賊的。目下想和我為難的人很多，到處需要重兵鎮壓，假使和外國開仗，兵力一定分散，那些亂徒，難免不乘機起事，那麼，我們的江山，恐怕不亡於外患，先亡於家賊之手，未免太不值得了。依我的愚見，還是謹遵賣國老祖宗吳三桂先生的遺訓『甯送外人，不給家奴』吧。滿清皇帝也是懂得這一點的，所以對外國儘管割地賠款，訂不平等的條約，對內却不肯召集議會，施行憲政，把政權讓給人民。我雖不材，一定要繼承這個傳統的賣國方針，才不辜負你們攀龍附鳳的一番希望。不知你們意下如何？」

當時黎元洪早把頭低下去，衆人也不敢開口，只有徐世昌曹汝霖等老袁說完，連連拍手稱善，全場也跟着鼓起掌來，掌聲如雷，數分鐘方才止息。曹汝霖便開言道：「總統聖明之見，比我們高明多了，據我看來，我們不必多說廢話，就依照總

統的意旨，完全照日本來文承認爲是。」章宗祥接口道：「當然只有承認，不然，就要惹起戰爭。戰爭嗎？且不要說我們的武器不如人，現在南方的革命勢力，仍然潛伏的存在，他們乘着戰事，一定死灰復燃，倘若不首先安內，如何能夠攘外呢？這是自明之理，毋庸多講，現在只看承認的手續應當怎樣？」

袁總統道：「如果大家沒有異議，那麼，一面由外交部起草回信，一面派人到日本公使館先行通知，大家覺得怎樣？」

衆人道「很好」！又嚷着：「曹次長去通知，是最適宜的。」

當下計議已定，衆人散去不提。且說外交次長曹汝霖帶了這個使命走到日使館閒談數語，便說明來意，日置益拍着曹汝霖的肩膀道：「仰仗貴次長再走一遭，把你們答覆書的草稿先帶來給我看看吧！」汝霖唯唯退出，回報袁總統。總統說：「照辦就是。」汝霖回外交部，要了草稿，又到日使館，將草稿呈上日公使，公使打開一看，只見寫着：

本月七日下午三時，中國政府，准日本公使面遞日本政府最後通牒一件，

附交解釋七條，該通牒末稱，望中國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後六時，爲滿足之答覆，如到期不接到滿足答覆，則日本政府，將採必要之手段，合併聲明等語。中國政府爲維持東亞和平起見，對於日本國政府四月二十八日提出之修正案，除第五號中五項外，其第一二三四號之各項，及五號中，關於福建問題，以公文交換之件，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記載者，并照日本政府交最後通牒附加七條之解釋，即行應諾，以冀中日所有懸案，就此解決，使兩國親善，更加鞏固，即請日本公使定期惠臨外交部，修正文字，從速簽字爲荷。

日公使看罷道：「旁的都好，只是『除第五號中五項』幾個字的下面，還應當添上『容日後協商』五個字才行。」曹汝霖道：「是！是！我們回去照辦就是。」日置益道：「請次長就在這兒添上吧，」說着，把桌上的筆拿起給與汝霖。汝霖被他一逼，只得接了筆，當面把那幾個字添上了，日公使這才放他回去。

汝霖回去，陸部長要了草稿一看，多了五個字，認得是曹的筆跡，埋怨道：「誰叫你添上這幾個字的？區區五個字，關係國家前途，怎麼不大家商量就隨便寫上

去呢？」汝霖道：「這是日公使逼着要我寫的，你想大家商量就可以不添嗎？橫豎不能由你不添，我是不高興多跑幾趟冤枉路的。」陸徵祥沒有話說，心裏只是氣，當晚擬了一個通電，中間有兩句話說「曹次長誤簽數字，益廢躊躇。」這個通電拍到各省，不要說全國人民痛恨曹汝霖，就是地方官都攻擊他來了，內中以福建巡按使許世英長江巡閱使張勳的電報最爲厲害，他們都主張將曹汝霖槍斃。看官！那張勳是個拖着辮子主張宣統復位的反動派，還恨了袁汝霖，別的愛國志士，更可想而知了。

閒言少敘，且說袁政府到了五月九日上午，果然按照日公使修正的稿子，把回信寫好送到日使館去。從此中國地位，就成了和日本的保護國一般無二，日本公使日置益那時洋洋得意，忙將外交勝利情形，報告回國，自不待說。袁世凱這一面也放下了心，他想二十一條既然只除了警察一條之外，二十條通通承認，對於日本的邦交，當然毫無問題，他以後便可一心一意來籌備做皇帝了。他又想起他的政治顧問有賀長雄說過：「中國如果恢復君主政體，就和日本的國體一樣，免得日本臣民

學共和的榜樣，在國內陰謀破壞國體，所以日本很願意中國廢共和，行帝制」那一段話，可見他如果做皇帝，日本斷無不加幫助之理。

想到這裏，即命人請楊哲子大人過來商量要公。這楊哲子名度，湖南湘潭人，生得儀表非凡，口齒伶俐，向來主張帝制，反對共和，曾經著了一篇虛君共和論，主張君主立憲，很迎合袁總統的心理，所以袁總統很器重他，常常請他到總統府討論國家大事。這天聽說袁總統有要事相請，忙乘汽車到府，袁總統延入內室，把自已所想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徵求楊哲子的意見，哲子心想：這老袁也太急性兒的了，便答道：「現在日本第五號的要求，還沒有弄妥，外交上恐怕還有問題，我以爲中國暫時不宜有大的變動。」袁總統道：「你這是你的過慮，外交上我已經有把握，沒有一點問題，你只管去進行籌安會的事吧。」

正說着，侍從報陸外長請見，袁命傳入，把剛才的話一一對陸徵祥說了，陸徵祥道：「外交的事，我也覺得有問題，不容易弄好。」袁世凱知道他是因爲負了外交部的責任，恐怕使他爲難，便安慰他道：「你不要担心。這件事，外交一方面，

我完全辦妥了，你們都可以不管。」陸徵祥聽了，自然沒有話說。

過了不久，正是八月秋涼天氣，楊度和孫毓筠胡瑛李燮和嚴復劉師培等六人便在北京發起籌安會，成立之後，楊度被推為總會會長。同時各省也成立分會。京城和各地籌安會，領了公家的津貼，專門宣傳帝制，反對共和，並且組織各界卑鄙無聊的分子，向袁世凱上勸進表，要求他做皇帝。那時有許多日報上，滿紙登着國體問題的文章，好像一九三五年的討論獨裁和民主一樣。那些有勢力的人，大都是封建官僚，他們沒有不反對民主共和的，內中有個梁啟超，他到底多少有幾分資本主義的思想，加之又曉得袁世凱的歷史，是破壞過戊戌維新的，原來是自己的敵人，今天怎好擁護老袁做皇帝，因此，憑着他的政論家的地位，寫了一篇洋洋萬言的文章，題目叫做「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這篇文章發表出來，中外報紙，無不轉載。有人去問籌安會會長楊度道：「梁某的文章有沒有道理？」楊度道：「這個很容易答覆。試問鄉下的老百姓，誰不希望真命天子出世？若就大多數的民心而論，實際上是贊成帝制，決不會贊成共和的。這就是中國宜於君主政體，不宜採用共和

政體的顛撲不破的理由。現在改變國體的問題，原是順民心而提出的，有什麼可『異』之處呢？梁氏個人偏見不足以影響真正民意，我們並不重視他的文章。」

楊氏說到這裏，隨手從架上取出許多稿件，其中有一「國民代表大會投票解決國體問題計劃」和「文化統制計劃」二件，楊氏特地抽出，叫來客展開，一面很得意地說明這兩個計劃的意義，他說：「第一個計劃，是在形式上要採取一個合法的手續來變更國體，這個手續就是召集一個國民代表大會，由這些代表投票決定。不過我們爲着要使贊成帝制的票數，確實是最大多數，就不能不由中央暗中指定各省代表的名單，只讓贊成帝制的，而且是贊成袁總統做皇帝的人，當選爲代表。在選舉國民代表的時候，我們還免不得要花一筆鉅款來收買選舉票，好在中國人民不大關心國事，多數人是放棄選舉權的，我們可以雇人填寫選舉票投到票櫃裏去，這樣一人一天也不知寫得多少，真是何等簡便的事！第二個計劃，主要的是尊孔讀經，恢復神權迷信，提倡舊道德。關於讀經一項，自從民國元年，依照全國教育會議的決議，中小學讀經一科完全廢除以來，青年思想過於解放，不便約束，我們現在重新

把它恢復，並且訂定教育綱要，由大總統頒布出來，就是矯正學子氣習，範圍人心的第一着。大約不久以後，政府還要通令全國，召集一次中等以上學校校長的會議，由各校長覲見總統，親聽訓詞呢。現在官職名稱，大部分已經復古，比方卿，大夫，士，將軍，不久還要頒布大批的封爵，自親王以及公，侯，伯，子，男諸爵位，總而言之，我們要極力倡導復古的精神，使全國人民都成了一個不識不知的順民，然後袁總統的皇帝才能做得穩固。不然大家都明白了世事，看見袁總統把中國的領土，主權，一批批送給外國，恐怕都要齊聲聲討袁總統的賣國之罪，還許他做皇帝嗎？」

楊氏滔滔不絕的議論，直把那來客聽得呆了，半晌，那人忽然哈哈大笑道：「哲子兄，原來你說的順民心，只是利用多數人民的文化水準低下，對於國家大事不知不識的一點罷了；倘若有少數知識較高的人，你們又用禮教神權去束縛他們，蒙蔽他們……」

話還沒有說完，哲子拍案大怒道：「休得胡說！此是天機，不可洩露，不要再

講了。你如果把今天的話告訴了別人，將來你就有危險。」那人氣憤不過，站起身來，就要告辭，楊度忽然轉了笑容，連賠不是，叮囑他嚴守秘密，並答應給那人弄個闊的差使，那人如了心願，也就平了氣，並且要了籌安會的入會志願書，簽了名加入做個會員，以後替帝制派賣力，不在話下。

且說教育部召集全國中等以上學校校長進京覲見總統的通令到達了安徽省的時候，有某縣縣立師範學校校長，姓劉名復，爲人剛正不阿，又富於民主思想，對於學校的讀經科目和體罰兩事，素來反對得很兇的。這回被召進京，心知反動勢力，正在趾高趾揚，雖然只是回光返照，却也勢不可當，因此不和他們計較，只取個旁觀的態度，靜默的去考察反動政府的醜態。

不一日，覲見的日期到了，劉復一早起來，把長袍馬褂穿得齊齊整整，和衆人一同進了新華門，兩旁大樹參天，前面盡是巍峨的宮殿，立着不動，心想好個偉大的所在，難怪袁世凱住在裏面，不想離開。正想間，已到了總統府，抬頭一望，却是簇新的「新華宮」幾個大字，方知「府」變爲「宮」了。

進宮之後，早有侍從文武各官出來招待，休息片刻，然後引到了禮堂，排成隊伍，等候總統出來相見。誰知站了半天，還不見總統出來，劉復的脚都麻痺起來了。大約過了兩三個鐘頭，總統出來了，衣服上紅紅綠綠，什麼帶子呀，繸子呀，金銀牌子呀之類，也不知有多少，堆滿了那個矮而胖的身材，當他走近正面那張長桌子的時候，早有贊禮的叫着一鞠躬，二鞠躬……幸而時期還適當，下一次覲見就得行拜跪禮了——行禮如儀後，總統開始致訓詞。

總統的聲音是細得和蚊子一般，劉復站在後面一排，聽不大清楚，只聽得什麼「教，是所以明人倫的，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你們貢獻國家的地方，就是教學生循規蹈矩……根本是要讀經……不率教的兒童只有施用體罰，在小打怕了，大了就不敢和政府搗亂了……現在賞賜你們一杯酒，酬答你們作育人材的功勞……」說完，轉身入內，這裏衆人等才鬆了一口氣。

侍從文官長把衆人引入另一間大屋子，早有幾張大菜桌子，擺了許多酒杯和菜

碟，杯子裏着盛着大半杯酒，碟子裏裝着三四片乾牛肉。但是沒有椅子。衆人在桌旁站定，然後由侍從文官長發令，大家舉杯一吸而盡，在碟子裏鉗了一片乾牛肉吃了。這一次哄動北京城的新華官賜宴就宣告結束了。衆人退出，散歸各省，自不必說。

且說劉復回到安徽，恰好遇着一位同鄉老友從日本東京回來，那人姓陳名仲甫。原在東京和章秋桐住在一道，替甲寅雜誌寫寫文章，——那甲寅雜誌是當時的禁書，因為在甲寅年（民國三年）發刊，便命了這個算命先生的名兒，也算不上什麼道地的「新」，只因內容大倡其聯邦論，反對中央集權，遭了袁氏的忌。其實袁氏的集權，不過想在各省封建軍閥的地方主義的基礎再建一座封建中央政府的塔頂罷了，並不能做到真正的中央集權。真正的中央集權，只有現代式資本主義國家，方能做到。可見中央集權，原是不該反對的，那時的反袁理論也真幼稚得很！話要說回來——當下陳仲甫和劉復彼此談起別後的情形，就在劉復的學校裏歇息了。次日清晨，陳仲甫向劉復道：「照你昨天說的情形，現在政府想用復古的政策，來麻

木青年的腦筋，着實可恨！我覺得政治的反動，還不過是暫時的事，唯有文化的反動，會陷害一代的青年，這事非同小可。我想到上海去，辦一種雜誌，喚醒一般青年，不讓他們弄得醉生夢死，或到奴顏婢膝的錯路上去。你贊成我這個計劃麼？」

劉復聽說，舉起雙手道：「贊成！贊成！」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袁世凱遺憾赴黃泉

唐紹儀大怒出和會

話說陳仲甫辭別劉復，到上海去辦刊物，不一日到了上海，就到棋盤街羣益書店去會陳老板，和他商量出版的事情。

那位陳老板，名叫芝濤，雖然是個書商，見識却比一般商人高超十倍，當下和仲甫談到文化問題，他就嘆口氣現：「目前的文化界真是太沉悶了。老袁爲了鞏固他的個人獨裁政治，爲了掩護他的媚外行爲，而拼命的提倡復古，厲行愚民政策，那是不足責的。可是一般出版家也跟着他來開倒車，我也翻印古書，你也翻印古書，新的書籍，都不出版，這種逢迎權貴，貽害青年的投機行爲，未免太可恥了！現在你既然有意編著一種好的青年刊物，我是十分贊成的，我是盡可能的幫助你。」

兩人計議半天，大致決定：仲甫專負編輯責任，芝濤專負出版責任。刊物定名

青年，每月出一次，編輯宗旨，以提倡「科學」和「民主主義」為中心。

這刊物，出版不久，袁氏政府倒台，俄國革命勝利，世界及國內的新局面，逐漸開展，於是改名叫新青年，更具體的推進「科學」和「民主主義」的運動，對於舊禮教的打破，對於白話文的提倡，尤其有聲有色，此是後話不提。

且說袁世凱佈置私黨，準備實行獨裁政治，已有數年之久。原來民國成立時，臨時參議院議定臨時約法，本來是採取總統制的，當日孫中山先生做臨時大總統的時候，就是行的總統制。後來南北議和，唐紹儀代表袁世凱做和議代表，暗示了老袁除非做最高領袖，才能贊成共和，因此南方革命政府爲了遷就他，不得不讓他做大總統；不過爲了限制他的權力，以免後來背叛民國，就把約法上的總統權限減小，改爲內閣制。袁氏既做總統之後，很不滿意這個約法。他在民國二年，在「討伐叛亂」「完成統一」的名義之下，依賴外國借款和北方優越的軍事勢力，把南方革命的根據地完全取得，把國民黨的軍事領袖李烈鈞等完全趕跑。更進而解散國民黨及國民黨議員佔多數的國會。又發布國賊孫文的小冊子，指國民黨爲土匪亂黨，

大興黨獄，見了國民黨人就殺，除非賣黨投降願意擁護袁氏的人還出以免死以至做官。他在這樣的壓平了革命勢力之後於是指派許多人組成一個約法會議，把約法修改了。那修正的約法，不待說，是加重了總統的權力的。但是袁世凱心還不足，後來又頒布一個新的大總統選舉法出來了。

那選舉法規定總統的任期是終身。如果總統死了，繼任的人又怎樣產生呢？那上面規定了由總統預先推荐兩個人，把名單秘密的藏在一只金櫃子裏面，再放到一間石屋子裏去，鎖起來，到總統死時，啓開石室金櫃，拿出名單來，交議院去投票選定。這個奇怪的選舉法，就是準備要袁家公子來做世襲總統的。

除根本法外，袁氏在官制上也有許多改革，比方武官封爲什麼威將軍，什麼武將軍，文官用卿，大夫，士的名目來分等級，最後居然搬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號來。對於大一點的人物，還封王呢，——那是正式做皇帝的時候了。

在軍隊裏面，更有一種特殊的訓練方法。每天全軍要向袁總統像行禮。每餐飯的前頭，必須由長官發出問題來：「誰人給飯我們吃呢？」兵士必須答：「袁總

統。」我們擁護誰呢？」擁護袁總統。」平常在課堂裏受學科訓練的時候，士兵們本來是坐着聽講的，但担任訓練的長官偶然提到袁總統的話，士兵們必須站起來表示恭敬。後來這個辦法，推行到一般學校裏去，有許多陽奉陰違的，一經查出，學校還要大吃排頭。如果有一二個學生不照這樣做，就得吃耳光，有一次鬧出一個這樣的笑話來，就是：當某教員正講到「園中」什麼東西的時候，學生們聽來好像是「袁總——」馬上站了起來，再聽下去，方知不對，真不勝好笑之至了。

在外交方面，老袁承認二十一條，當然是把日本帝國主義當作靠山。自後二十一條以後，一切準備都已妥當，只要在形式上製造民意，做個幌子就行了。

就在這年的秋冬之交，所謂全國國民投票的結果，差不多全體贊成改變國體，實行帝制。同時所謂國民代表，也一個一個的按照欽定的名單選出了。大會開會之後，全體決議代表四萬萬人勸進，恭請袁總統就皇帝位。

袁世凱假意謙辭了兩次，方才允許。其實一切事情早已弄好，連那價值六十萬元的寶座也預備好了，代替宦官的宮中女官，也物色好了，只等皇帝的尊號上身，

豈有不做做的嗎？

却說正是北京城裏將要改元洪憲（老袁的年號）的前幾天，西南的護國軍就開始異動了。從雲南發出來來的通電，由國民黨的李烈鈞，及實力派唐繼堯做領袖，大叫着「擁護共和」「反對帝制」「打倒叛國的袁世凱」等口號，北方報紙雖然受了統制，不會登出西南通電來，却是謠風很大。

袁氏仗着他手下的百萬雄兵，對於西南異動，毫不在乎的樣子，即時下令討伐，派曹錕為討逆總指揮，出發四川，向雲南推進。不料曹錕還沒到四川，雲南的護國軍早已侵入鄰省，一路由蔡鍔帶領，打到四川，一路由李烈鈞帶領，打到廣西來了。說也奇怪，當時廣西的陸榮廷，居然歡迎這一支鄰省侵入的軍隊，一致行動，他們順流而下，趕跑了廣東的袁家將龍濟光，很快的成立護國軍政府，弄得袁世凱好好的統一江山，金甌有缺了。

袁世凱對於南方的軍政府，並不知道利害，他還夢想四川方面軍事勝利。那裏曉得西南護國軍得了人民的幫助，勢如破竹；北軍軍器雖好，人民都不擁護，軍

心因此動搖，無心戀戰，只顧奔跑。連戰幾次，袁軍都吃敗仗，敘府瀘州，連連失陷。有一天，駐在成都的袁家將陳二菴將軍，發出一個通電，居然宣布獨立，同情西南。袁世凱真氣得暴跳起來，他想起陳二菴是他的親信可靠的人，今天也不替他拼命，這正當得起「衆叛親離」四個大字。

他對於這件事正焦急間，湖南又來一個驚人的消息，湖南的湯鄉銘將軍也反了水了，以程潛部爲先鋒的護國軍達到了衡陽，武漢都動搖起來了。

袁氏這時才想起徒然迷信武力，在政治上開倒車，畢竟是要碰釘子的，從前反對他的還不過國民黨，現在連進步黨也和他的敵黨國民黨，結成聯合陣線了，進步黨的有名政論家梁啓超，也在護國軍政府做秘書長去了。

真是禍不單行，袁皇帝正在爲了內部問題着急不了，外國公使館的警告又來了！那警告的意思，是勸袁氏不要惹起內亂。可是最奇怪的就是原來答允幫助老袁的日本帝國主義，現在也居然參加警告，而且還是主動者。袁氏氣的頓足道：「我真上了友邦的當了！這不是明明鼓勵西南來反對我嗎？」可是他仔細想一想，知道

帝國主義的聖旨是拗不過的，因為他所靠的不是民衆，而是內靠軍隊，外靠帝國主義，現在軍隊不可靠，帝國主義不可靠，他只有在民衆憤怒之下坍台吧了，還有什麼話說呢？

老袁想起幾年來苦心經營，無非想做一個中國的「拿破侖」，難道過去的成績，今天就一概付之流水嗎？又想起他的兒子克定和克文爭着做皇太子的情形，想起他幾個老婆爭寵的情形，想起他面前幾個佞臣逢迎他的情形，做皇帝多麼有趣！難道就結束得這樣快嗎？他曾經聽見風水先生稱贊他出生的地方項城縣要出天子，他相信這種命運不會落在別人身上的，難道堪輿家的話會不靈驗嗎？滿腦子裝着謬誤的英雄思想的袁世凱，想到這裏，不竟掉下幾滴眼淚來了。

正思索間，又來了一個密報，說滿洲方面的宗社黨，得了日本的經濟幫助，組織勤王軍，宣布老袁篡奪滿清皇帝位置的罪狀，準備進攻北京擁戴宣統復位。袁皇帝氣不過，把桌子一拍，桌上的東西，都跳起來，一隻玻璃杯，碰在地板上，鏗的一聲，碎了。

袁皇帝回到後宮，他的最愛的皇妃洪妃滿堆笑臉迎了上來。袁氏照臉一記耳光，打得那妃子退了好幾步，哇的哭了，她摸不着頭腦，不知道什麼事得罪了皇帝。

第三天報紙上，忽然登出大總統申令，說把帝制取消，仍然做大總統。又說總統患了病了。這時候，老袁的威信一落千丈，便是素來佩服老袁的人也改變了心理了。本來老袁想藉取消帝制的表示，仍然保持總統的也位。不料護國軍方面，反而因此更加緊反袁的宣傳，到處嚷着：「你背叛民國的袁世凱，還有臉面做民國的總統嗎？」

老袁在這樣環境之下，好像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於是病勢一天一天的沉重，延到民國五年六月五日，就一命嗚呼了。

老袁將死的前一天，把段祺瑞召入總統府，喚到病榻前，斷斷續續的說道：「我的一生是要結束了。今後的北洋軍系統，怎樣團結一致，保全勢力，是全靠你的領導了。外邊稱贊，我們北洋軍三傑，所謂王（士珍）龍，段（祺瑞）虎，馮

（國璋）狗，只有你是真正的虎威將軍吧。我希望你能夠好好的幹。我沒有旁的囑託，只有兩句話，「情願讓外國人奪去我國的國權；不可讓本國人奪了我們的政權。這句話是我的政治方針，望你記住在心，將來受用不小。」段氏恭恭敬敬的拜受遺命，兩人還握手哭了一場。

袁氏死後，黎元洪以副總統資格繼任，段祺瑞做內閣總理。南北戰爭停止，一時好像有些海晏河清的樣子。日本帝國主義看了很不甘心。原來他慫恿老袁做皇帝，又故意拆老袁的台，便是想製造中國的內戰。現在內戰停止，他怎麼甘心呢？於是日本政府一面派外交家和英法俄意各國秘密商量，說明中國參加歐洲大戰的事，日本以後可以不加阻攔，只要大家承認將來議和的時候，把中國的山東地方，割歸日本。那些國家，都希望中國參加到協約國方面去，雖然中國武力毫不足道，至少可以停付德國的賠款，和幫一點別的小忙吧，現在聽說日本承認不加阻攔自然歡喜，便把山東送給日本，橫豎送的是中國的地方，對於他們並沒有損失，有什麼不可以呢？因此到了民國六年二三月間，五國密約，就訂好了。日本政府另一面

就派外交家向中國的段祺瑞政府說，中國如果對德宣戰，日本可以同意，並且可以借款子給中國，供給軍械給中國，中國政府藉此還可以肅清南方反對派軍人，完成北洋系的統一。段祺瑞聽說參加大戰，有種種的好處，如何不歡喜呢？當時就請日本斡旋，要求給予中國一些利益，比方，廢除不平等條約，增加關稅等項，——老段注重的自然還是增加一點關稅吧。日本告訴老段：不妨在對德國絕交以後提出，老段也就相信。後來講好的條件，不過允許海關稅核實抽百分之五（因為從前名義上雖是抽百分之五，實際上還沒有抽得那麼多，）中德條約廢除，各國賠款延期五年，這幾點吧了，這可算上了日本的一個小當。但關於山東問題，還上了日本一個大當，段政府還不知道呢！

且說段內閣自從打通東京路綫，得意洋洋，堅決的主張對德宣戰，但因為當時國會裏面，反對派太多了，黎總統也是反段的，不得不露骨的拿武力來壓迫，於是藉口開軍事會議，把各省督軍召集到北京，組織督軍團做自己的後盾，在國會開會的那一天，用請願團名義，實行武裝包圍議會，毆打反對派的議員。不料這一打竟

打起議員們的火來，倒把宣戰案擱起不議，先來彈劾段內閣。這樣一來，段祺瑞就暗示督軍團宣布獨立，逼得黎總統慌了手脚，叫辯子將軍張勳進京保駕，又演出宣統復位的把戲來。當時黎總統逃到日本公使館避難，段祺瑞在馬廠誓師，把張勳打退，儼然成了「再造共和」的元勳了。

「再造共和」的段祺瑞，爲了要征服南方非北洋系的軍事勢力，除解散國會，另召集新國會外，斷然的進行中日提攜的外交政策，用參戰的名義和開發交通實業的名義，向日本借了差不多五萬萬元鉅款，作爲軍費；又和日本訂立中日軍事協定，藉口共同防敵，允許日本軍隊開到中國國內來，由日本供給軍器和軍器材料，由日本教官訓練新編的參戰軍——這種共同防敵的協定正和現在的防共協定差不多，無非是將中國的主權斷送給「友邦」吧了。其實中國不會派一個兵士去打德國，所打的不過是內戰，不過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南北混戰，這正是「友邦」計劃的實現。

却說當時以老段爲領袖的親日派，真是猛士如雲，謀臣如雨，講戰將，就有陸

軍總長段芝貴，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湖南督軍傅良佐和張敬堯，安徽督軍倪嗣冲，湖北督軍王占元，福建督軍李厚基，那一些爪牙；講謀士，就有文武全才的徐樹錚靳雲鵬，以及外交財政各方面的駐日公使章宗祥，交通總長兼財政總長曹汝霖，中華匯業銀行總理陸宗輿，財政總長王克敏，此外還有衆議院議長安福俱樂部領袖王揖唐等等。這一班人物，在經濟上，可以算得買辦級的代表，在政治上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軍閥官僚的幹部，其中特別是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三位，後來在五四運動當中出了很大的風頭。曹陸二位暫且不說，於今且把章宗祥辦的一件有名的交涉講一講吧。

是民國七年的時候，章宗祥奉老段的命令，和日本訂立高徐濟順兩條鐵路的預備借款條約，那兩條鐵路，一條是從濟南到順德的，一條是從高密到徐州的，都從山東出發，自然是日本所需要的。當訂約的時候，日本允許先付墊款二千萬元，不過要中國方面承認他提出來的所謂山東善後協定。那協定的主要條件是：（一）濟南和青島都可駐日本兵；（二）膠濟鐵路警察，須聘日本人訓練管理；（三）膠濟

鐵路由中日合辦。這些條件雖然都超出二十一條以外，可以作為斷送山東的主權的張本，但老段因為有二千萬元現款收入，也顧不得什麼後患，便叫章宗祥承認了吧，於是章宗祥回了一個照會，照日本人的吩咐，寫了「欣然同意」四個字進去，後來巴黎和會上，這四個字就成了日本佔有山東的根據之一。

且說，老段把外交和軍事佈置妥當以後，便紛紛調兵遣將，壓迫南方。並且下令把湖南督軍更換自己方面的傅良佐。這一紙命令就差不多是一封挑戰的戰書，傅良佐剛剛帶着北方軍隊到長沙接事，那湘南的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和湘軍旅長林修梅就宣布獨立了。接下來就是湘粵桂三省組織聯軍，由譚浩明統率，打到長沙，把傅良佐趕跑了。段祺瑞聽說長沙失守，不覺大驚，於是改派了張敬堯吳佩孚等率領大批北軍南下。這次是把湘粵桂聯軍打敗，奪回了長沙。不過吳佩孚進到衡陽以後，北軍就沒有前進了。因為北洋系內部的直隸系（吳佩孚曹錕李純等）和安徽系（段派），發生了裂痕，同時美國正在聯合各國，勸中國南北當局停止內戰，日本不好意思，也宣布在中國內戰期間，停止借款給中國政府，以免犯了製造中國內亂的嫌

疑。

南北大戰兩年之久，段祺瑞還沒有完全克服南方，於是這一軍閥戰爭暫時停止，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將開的時候，南方軍政府（這時有一個護法軍政府，在廣東）提出的先決條件，是（一）取消參戰軍；（二）停支參戰借款；（三）取消中日軍事協定，三項。南方的理由，是當時世界大戰已經結束，那些用參戰名義而增加的軍隊，借款以及共同防敵的協定，都不應當繼續存在，何況這些東西都是使中國主權大有損失，還不應當趕快取消嗎？南方軍閥的動機，雖然不過是保存自身的勢力，不見得是站在人民立場上說話，可是他們提出來的這些條件，的確是暗合了民意。這大概也就是他們沒有被那有着優越的武力的北方軍閥所消滅的緣故吧。

當時北方答應於開會後討論這些條件，南方也就勉強遵就，開成了和平會議。那時正是民國八年二月，恰好也正是各協約國集合在巴黎舉行宰割德奧的和會的時候。會議延到五月，許多問題還沒有解決，忽然巴黎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歐洲

和會，對於山東問題，依照日本的意思解決，中國完全失敗了，至於失敗的原因，就因為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政府和日本訂立山東善後協定寫了「中國政府欣然同意」的話。這個山東善後協定，是北京政府和日本秘密締結的條約，並不會公布的，直到巴黎和會辯論山東問題的時候，日本代表才拿出來作道理講。當時上海和會席上的南方代表，聽說有個什麼山東善後協定，都奇怪而且憤怒得很：「北政府這樣的秘密外交，不是把整個中國賣掉了，一般國民還不知道嗎？他口裏還嚷着任何損失主權和領土的條約，都沒有簽過字呢！」

那時候，正是民國元年替袁世凱做代表的那唐紹儀，做了南方的總代表，他老先生變化真多呢！那一天接到巴黎消息之後，唐紹儀便站在抗日立場上，代表西南提出八個條件，最主要的條件，除開前面講過的那幾條以外，還加上「絕對不能承認巴黎和會對於山東問題的決定」和「取消中日間一切密約並懲罰和締結密約有關係的人」兩條，放在最前面。

當條件提出的時候，北方總代表朱啓鈞見了，覺得太厲害了，這一定是南方沒

有妥協的誠意，登時便沉下臉來說：「你們南方不必唱高調，做到了中央政府的地位，你們也會和北方的官一樣吧。我們這次本來誠意的和你們討論國會，總統等等內政問題，使南方也有分得公家權益的機會。你們倒不識好歹，要在外交上唱起過分的高調來！好吧，我們索性連內政也不談了吧！」

唐紹儀聽說，更是火上加油，站起來就走，道：「就不談了吧！我們南方代表宣布全體退席，咱們各走各的路！你們北方儘管去賣國到底，但我們南方是要救國到底的！」這次和會就這樣不愉快的破裂了。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覺悟女子逃出舊家庭

進步青年閒話新文學

話說民國八年，南北兩軍代表，正在上海議和，忽然得到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南方代表立刻提出肅清賣國外交，對外堅決抵抗等八個條件，北方不肯接受，和議因此決裂，南方代表唐紹儀首先退出和會，北方代表朱啓鈴打電北政府詢問對策，得回電也叫退回北京。當時南北兩軍前線上，各將士們聽到巴黎的惡消息，許多不願當亡國奴的人，個個磨拳擦掌，立誓與帝國主義和賣國賊拼一個你死我活。因此南北和議雖然決裂，他們都決定不肯繼續內戰。尤其是北軍方面的將士，因為同情南方反對賣國的主張，都決定不肯仗他們優越的物質力量，壓迫南方。北京政府也不好拿他們怎麼樣。這且按下不說。

却說北京政府，自從秘密勾結東鄰勢力，進行內戰以來，威信久已破產。人民方面，因為民主主義戰勝了帝制獨裁，多年被壓縮的不平之氣，受了一種刺激，一

時爆發起來，大有排山倒海的氣勢。加以被北政府壓迫的南方實力派，高唱開放民權，反對賣國。北京政府，在這樣情形之下，不便採取高壓手段對付人民，來增加人民對他的反感。同時國際上的形勢，也是反動崩潰，革命高漲。俄國工農革命，在民國六年年底成了功。德國的惡魔勢力在民國七年失敗了。美國的威爾遜總統，在帝國主義陣營中，又大唱其「民族自決」的漂亮的調子。這年頭兒，民主主義潮流的上漲，現出不可阻擋的樣子，北京政府，對於袁世凱時代遺留下來的文化統制政策，不得不無形的放鬆。於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就一天天發展起來。而在這偉大運動中起領導作用的，就是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

且說新青年雜誌，自從陳仲甫倡辦以來，內容一天一天的刷新，到了二三卷裏面，大胆的批評孔子，反對舊禮教，拋棄文言文，提倡白話體，一方面簡直把許多思想銳敏的青年，弄得瘋狂似的興奮起來，要和權威的封建思想決鬥；另一方面又把許多自命爲衛道之士的遺老遺少，氣得鬍子發抖，頭髮直豎，恨不得一口把新青年上寫文章的那一班人吞了下去。偏偏那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也極力提倡自動教

育，要讓青年們的思想，不受一點拘束，自由自在的發展起來。蔡氏看中了新青年雜誌的主編是一個進步的分子，很可以做青年的導師，特地禮聘他到北京大學去做文科學長，主持文學系的大政方針。這樣一來，不但使北京大學成了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便是整個北京，好像都成了全國進步青年所憧憬的新生園地了。

那時這種新鮮空氣，傳到四川，竟惹動了一位女青年北上求學的志願。她姓錢名君逸，家住沱江右岸，在成都讀過幾年中學。到了民國七年暑假，她的父親忽然告訴她道：「你今年秋間，要準備出閣，學校裏不要去了！」君閣聽了這句話，真氣得眼睛裏要冒出火來。她原想要求她父親送她到北京考女高師去，却不料反被潑了一盆冷水。登時哭的死去活來，幸虧她的母親把她扶到內室，好言安慰，過了多時，方才收淚，靠在床上抽咽。她母親道：「逸兒！你何苦這樣性燥！你的老子，難道不是一片好心對你嗎？人家都說，男大須娶，女大當嫁。你要是出了閣，我們也就了了一番心願。一個女兒家，難道還和爹媽一起過一世嗎？你要仔細想想。」君逸道：「母親！你不知道，現在的時勢不同了啦。女兒家不能靠爹媽過一世，這

是不錯的；但是到婆家去，靠丈夫兒子過日子，也是不對的呢！女子要能夠獨立生活，才不會受苦，受騙，受欺，才可以和男子平等。要怎樣才能夠獨立生活呢？那就要多住幾年學校求得充分的知識。我們的先生這樣講的，新書上也這樣寫的，這不是真的嗎？」她母親道：「你的意思，我也體諒，爲了你的求學，我和你的父親爭過幾次，他本來想只讓你在縣立女學畢了業就算了，不送你到成都進中學的。現在總算如了心願了，我想一個女兒家，平常不識一個字的，十個中間就差不多有十個，像你讀了這許多年的，找得出幾個呢？我想，也夠了吧！」

君逸那裏肯聽母親的勸告？她一心只想到北京去，受一下新文化的洗禮，將來回到四川，好做一個推動文化的健將。她認定這時候結婚，不但斷送她的事業的前程，而且把她陷入不自由的火坑，斷送她一生的幸福，這是非決心拒絕不可的。但因為她父親堅持要她出閣，恐怕硬挺下去，拗他不過，反而弄得不好。當下心生一計，把條件降低，暫時把北上求學的要求攔起，也不根本反對婚事，只說爲了體面起見，要在中學畢一下業，再行婚禮，時間不過推遲一年，料也不難得到父母的同

意。想定，便向母親說了。

母親是最愛女兒的，對於這一個不過高的條件，當然贊同，便去告訴君逸的父親，並且極力替君逸解釋。她父親堅持要她出閣，反怪她母親不該囉嗦，說：「女孩子讀許多書有什麼用？成都學風很壞，什麼忠孝節烈，都不要了，有幾個無聊的國文教員，不教學生做文章，倒教學生寫村言俗語呢！你看逸兒上次寫的信吧，簡直和說話一樣，這成個什麼體統！我是決計不要她去成都了。那天和她的公公婆婆談起，他們也說少讀書的好，『女子無才便是德』，讀多了書，只怕反爲不妙。他們既然不要媳婦兒畢業，我們還要爭什麼體面呢？」

君逸聽見父親這樣執拗，想起自己生在舊式家庭，前途荆棘很多，非常悲痛。又想起兩個哥哥和嫂嫂，老早就希望她出嫁，看她到成都去求學，老是不滿意，恐怕父親的處置，也就是代表他們的意思吧，這真是前後左右，佈滿了敵人，要想跳出天羅地網，真不容易了。想再要同母親去商量，但母親在家裏是沒有權力的，她有什麼辦法來解決呢？

晚上睡了，翻來覆去的想，忽然想到逃走是唯一的法子。沒有辦法，只好忍心一點，把母親的私蓄和首飾偷偷的拿一大部分去做旅費學費，雖然這是會使母親極不愉快的事，但除此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呢？想自己將來學業成就時，父親也必改變態度，母親的歡喜更不待說了。逸君想好了計策，便如法泡製的做去，第二天晚上，便悄悄離家，前往成都。

到成都後，君逸不敢在校裏停留，即到一個姓李名自英的同學家中歇了。那天晚上，卸了行裝，稍微定了定心，想起離家情形，必使母親痛苦萬分，不覺悲從中來，就在枕上痛哭了一場，好在房子很大，門戶緊密得和洋房子一樣，人們也不聽見，只有碧天的明月，透過深夜的晴空，射進窗來，似乎窺破了君逸的心事。

那李自英本有出川求學的計劃，第二天和君逸商量同去北京投考高師，君逸極爲歡喜。加以自英的父親，思想相當進步，對於她們出川求學的志願，不但十分同情，而且用許多的話來鼓勵。他說：「我們的國家社會，非有一番澈底的改革，決不能生存下去。而這種澈底改革的責任，完全在你們這些青年身上。這並不是我們

自己卸責的話，其實像我這樣年紀的人，也不算老人，不過一般中國人，到了這樣年紀的，就很少像我這樣自命爲青年，願意和青年在一塊兒幹的了。這次成都組織提倡國貨會，實行抵制仇貨，我也參與了，我看到查抄私運仇貨的行動，就知道只有青年學生肯幹。那些中年以上的人，雖然也有少數參加的，但他們的幹法也就不同，有時竟接受奸商的賄賂，把仇貨放行，你看這些人還能救國麼？所以我說只有青年才有希望。自然，少數青年，也不能把一個危亡的國家一下子弄得好的，腐敗的舊社會就是當前的障礙。不過我要告訴你們：中國社會裏面，有兩種勢力，正在興起，那是可以冲破舊社會的，只要青年們善於『因勢利導』吧了。」

「先生是說的哪兩種勢力呢？」君逸問。

「近來我看見有些雜誌上，講到經濟情形，都是一面歡喜，一面擔憂。喜的是中國產業，特別是紡織業，趁這次歐洲大戰的機會，大有發展，憂的是日本資本勢力，也乘機在中國擴張起來，將來後患不小。我這裏有點統計材料。」自英的父親說着，順手在書架上抽出一個厚厚的抄本來，翻了兩翻，指給君逸看：「目前我國

工場，共有六百多架蒸汽機，兩百多架電氣發動機，還有七百多架其他種類的發電機。就馬力計算，蒸汽發動馬力有了八萬多匹，發電機馬力有二萬多匹，其他動力馬力也有三萬多匹。純粹產業工人的數目，在戰前只有二十五萬，現在到了五十萬了。這不是中國的產業有飛躍的進步嗎？在這種新興的經濟基礎之上，就發生兩種社會勢力：一種是市民層，一種是勞動者層。這兩個社會層，都不是願意受舊禮教的傳統束縛的，也都不是願意讓外國侵略者在我國橫行的。不過，他們覺悟還是不夠，組織也很散漫，這就需要青年知識分子去啓發了。你們以爲怎樣呢？」

君逸自英聽了，都連忙稱是，並都表現得很興奮。她們即於第三日整理行裝，準備出發。因君逸恐怕父親找到成都，將她帶了回去，所以急於動身。一路上兩人討論討論學術思想，眺望山川景緻，倒不寂寞。

一天，錢君逸李自英兩人，到了北京，早有接到她們通知的女高師四川籍學生楊承淑等迎接，替她們籌備一切，不必細說。且說當時北京學界，因爲思想解放，男女社交公開的呼聲，很是高漲，一般進步的男女青年，彼此因思想接近，大半已

能實踐社交公開的信條。他們並不是爲社交而社交，而是爲了研究新思想或時事問題，或者進行抵制仇貨等救國工作，彼此參加團體活動，很多接觸的機會，使他們不得不拋棄封建時代「未語人前先觀覷」的態度，來實踐他們「新生活」的理想。

錢君逸李自英兩人自從考取女高師以後，也被楊承淑等介紹入了新思潮社，從此她們過着團體生活，求學做事，自然非常起勁。不過錢君逸因爲繫念家中父母，不知爲了她的逃走，怎樣忙亂着，痛苦着，雖然和同學們撕混，總表現得鬱鬱不樂。

李自英知道她的心事，時常想法子來安慰她，並且答應替她調查家中的情形，據自英的意見，君逸的父親，對於君逸求學志願，不會再行阻礙，因爲木已成舟，不必再多此一舉，只要君逸對於父母包辦的婚姻，不根本反對，大概求學費用的接濟，是不愁沒有希望的。講到求學，雖然高師比較大學，費用較省，但也不能完全不用錢。的確，爲了求學的費用，爲了安慰母親，君逸不得不對家庭表示部分的妥協。所以到了開學三星期以後，她就寫了一封信，寄給她的父母，報告她出走的經過和考取學校的情形，並將自己的婚姻和求學問題，作一詳細的檢討，照自英的意

見，提出了「延遲結婚，供給學費」的條件。

過了好多日子，君逸接到她父親的來信，非常歡喜，急忙拆開來看。不料信上把她大罵一頓，說她太不懂事體，私自逃走，使家庭名譽完全弄壞了，遠近的人都說錢家女兒淫奔。又說她去後的一天，她母親氣得飯都沒有吃，想起辛辛苦苦把她養得這麼大，反而捲款潛逃，何等忘恩負義！如今弄得人財兩空，父母都覺得世間無味，萬事灰心。這樣大的女孩子，不曉得自己犯了滔天大罪，還膽敢問父親要學費，這還成什麼世界！「你跟人走了，就算了，不要再麻煩我，我也不稀罕你做女兒。」

君逸讀完父親的信，又是憤怒，又是悲哀，眼淚如溫泉一樣的湧上來了。她竭力自制，要鎮定自己的情緒，她想：「女孩兒氣是沒用的，如果不願意爲舊思想屈服的話，我就只有獨立的奮鬥下去。便是家庭斷了接濟，我也決不中止求學跑回四川了。」

李自英楊承淑聽見君逸受家庭的壓迫，都極表同情，願意盡力援助，並且主張

提到社裏去共同討論。恰好那天下午，有兩個男社友來訪問她們：一個是北大學生楊克凝，一個是男高師學生陳文惠。她們把錢君逸的家庭問題提出了。楊陳兩人也贊成共同討論，他們的理由，是社友應當互助，社友中有困難問題，應當大家來解決，加之這個問題也是一個實際的社會問題，如果要使社會裏所研究的改革社會的理論，能夠實行，也只有從這些實際問題裏面來鍛鍊呢。

當下楊克凝又談到中國人對於國際情形，太不注意。譬如，俄國革命，將近一年之久，我國人對於他們的黨派情形，革命性質，簡直還模糊得很，一般報紙上，只是跟着日本人，亂嚷過激黨殺人放火，有的人又說是無政府主義的革命，真是毫無常識。新思潮社準備請李大釗教授講演國際大勢，使每個社員都有對於國際時事的正確觀點云云。李自英聽說，非常高興，她說：「這種講演，真是很有益處的。上次胡適之博士講演『八不主義』，我就覺得很有興味，因為我們雖然贊成白話文，究竟關於白話文學應成爲文學正宗的理論，還不會充實起來呢！」

陳文惠覺得李自英給了他一個補充的機會，便義正詞嚴的說道：「密斯李的感

想，我也同樣的感到，不過我有點補充。胡先生的「八不」，就是（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四）不避俗字俗語，（五）不作違背文法的文學，（六）不作無病的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不作缺乏思想情感的文字，須言之有物。這八點，雖然說得具體，不免太瑣碎，並且都是消極的條件，沒有指示建設新文學的中心思想，我認爲不夠的。陳仲甫先生的文學革命論，雖然也是消極方面的說法，但是對於舊文學的社會根據，是有相當的了解，比方他用的名詞有「貴族文學」「山林文學」等等，就表現他的着眼點是在社會。如果我們也認清這一點，那麼，爲什麼白話文應當提倡，就很容易把握着要點了！」

自英正待答話，楊承淑搶着說道：「那麼，密斯特陳的『爲什麼』，究竟是什麼呢？」陳文惠不假思索的答道：「在封建社會裏面，教育是不要普及的，所以作爲教育工具的文學不妨艱深一點，而且唯其艱深，才可以表示貴族知識分子的高貴呢！到了產業革命以後，市民社會興起，就要求一般勞動者受一種起碼的教育了。因爲生產技術進步，分工細密，勞動者工作範圍，弄得非常狹隘，假使不受教育，

他們的腦子都會變成呆板的機械一樣，愚笨得不得了。再則無論在生產時，或在軍事政治的場合，如果要調動或指揮這些勞動者的話，也非得先加以訓練不可，因為要憑科學的方法，大規模的運用起來，這些「人」的材料，不能不鍛鍊到合於運用的程度。這樣一來，作為教育工具的文字，就不能不具備容易學習的條件。文學也是一樣，過去的文學，僅僅供少數貴族的把玩罷了；現在的文學，就不僅供市民社會上層人物的消遣，而且爲了要把市民社會的意識薰染勞動者的腦子，也需要供給下層的文學食糧呢。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歐洲也曾廢除過拉丁古文而創行現代的文字。我國自大戰以來，國內產業也漸漸發達起來了。這種社會的變遷，一方面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共和的充實，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也要求思想解放與教育普及，這是當然的事。所以白話文學的興起，是時代的潮流，並不是一兩個人的力量創造出來的局面，雖然我們並不否認重要的個人在現階段中推動文化的作用。」

陳文惠滔滔不絕的說了一大篇，楊承淑却還有些不服。她說：「胡先生對於社會背景，誠然沒有說到，可是他的理論，並不只是消極的八不主義，他還有建設的

文學革命論，提出倡導白話文學的正面文章，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卓見。」

陳文惠道：「密斯楊說的不錯，我也同意。不過我覺得文學革命的社會背景，必須認識清楚吧了。爲什麼呢？因爲認識了這點，就知道文學革命是有前途的，決不會有因提倡文學革命者個人的失敗或變動而消沉。同時也知道文學革命是一件艱鉅的事業，決不會風平浪靜地完成，因爲中國舊社會勢力還很雄厚，它會阻礙任何新的改革。」

楊承淑也沒話說，李自英接口道：「可不是嗎？那個署名王敬軒寫的反對白話的文章，可算是他們的代表作了。劉半農給他的批駁，真是尖刻痛快！林琴南那個老頭兒，也就自討沒趣了，你看他那篇『荊生』的文章，原來暗地裏是罵這些主張新文學的人，不該弄些『引車賣漿之流』的俗話來污穢紙墨，却不防自己寫出來的標準古文，都犯了文法上的錯誤，什麼『……日日詆方姚而方姚卒不之踣』，他的原意是不該胡適之罵了一句『桐城謬種』，侮辱了他們桐城派古文祖師方望溪姚姬傳，所以說『你們這班小子天天在罵方姚，而方姚並沒有被你們打倒。』但在造句

的時候，竟造出一個『方姚卒不之踣』的句子來，明明文理不通。這個岔子，給胡適之抓住，和修改小學生文卷一樣替他修改起來，也就有趣得很，胡先生說：「那句話，可以改成『而方姚卒不踣』，或者改成『而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兩者都合文法，但原文無論如何，是不合文法的。」這的確是無可批駁的。比方我們仿造一個句子說『方姚不之知』，這意思是說『方姚不曉得他』，在文法上，『知』字是一個『他動詞』，『之』字是一個『代名詞』，是『知』字的『賓格』，這是很通的；但那個『踣』字，是一個『自動詞』，意思是說『自己跌了一交』，既然是『自動詞』，就不應當無緣無故的加上一個『賓格代名詞』，這是很明顯的。你想，林琴南做了一世的古文，還免不了文法上的錯誤，這不是吃了不懂科學的虧麼？」

說到這裏，一屋子的人都異口同聲的說：「密斯李真是文法專家呢！」楊克凝是讀過不少桐城派古文的。他說：「做古文的人雖然不懂文法學，可是桐城派的古文，却正是以講求文法見長，他們不喜歡割裂生硬地用典，也不故意堆砌一些不需要的詞藻。他們造句，總求其簡單明瞭，用字也不怪僻，都是平凡而確當的，雖然

從現在看來，是過於古雅，過於拘束，但拿他比那些『選學妖孽』，到底是進步的一派。後來梁啓超式的新派文言文，雖然主要的是外來語的影響，但也未必不是部分地憑着桐城派的遺產而發展的呢！」

陳文惠對他末了一句，表示異議，他說：「桐城派比較那些專門寫怪字，講對仗，瞎用典故的文選派，當然是進步些。但若說梁啓超體是從桐城派發展出來的，那就不對。梁氏文體很雜，有時學莊子，有時模仿佛經。何曾有桐城派那樣謹嚴的古文義法呢？」

正說着，外面門役上來說，北京大學學生會找楊克凝先生即刻去，有事商量。
楊陳二人只得起身告辭。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錢君逸服務救國團

李大釗痛罵親日派

話說楊克凝陳文惠正在和李自英楊承淑等高談闊論，忽然北大學生會找楊克凝去商量公事，他們立刻向李楊二女士告辭，向北京大學而來。剛剛走到學生會的辦公室，北京大學的同學霍梅曙迎上來叫道：「克凝！正有一件事要找你商量。上個月，同言社共學會國民雜誌社新潮社工學團和新思潮社這幾個團體不是開了一次聯席會嗎？那次會不是議決了要把抵制仇貨的運動，迅速地擴大起來嗎？近來各團體都在分途進行這項工作，工學團尤其做得好。不料昨天下午，工學團的人在街上檢查仇貨的時候，竟有某國浪人，出來干涉，並且行兇打人，工學團的會員有兩個被打傷了，聽說某國人不但認錯，反要向我國政府提出抗議，要我們政府澈底取締排日，這不是豈有此理嗎？我國政府中的親日派，還替某方遮瞞，不許報紙登載某國人行兇的事，聽說還要嚴厲地禁止抵制仇貨呢。我覺得學生會對於這個問題，要

詳細地討論一下，議決一個對策，你的意思覺得怎樣呢？」

霍梅曙一面說，三個人早已在辦公室中坐定，楊克凝候霍講完，便說：「這件事，我很同意你的辦法，趕快通知評議部召集一次緊急會議吧。」霍說：「我已經通知了，我知道你是必定同意的。」

陳文惠說：「親日派的理論也很好聽，他們說，隱瞞消息，就免得刺激對方的感情，免得擴大事態。殊不知這樣隱忍，反長了他人志氣，你看，對方的報紙，多麼鬧的起勁呀！」

「可不是嗎？」楊克凝接着說：「就是抵制仇貨的禁止，他們也是很有理由的。說什麼要遵守民族紀律呀；要儲蓄力量，不可輕易發洩呀；要自己埋頭苦幹，不可反對對方呀；種種說法，好像十分老成謀國似的。其實我們這種民衆運動，正是把一盤散沙的民衆團結起來，正是儲蓄力量。民衆力量是越發展就越強大的，很可以拿曾國藩所說的「精神愈用則越出」那句話來形容。說什麼輕易發洩，真正牛頭不對馬嘴！民族紀律，的確也是要緊，但是這種紀律還是要在運動當中產生出來，

要是民衆自己的，才有用處。倘若說，只要民衆大家不動，一切都隨政府去幹，或者要等到政府撥一下，才動一下，好像算盤珠一樣，這樣就叫遵守民族紀律，那就真可笑得很了！埋頭苦幹果然也是不錯，但是，若把這四個字解釋做各安本分，確守『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的古話，那就連改良派的梁啟超也要罵的，梁氏不是說過，中國人頂大的毛病，就是『濟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的思想嗎？只有純粹幹賣國勾當的反動派，才會公然主張取消民衆活動呵！」

霍梅曙說：「在我們看起來，這種抵制仇貨的運動，就是埋頭苦幹之一：我們反對秘密外交，要求收回山東的運動，也是埋頭苦幹之一。如果定要我們不看到現實，那就只有把頭埋到土裏面去，不管甜幹，苦幹，根本不要談起『幹』字了。」

陳文惠說：「我們不要談這些吧，談起來使人生氣。我們把錢君逸的事情談談吧。」楊克凝說：「可以談談。」霍梅曙問：「錢君逸的什麼事？」楊克凝說：「我可以告訴你。」他於是把錢君逸如何逃出家庭，如何考進學校，如何受了家庭的責備，有斷絕接濟的危險，一五一十地告訴了霍梅曙。霍梅曙聽說，也很對錢君逸

表同情，便對楊陳道：「君逸的事情，我本來略略知道一點，不過不知道她有這樣的困難，現在，你們對於她的問題，打算怎麼樣做呢？」楊道：「我想提到新思潮社，大家討論一下。」

霍梅曙道：「討論一下，自然很好，不過我們應當研究一個具體的援助方法。因為討論的時候，大家不過注意理論上的研究，講到實際援助的話，就未必有人負責了。我想，密斯錢的問題，自然是以維持學業為最好，大概只要有朋友們給以幫助，這點也不成問題的，倘若不能做到，我們不妨替她想個半工半讀的法子。你們覺得怎樣？」

「很對很對！」楊克凝說：「我聽說密斯錢很能幹的，就叫她到救國十人團總部去做事，好不好？」

霍梅曙說：「是的！我剛才倒沒有想到。文惠，你覺得怎麼樣？」他朝着陳文惠看。

陳文惠說：「我剛才本來想提出來的。因為我不知道密斯錢是不是肯暫時犧牲

學業來幹，所以還在考慮。我們那邊需要人是不錯的，不過那邊的事現在是異常之忙，非用全力對付不可，恐怕半工半讀都是辦不到的。克凝，你覺得密斯錢會接受這種條件麼？」

楊說：「這個當然要問本人，才能斷定。不過據我想，環境如果逼迫着她，她也會要接受的。而且這種工作，未必不是一種好的學習。經過一個時期工作，再去讀書，進步還要快些。這一點我們要使密斯錢了解。」

霍梅曙說：「克凝的意見，我很贊成。——新思潮社什麼時候討論密斯錢的問題呢？我來旁聽，可以不可以？」楊克凝說：「當然歡迎你來參加，時間是下星期五，本星期五是李大釗先生的講演。」

「李教授的講演嗎？我也想來聽聽，行不行？」霍說，「你可以來聽聽，他的講題是國際現勢呢！」楊說。

他們談了一會，各自散去，到了星期五下午三時，都到了新思潮社。那時李教授還沒有來，聽衆已經到得不少。錢君逸李自英楊承淑也都到了。

李自英一眼瞥見楊克凝等幾個，便跑過來說：「我介紹的那位錢女士今天才參加大會，叫你們互相認識一下，好吧？」克凝說：「好的。」霍梅曙說：「我也想認識認識。」

說着，幾個人一同走過去，李自英拍着錢君逸的肩膀道：「密斯錢，介紹你認識幾位朋友。」錢君逸正在凝神想着什麼，聽說，連忙站起。李自英一個一個地介紹過了，叫他們一起到前邊一個角落裏長凳子上去坐，因為那裏沒有人。

坐定，大家都向錢君逸問長問短，錢君逸雖然是初次看見楊霍等人，但因為李自英楊承淑早已說過他們的思想行爲，非常前進，所以也和見了老朋友一樣，並不隱諱，把一肚子心事和盤托出了。當時霍梅曙就把他的援助建議告訴她了。她覺得霍梅曙和楊克凝都是很有才幹很有見地的人，心裏又是佩服，又是感激。

錢君逸知道楊霍兩個都在共學會負責，便說：「假使你們介紹我工作的話，我很願意到學聯工作，因為我想多學習一點。」霍梅曙看了錢君逸那種英明的姿態，流利的言說，早已十分感動，現在見她這樣說，又猜透了九分，更覺得彼此互爲知

已，快活得要滴出眼淚來了。正想法子找出贊同君逸的理由，楊克凝早已答道：「在共學會做事體，是沒有報酬的，以後對技術人員供膳宿是決定了，但這對於個人仍有問題的。密斯錢且不要性急，這件事情慢些時候再決定吧。一方面不能不顧到個人的志願，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顧到工作的需要，這就是將來決定的原則。」霍梅曙見他答得含糊，也就放心。

錢君逸却更明白地表示出她的志願道：「我相信密斯特楊同密斯特霍學識都極好，對於救國工作又有很多的經驗，我實在是希望能夠和你們一塊兒工作，好學習許多東西。」霍梅曙見她這樣恭維，似乎有些難為情，但也非常高興，便道：「密斯錢不要這樣客氣吧！其實我們向你學習的地方還更多呢！」錢君逸道：「我有什麼可以供人習學的呢？」霍梅曙說：「你有豐富的人生經驗。你的生活是奮鬥的生活，怎麼不夠供人們學習呢？」

楊克凝好像做結論一樣，說道：「你們都不要客氣，也都不要自滿。我們要承認每個人都永遠需要學習，還是在工作上互相督促，互相幫助，互相批評，是最好

的辦法。」錢君逸十分同意地道：「密斯特楊說的極正確。」她這時覺得她自己的說法，還是脫不了流俗的客套，只有楊的觀念是正確的。

李自英聽得出神，忘記了自己擔任記錄的職務，竟沒有準備紙筆，這時忽然想起，便起身要去準備，錢君逸也同她走開，他們大家就停止討論，各自談旁的事情了。

錢君逸走到楊承淑旁邊，看見楊承淑正和廖碧英楊瓊軒等幾位女士談得起勁，便道：「你們講得這麼有味，也讓我聽聽吧！」那廖楊兩個，都是湖南人，廖呢，生得肥滿端莊，爲人很是冷靜，楊呢，身段苗條，姿態活潑，很歡喜說話，她們和四川小姐們氣味都很相投，當時聽見錢君逸走過來，楊瓊軒首先答道：「我們談的沒什麼新奇的事，倒是你，剛才會見新朋友，一定有許多寶貴的談資，還是請你先告訴我們吧！」

錢君逸被她這樣一逼，只得把剛才的談話背誦了幾段，並且說：「我是告訴你們了，可不是一點新奇也沒有？」楊瓊軒道：「怎麼不是新奇的事？你一向是鬱鬱

不樂的樣子，今天這麼高興起來了。」君逸道：「你又捉弄人家，我今天和昨天有什麼不同的？」楊承淑插口道：「瓊軒姐姐這回沒有說錯，君逸姐姐今天是高興的樣子，我曉得，這有兩種原因，一個是得了做救國工作的好機會，一個是得了新朋友。」楊瓊軒加一句道：「而且是異性朋友呢！」君逸道：「異性朋友不是一樣的朋友嗎？」瓊軒道：「一樣的？異性朋友可是好得多？你說？」說着，她望着楊承淑。承淑笑道：「這自然是你瓊軒姐姐的經驗多啦，我可是很模糊的。」

她們正說着，那邊楊克凝霍梅曙等一羣都向中間座位上走來。霍梅曙笑指楊瓊軒道：「時間到了，李教授來了，你們還不肅靜？你們兩楊，總是歡喜吵的！」瓊軒道：「你怎不干涉你的碧英，光是照了兩楊？」梅曙道「碧英嗎？我知道，她是沒有小孩子氣的！」

瓊軒還待要答話，忽然「叮噹！」「叮噹！」鈴聲報告開會了，大家都肅靜下來。主席報告之後，一位穿着中國服裝的學者，堆滿一臉笑容，走上台來，大家知道是李大釗教授，早已拚命拍掌，表示歡迎。那李教授不慌不忙，候大家坐定，便

開始他的講演了。他講了一段話之後，就走到黑板旁邊去，寫了幾個大字：「由共管到獨佔，」接着又說：「自從滿清末年，列強就開始了共管中國的計劃，他們的方式是組織銀行團。原來英美德法組織的四國銀行團，還沒有進行工作，辛亥革命產生了。後來他們勉強承認了日俄兩國在滿蒙的特殊範圍，才把日俄兩國拉進去，成立了六國銀行團。這一屆銀行團，借了一筆善後大借款給袁世凱，便把南方的革命勢力消滅，完成了老袁治下的表面上的統一。後來美國因爲不贊成干涉政治的辦法，退出銀行團，德國因爲大戰發生，被排擠出去了，又只剩了英俄法日四國。俄國革命，無形退出銀行團，加之英法兩國，目下管不了遠東的事，於是剛好剩了一個日本，這幾年來，日本借了不少的款子給中國，同時獲得了不少的經濟上的權利，特別是政治上勢力的增漲，非常猛烈，所以列強共管的局面，完全被日本獨佔的新局面所代替了。日本獲得這樣的成功，一部分的原因，自然是大戰中國際形勢給了他的便利，但是，最主要的一點，還是中國親日派的官僚軍閥，做了他的內應。」說到這裏，全場大鼓其掌，使他不得不停止數分鐘之久。

他抖了一抖衣上的粉筆灰，又說道：「這些親日派官僚軍閥，只知道爭奪私人的或私黨的權利，沒有絲毫愛國心，同時又沒有國際政治的知識，所以造出了種種有意或無意的賣國罪惡。他們的政策，有幾點最錯誤，最危險的：一點是被動的外交。比方參加對德宣戰這件事，英法諸國老早就希望中國實行，中國如果認為參加是有利，就應當自動地參加，並且提出有利於自己的條件，要求各國承認，各國未必不肯接受，但是親日派却要看日本的顏色，日本不許中國參加，就不參加，日本准許參加，就參加，試想一想，這樣的參戰，是對中國有利的呢？還有對日本有利的呢？據我看來，英法諸國，必定暗中給了日本一些好處，日本方才改變態度。但是，我們中國，恐怕不但沒有好處，反而要吃日本的虧了。」

又經過一陣鼓掌聲。他繼續說道：第二點是秘密的外交。這幾年來，親日派在秘密外交的中間，究竟喪失了多少國權，國民是無從知道的，我們只要看親日派和日本訂立共同防敵的軍事協定以後，日本在中國境內的行動是何等地自由！滿蒙一帶，完全成了日本的軍區了。中國軍隊由日本軍官來訓練了。廿一條第五項中的聘

請日本軍事顧問，政治顧問，財政顧問，已經完全實現了。而現政府實行演出大規模內戰，所靠的軍餉軍械來源，是明明白白地從日本來的，日本還有白送東西給中國人的嗎？權利喪失的鉅大，也就可想而知了，這都是秘密外交的罪惡。」說到這裏，聽衆又拍起掌來。李教授却又「然而」一轉，說「手腕靈敏的外交家，有時運用秘密接洽等方法，這我並不反對，因為這是技術上的秘密，並不是秘密的外交政策。」

聽衆期望他說出第三點來，他道：「第三點是孤立的外交。親日派的宣傳家不敢公然反對抗日的主張，但是對於抗日陣線的結成，却是儘力破壞的。尤其是反對中國與日本國所忌的友邦合作。他們曲解聯絡友軍爲倚賴外力。好比強盜來了，家裏有人叫鄰家大家來捉強盜，還說是不應該叫，應該單單由自己去幹，才算得是英雄，你看，好笑不好笑？」這個明顯的譬喻，把歪曲的自力主義完全推翻了。

李教授接下去道：「但是我並不反對自力主義。捉強盜一定是要自己去，而且要拿出全副的力量來。不過鄰家也是要捉強盜的，我主張和他們取得聯絡。據我看

現在國際上有一個很大的轉變。從前日俄兩國，合夥來行劫中國，現在俄國革命，布爾塞維克取得政權——你們大概都知道布爾塞維克吧？日本人叫他做過激派，我們中國的報紙上也依樣畫葫蘆地叫他過激派，其實原文是多數派的意思，他的來歷今天不能多說，可是我們要認清他的立場，是完全代表工人農民，實行社會主義的，因此在國際上是反對侵略主義的，所以這是一個新的力量，一個反對國際強盜的力量。他們如果取得完全的勝利，不但是東方強盜去了一個幫手——俄羅斯帝國主義，而且中國增加了一支友軍。其次，美國的態度，也跟着俄德兩大帝國的摧毀而大胆，積極起來了。這一支友軍，許多中國人已經承認的，現在比較可靠了。就是和日本締結同盟的英國，看到日本獨佔中國的趨勢，以後也要變卦，所以我國也有利用他爲友軍的可能。現在所需要的，就是打破國內親日派孤立外交的政策。」

李教授講完，在一陣極烈的鼓掌聲中，離開了講壇。聽衆也紛紛散去。且說楊承淑邀了廖碧英、錢君逸同霍梅曙到了共學會，又到救國十人團總部辦事處，和陳文惠相見了。當下由霍梅曙介紹已畢，陳文惠便和錢君逸談工作問題，君逸聽說救國

十人團的組織，發展得非常快，而且對於抵制仇貨，做得很好，十分高興，便道：「這邊的工作，我很感覺有興趣，但希望密斯特陳多指導一下。」陳文惠道：「密斯錢不要客氣，我們總得互相幫助的。」說着，又把許多文件搬出來給錢君逸指點着。

那壁廂，霍梅曙廖碧英和楊承淑幾個人正談一個女子中學事的。梅曙說：「那天，有一個學生日記簿上，寫了一篇憶舊的文字，大意說，『從前有一個朋友，讀書很用功，做事又有毅力，而且爲了情緒熱烈，氣度軒昂，我十分地愛慕他。記得某些時候，常常在一塊兒讀着書，談着故事，或在中央公園閒逛着，真是何等地幸福啊！現在，他是永別了，真使我有無限的悲傷。』教員看了，就有些不高興，把學生叫來問：『這是你自己的事情呢？還是別人的事情呢？學生知道不能照實說，只好依教員的暗示，答應是別人的事。教員便說：『你已經是三年級了，怎麼連自己的事和別人的事，都分不清楚，竟把別人的事寫成了自己的事呀？』當時訓育主任在旁邊，又對那學生道，『是你自己的事情吧！』學生說：『不是！』那教員又

道：『我曉得，怕連別人的事都不是的，完全是從什麼書上抄下來的。以後不要抄呀，記着！』學生只得連聲『是！是！』走出去了。你看，這幕短劇，多麼有趣？」

碧英問道：「那些教員是男性，還是女性？」梅曙道：「那是女性呢！」碧英道：「那些女先生們，大概承認女學校應該是一個鳥籠子吧。女子一談到愛，就是罪惡了，甚至於還沒有分清所愛的是異性或同性的時候。」承淑道：「而且這是已死的朋友呀！若果還是生存的愛友，那可不得了。」碧英道：「那禁止的方式也奇怪，不直接說出來。」承淑道：「這是舊式女子慣用的手法呢！」碧英道：「怪不得！她們完全在舊禮教桎梏裏面養成的。」承淑道：「不然，我們不也都是生長在舊禮教的環境嗎？只怪得她們沒有覺醒，沒有勇氣。」梅曙笑道：「像你們幾個，是所謂女中豪傑，倒不能把尋常人和你們一例看待。比方你們同學中間，又有多少頭腦不封建的呢？」承淑道：「事實固然是這樣，不過那個女子中學，外邊評判還說是比較進步的，總不應該是這樣的擁護舊禮教吧。」

談到這裏，碧英說出一個驚人的提議來。她說道：「要打破這班落後分子的迷

執，只有把反禮教的運動更提高起來，拿幾件掀動社會的事實給她們看。我以為男女同校運動應當積極地做，使他具體化。首先應當要求北大開女禁。」梅曙拍手道：「你的見解不錯，可是要北大當局開女禁，還不很難，只怕沒有大胆的女學生進北大去求學，因為在大批男生中插入少數女生，是使女生難以適應的環境。」碧英看他說話好像是激將法，便說道：「這個不用你擔憂，我們會有實行提倡的人的。」

他們正說得起勁，外面走來一個學生說道：「你們還說不用擔憂，現在國家大事，弄到這步田地——」大家看他形色張皇，都問：「士年！你又有什麼消息？」那人道：「惡消息！惡消息！」若要明白消息內容，請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威爾遜難倒顧全權

陸宗輿佩服章公使

話說霍梅曙廖碧英楊承淑三人正在談着男女同學運動，外面忽然走來一個人，說「消息不好，大家快些準備行動。」霍廖楊三個不覺齊聲問道：「什麼消息？密斯特吳！」那邊陳文惠錢君逸兩人聽說，也丟了文件不整理，跑過來聽消息。

這報告消息的是新潮社的主幹人物姓吳，名士年，也是北大學生，平常喜歡研究歷史和哲學，寫起文章來是下筆千萬言的，新潮雜誌是歸他編輯。他對於白話文學的創作，也有不少成績，和唐伯清，喻冰白，魯其倫，幾個青年作家，齊名一時。當下他說：「梅曙在這裏正好！我正要找你。剛才我聽得人家說，據巴黎方面的私人消息，外交是完全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有兩點：一點是中國參加歐戰時，日本早已和英法諸國訂了密約，英法諸國，承認山東歸與日本，日本方許中國參戰，另一點是我國章宗祥和日本簽訂高徐濟順兩鐵路預備借款契約的時候，在答復日本

外務大臣的照會中，有『欣然同意』幾個字。日本代表在和會中間，拿出了這兩個法寶，嚇得我國幾位代表，目瞪口呆，不知道怎樣對付，列強自然是遷就日本的意見，把山東割歸日本，做成議案了。你們看，可痛不可痛？可惱不可惱？」

梅曙道：「你這消息可靠不可靠呢？如果真有這樣的——」士年着急道：「怎麼不可靠？剛才老李從梁思明那裏來，據說梁任公有詳細電報，說起這回事情。」

梅曙道：「照你剛才講，是有兩種密約，中外人士全都不知道嗎？」士年道：「是呀！因為事前完全不知道，所以嚇了我國全權代表一大跳，據說是這樣。」

陳文惠道：「梅曙，我看事不宜遲，趕快召集學界緊急會議，來決定辦法吧，你以為爲怎樣？」梅曙道：「且慢！士年，你是不是聽到政府方面的消息？他們準備怎樣應付？」士年道：「聽是沒有聽到什麼消息，不過據我的推測，他們一定是投降。」

錢君逸聽到「投降」，覺得字樣兒新鮮，便向士年道：「請這位同學指教，所謂投降是什麼一回事？」士年一看是一位不大熟識的女性問他，便很鄭重其姿態的

回答道：「投降嗎？沒有別的意思，就是說把中國的領土宗主權，奉送給人家吧了。」

梅曙道：「如果投降，你猜猜，他們對民衆會怎麼樣？」士年道：「投降就一定壓迫民衆，那還待說嗎？」梅曙道：「這樣看起來，我們要行動，也就不可不謀定而後動了。」士年文惠不覺齊聲應道：「對的！」

廖碧英看看梅曙的態度沉着，很有辦法的樣子，心中暗暗喝采，又見士年文惠擁護他的主張，越發快活起來，想起自己現在有這樣的愛人，將來若竟成了配偶，豈不是可以自豪嗎？正思想間，霍梅曙忽然輕敲她的臂膊道：「走呀，廖小姐！」碧英道：「那裏去？」梅曙有些詫異道：「你沒有聽見嗎？剛才密斯特吳邀我去找楊克疑呀！」碧英道：「啊！是了。楊承淑姐姐一同去嗎？」楊承淑道：「我不奉陪你們，我要幫君逸姐姐佈置這邊的事務。」

梅曙道：「好！我們走了！你們幾位把救國十人團的事務理出一個頭緒來，最好是召集一次團長會議。」陳文惠道：「好的，我們計劃定了，再和你們商量。」

說着梅曙和碧英十年三個早已走出門外。屋子裏剩了陳文惠楊承淑錢君逸三個
人，走到公事桌旁邊，又來整理文件，一面談着閒話。

君逸問承淑道：「剛才這位湖南小姐，和密斯特霍，是訂了婚的嗎？」承淑答道：「訂婚倒沒有聽見說過，他們的關係，大概只是『甜心』，不是『飛洋傘』吧！」文惠道：「你們還是希望過那一種的生活：甜心還是飛洋傘？結婚還是戀愛呢？」承淑道：「什麼婚姻呀，愛呀，我都不要的。」文惠笑道：「你不要裝假聖人吧，誰相信你的？」承淑道：「你不相信也罷。」君逸道：「專心做一種事業的人，把戀愛和結婚的事完全丟開，我相信是可能的。哲學家的康德，政治家的加富爾，不都是過的獨身生活嗎？」文惠道：「自然有這樣的人，不過他們的作法總是古怪脾氣，不近人情。」君逸道：「但是，另有一班人，把戀愛看做至高無上的東西，什麼事業都爲戀愛而犧牲了，這種脾氣可是好的呢？」承淑道：「我是很不佩服這班人的，我甯肯佩服那種古怪脾氣的。」文惠陪笑道：「你們的主張，我並不反對，但是，可不要把論題弄變了，弄得所答非所問。」君逸道：「啊！正是，我

要請教密斯特陳，飛洋傘不也就是甜心麼？有什麼分別？因為你不解釋題目，自然沒有文章做。」文惠道：「好！我來解釋吧！飛洋傘也是甜心，我不反對，但是那甜味兒我覺得要飛去了一些，變得淡了。現在就把他們作爲相同也罷。我們不要談他，只就結婚和戀愛的問題來做文章吧。」君逸道：「這沒有多的文章做，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這一句格言，就夠答覆了。」文惠道：「不然！那句話不過證明結婚和戀愛的不相容，但兩種生活，那一種好，還是沒有說明，也許墳墓還比墳墓外邊的生活好，不然，爲什麼大家要往墳墓裏鑽呢？」君逸道：「我個人對這個問題，並不感什麼興趣。我只要封建家庭的包辦婚姻，再不來束縛我了，就感覺得非常幸福。有些生在開明家庭的女子，她們的理想就進一步了，比方李自英姐姐，就時常感着苦悶，她非常羨慕楊瓊軒小姐似的。」文惠道：「你這個看法是不錯的。一般青年，大概都是賈寶玉一樣的思想，但願姊妹們年年都是十五六歲，留在大觀園，永遠不出嫁。可是事實上不許這樣。只要廢除了舊式婚姻，在目前就是很幸福很進步的，似乎不必馬上走到那種無婚姻的理想境界吧。」君逸道：「那種理想境界也

許是幻想。我的意思正和密斯特陳一樣。」

正說間，忽然聽得一陣「鈴丁丁丁」的聲音，電話來了。文惠連忙跑去接電話。「呢！……是的，陳文惠，你是誰？……啊，密斯特楊，……是的……時局很緊張，……緊急會議。……五七示威遊行。……就是今晚嗎？……梅曙剛才找你去。……是的，恐怕就要到了，你快回去吧。……士年剛才到了這裏，和梅曙一道走了。……沒有別的事，再會。」

文惠接過電話，回來便道：「我們不要說閒話了，趕快把事務整理好，準備開十人團團長會議，到五七那一天，恐怕要動員全體團員到街上去遊行示威，在我國是空前的舉動。據我想，是空前的，以前只見過提燈慶祝的遊行，沒有見過反抗外國侵略，反抗賣國政府的示威遊行。」君逸道：「是，我們必須準備得充實。開始工作吧。密斯楊，就在這兒幫我們弄一天吧！」承淑道：「自然可以。」

暫且按下北京學生界準備五七示威不表，且說法國京城巴黎附近，有一座凡爾賽宮，從前帝制時代，是君主燕游之所，那種堂皇富麗，自不待說。自從民國七

年，歐戰結束，各國代表，聚集巴黎，舉行講和的會議，就借了這座皇宮作爲議場，當日出席代表，英國有路易喬治，法國有克內蒙梭，美國有威爾遜，意國有奧蘭多，日本有牧野，都是各國的大好老。我國也派了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五人爲全權代表。共計派了代表的有二十七個國家。雖然出席的全體一共有二十七國的代表，可是無論什麼事情，大會不能決定，都要交給那五位大好老，由他們開個小會，叫做最高會議，商量妥貼才算有效。他們議決後，然後提出大會，報告一下。到了大會中間，並沒有旁的話說，不過是形式上通過一下而已。不過幾位大好老當中，面孔也有獐惡的，也有和善的，比方克內蒙梭，綽號老虎，那種兇惡的樣子，可想而知。至於威爾遜，就帶着一副美國學者的神氣，雖然在五巨頭小會裏面也赤裸裸的談些強盜分贓的事，但一到大會裏面，就滿口「自由，」「和平」「民族自決，」「大放其空砲，只因他當了大會主席，憑着那張懸河之口，也不知賺了人家多少的掌聲！

這位威爾遜，不但面孔和善，而且對我們中國，很願意幫忙，這自然是美國在

太平洋爭霸應做的文章，可是中國人看起來，總是威爾遜天生了一種豪情俠骨吧。

有一天，大會中正是討論到山東問題，日本代表牧野站起來說了一段話，意思無非是說日本花了許多槍炮子彈，打下山東，這份德國的產業，自然該歸日本承受。牧野說的是英國話，可是總帶些日本腔，又說得不純熟，好不難聽！他說完之後，中國代表顧維鈞起來辯駁，那一口流利的英語，就非常令人稱羨，加之理由正大，證據確鑿，他所主張的取消二十一條，山東交還中國，物還原主，實在是至當不移之理，全場中的代表，誰不欽佩呢？誰不贊同呢？當主席的威爾遜，看見日本代表那樣的笨嘴拙舌，比起中國代表的口若懸河，相隔很遠，好像萬丈威風也受了一點挫折，心中也就暗暗歡喜。

不料日本代表牧野又起來發言，並且拿出很厲害的法寶出來，制服衆人的嘴巴，他的話裏面有幾句道：「你們英法等國，在中國參戰時候，早和我日本秘密約定，如若事成，將山東交給日本，現在還能反悔嗎？就是中國，從前章宗祥和我日本訂立高徐濟順兩鐵路借款條約的時候，對於我國外務大臣所提山東歸日本的辦法

也在回信裏面寫過『欣然同意』四個字，現在無緣無故，要想反悔，那也是萬萬不行的。」這幾句話，真說得滿堂代表，啞口無言。特別是中國全權代表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以及美國代表威爾遜等，從來沒聽見過各國關於山東問題的密約，還有章宗祥秘密簽訂的中日密約威爾遜也不知道，突然聽得日本代表放一大砲，真嚇得目瞪口呆，無話可答。

中國代表顧維鈞定了定神，又站起來叫「主席！本席有話說。」那知道那強橫的日本代表，不等主席答言，就起來道：「主席！請禁止支那代表講話。」威爾遜看見英法代表都不做聲，加之意國代表，爲了侵佔阜姆問題，沒有如意，已經退出和會，恐怕這次山東問題，如有不如日本的意，也弄得日本代表發怒，退出和會，那就担責任不起了，因此不敢再幫中國說話，當下他在主席台上，左右爲難，不好怎樣，只得宣布休會，暫時把議案攔起。大會散後，他們四個大好老就離開凡爾賽宮，到法國代表克內蒙梭公館裏去，再開小會商量辦法。

開過小會之後，威爾遜回到寓所，就把中國出席的全權代表陸徵祥，顧維鈞，

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請去談話。陸徵祥等一進門，見那威爾宸愁眉不展的樣子，早已猜透三分，知道結果是凶多吉少，大家心胸裏好像有幾十個吊桶上上下下，跳動不安。寒暄幾句以後，威爾遜就說道：「今天請諸位來談話，不是別的事，就是把今天最高會議的情形報告與你們聽聽。你們諒也知道，我威爾遜在這次和平會議當中，向來是主張公道的。尤其是對於山東問題，很願意幫貴國的忙。可是這回事情，真是力不從心，愛莫能助。試問英法早已和他諒解，貴國又早已『欣然同意，』我們美國還有什麼話說呢？」說着，威爾遜拿出一捲紙頭給陸徵祥觀看。只見第一張紙頭上面寫着民國六年日本和英法兩國關於山東問題的秘密換文。第二張紙頭上寫的是民國四年中日兩國關於二十一條件的來往公文。第三張紙頭上寫着民國七年九月，中國章宗祥和日本後藤新平所交換的照會。威爾遜指着那後面兩張紙頭說道：「你們貴國自己承認了的哩！」顧維鈞道：「二十一條件是日本武力壓迫訂立的，敝國並不甘心情願。」威爾遜道：「民國七年，歐戰要結束了，日本決不能單獨壓迫中國，你們爲什麼又來一次欣然同意呢？」顧維鈞紅了臉，勉強答道：

「那只是臨時性質的。」威爾遜道：「現在英法和貴國都受條約束縛，只我美國，有發言的自由，但是孤掌難鳴，莫可如何，我們這次不能貫徹主張，實在抱歉得很，請你們原諒一下吧！」

陸徵祥等聽了，便慘然道：「最高會議真的議決把我們的山東送給日本嗎？」威爾遜點頭。陸徵祥等變了臉色，默默無言，告辭而出。回到寓所，便擬了一個電報打到中國北京政府，報告外交失敗情形，並請北京政府訓示辦法，電文打出之後，陸徵祥向顧維鈞，王正廷等道：「事已至此，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對付？還是簽字呢？還是不簽字呢？」顧維鈞想起剛才被威爾遜問得無言可答，心中還痛恨章宗祥等那些親日派不已，便切齒道：「以我愚見，只有不簽字，還可挽救。如若簽字，恐怕我們要受國人攻擊，還免不了千古的罵名。」王正廷道：「你說不簽字，北京政府是親日派，他偏要你簽字，又怎麼樣？」顧維鈞道：「北京政府雖然是親日派，總還是中國人，未必一定要把領土送給外人吧！」陸徵祥道：「哼！那倒不是這樣看的。你看，日本人在和會裏面硬禁止我們發言，他們自然是忌恨我幾個代

表都不是親日派，假使是親日派，日本人一定相信的，這就可見親日派是誠意賣國，雖然這些人是中國人養的，却不可以常理論。」顧維鈞道：「那麼，我們就規矩矩的聽親日派命令簽字不成？」陸徵祥道：「我想，還是看風使舵吧。我們雖然不是親日派，倒底是做官的，不能不照官僚老法子幹啊！」

話分兩頭，且說北京城裏，正在被外交惡耗鬧得人心惶惶，愛國志士奔走呼號，特別是學生聯合會和救國十人團，到處集會演說，並發出宣言通電，要求全國各界，一致起來救國，又定於五月七號舉行全國反日救國總示威運動，真是有如火如茶，排山倒海之概。忽然在這時候，從日本東京回來了一位要人，全國朝野上下，無不注意。此人即是賣國拿手章宗祥，當時官任駐日公使，因為時局緊張，被調任外交總長，趕回中國。當他動身回國的時候，在日本東京新橋車站，被大批中國留學生包圍，大罵賣國賊，幾乎被打，幸而日本警察趕來保護，才脫了危險。到了國境以後，行至天津，不敢逕直進京，先打一通電報給陸宗輿叫他去商量辦法。那陸宗輿也是親日派要人，原任駐日公使，後來回國，任幣制局總裁，做官得了不

少冤枉錢，又和日本商人合辦匯業銀行，充當總理，這時聞聽章氏回國，連忙趁快車由北京趕到天津，和章氏見面，他二人相見之下，各自把賣國成績，報告一番，又將口袋拍拍，表示私囊都很充滿，都算得上賣國英雄，得意之極，不一刻，章宗祥的用人已經把鴉片烟具在榻上擺好，章宗祥躺下來，先叫陸宗輿拿槍自己打泡，慢慢的來談，從外交局勢談到中央政局，談到目前親日政權的危機，又談到如何打破難關的計策。

烟癮過足的時候，章宗祥忽然發出一篇妙論，他說：「足下有所不知，現在實際上有一種洪水猛獸，就是過激思想，兄弟這兩年在國外混，到底比你們多懂得一些，那種過激思想，終極目的據說是打平窮富，女子國有，初步的動作就有什麼民衆運動。哎！宗輿老哥！我曉得，你是不懂民衆運動的。我告訴你，那形式上也好像我們段芝帥包圍國會時候所用的公民團，不過段芝帥的公民團是私自收買的流氓打手假充公民，而那種民衆運動，實際上就把真正的公民煽惑起來鬧事，專門和貪官污吏賣國賊作對……」陸宗輿笑道：「我們又不是貪官污吏賣國賊，怕他甚

鳥！」

章宗祥正色道：「你不要開心！這真不是兒戲。據我看來，過激思想已經到了中國。」陸宗輿詫異道：「到了中國？上岸沒有？」章宗祥道：「老早到了北京，到了京畿重地呢！一般青年學生，叫着什麼德莫克拉西呵，什麼社會主義啊，什麼民衆聯合起來啊，什麼國民外交啊，什麼馬克斯啊，什麼克魯泡特金啊……」陸宗輿道：「別再嘍囉了，管他媽的德莫克拉西，德莫克拉東，管他媽的馬克斯牛克斯，咱們幹咱們的，他們敢怎麼樣？」章宗祥着急道：「你真不懂！我們其所以能夠憑藉政權來胡作亂爲，發財享福，便是利用一般民衆的無知和怕事的心理。向來一般中國人都是安分守己，對於做官的不論是什麼忘八蛋，也是尊敬服從，不敢反抗，所以我們現在拿了最高政權，就是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誰敢不服？便有少數知識分子不滿意，秀才們也造不起反來，所怕的是下層民衆都有知識，有組織，敢於犯上作亂。到那時，再加以反對派的知識分子從中指揮，那我們還有不坍台之理麼？因此，我以為北京方面的社會情形，很可擔憂。」

陸宗輿道：「照老哥看來，究竟應當怎麼樣辦才好呢？」章宗祥道：「據我的愚見，先下手爲強，最好的辦法是實行宣布戒嚴，禁止人民的集會結社，檢查郵電及書報雜誌，甚至於借個名目，把一般思想較新的學界領袖，逮捕起來，關他一關，也是好的。再則我們應當組織一個國粹團，遍布黨羽到各機關各團體中間去，打聽消息，並且相機行事，破壞一切救國抗敵的組織，陷害一切思想進步的青年。如此做去，我們的政權，自可萬無一失。」陸宗輿拍手道：「原來如此，老兄真是子房再世，諸葛復生，小弟佩服極了。就這國粹團一個名目，尤其高妙。國學一項，老兄諒必荒疏了，若是小弟，歷年來一榻橫陳，吞雲吐霧的時候，從來就不曾拋開幾卷闡墨破題起講，大比小比，讀得爛熟的，因此了解國粹的妙味，其妙無窮，倘若一般青年，都能服膺國粹，何患過激思想的侵入呢？」章宗祥笑道：「照你的意思，學校裏功課，應該添上抽大烟，讀八股兩門了，這怕是時代潮流所不許可的吧！」陸宗輿道：「若要說時代潮流不許可，你那種逮捕學界領袖，破壞救國組織的辦法，恐怕也不是時代潮流所能許可的。你要知道，現在一般新人物，都和外交

系英美派人物有關係，連徐總統都不想得罪他們，我們能冒冒失失的奈何他們麼？

「章宗祥道：「你不要看得太呆板了。我們這裏談的辦法，自然不能一次拿出來，只得看事行事。現在只要你去向徐總統說好，讓我們到京裏去應付時局。到京以後，我們再提出建議，說時局嚴重，爲了維持秩序，暫時宣布緊急辦法，想必也容易通過。至於更厲害的辦法，是不是需要，自然要到那時候再說。不過我們要明白，自家已經騎在老虎背上，一不做，二不休，只有盲幹到底。」陸宗輿點頭稱是。當夜一宿無話。

次日天明，陸宗輿先趁早車進京，向各方交涉。一切停當，即打電天津，叫章宗祥進京，章宗祥得電，便立刻乘快車到了北京，此民國八年四月三十日事也。

章宗祥到了北京，交通部長曹汝霖早派了心腹人迎接，到曹公館開秘密會議。

章宗祥進去，見座上除汝霖外，只有陸宗輿並無外人，便把自己所見，盡情傾吐，曹汝霖聽了，也十分高興，笑道：「咱們三人，若比漢興三傑，宗祥不愧子房，宗輿不愧蕭何，可惜我比不上韓信罷了。」

只因這回會議，有分教「民氣如潮，鬧得天翻地覆：漢奸似狗，嚇的屁滾尿流。」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新潮社倡改示威期

工學團密組敢死隊

上回講到章宗祥到北京就外交總長職，剛下火車，早有曹汝霖迎入公館，和陸宗輿相見，三人密議應付時局的策略，十分仔細。當下曹汝霖把北京城裏詳細情形報告一番，章宗祥也把東京方面的消息一件一件地說過，然後提出兩個問題來討論：一個是巴黎和會的問題，一個是國內輿論的問題。章宗祥發表意見很多，大概不外乎堅決電令和會代表對日妥協，承認和日本直接談判，及採用高壓手段來制止國內的反抗漢奸運動這兩點。議決以後，他們分途向大總統徐世昌及內閣總理錢能訓去接洽辦理。

且說北大學生自從各校學生會和各團體會議決定在五月七日舉行示威以後，大家都忙着去做宣傳組織的工作。在領導人物裏面，霍梅曙擔任在外面奔走，楊克凝擔任文字上的工作和宣傳方面的領導，他們兩個辦事極其得力。在霍梅曙忙得不得

開交的時候，寥碧英也跑過來幫他們的忙。到了五月三號那天，北京城裏，非常緊張，街道上盡是兵士警察，五步一崗，十步一哨，還有些來往梭巡，檢查行人的，真是如臨大敵。茶館酒樓裏面談論時事的不知被捕了若干人。暗地裏一般人民，却還是一傳十，十傳百，都道：今天有幾家報紙上登的新聞可了不得，山東已經白白地送與日本，恐怕亡國大禍，就在目前了；可恨那曹陸章三個賣國賊，膽大如天，竟敢把國家的領土主權，私送人情，弄得巴黎和會的代表，啞口無言，爲今之計，只有大家齊心合力提出意見，叫和會上的代表不要簽字，我們在國內誓必和曹陸章幾個賣國賊拼個死活，不肅清這些洋奴漢奸，決不能休。那時候這種怨憤的言辭雖然沒有公然發表出來，實際上成了潛伏的輿論。碧英跑來告訴霍梅曙道：『時局緊張得很，今天聽見說有國民外交協會等團體開會，這些團體都是許多政界上比較重要的人物組織而成，政府自然不能不重視，加以商會也有強硬的表示，抗議媚外的外交，我想你們必定有新的對策，因此你一定要大忙特忙，我現在自告奮勇，如果有什麼要接洽婦女界的事，我代你去走走罷。』

霍梅曙道：『我剛才和克凝士年其倫白清幾個人商量，決定召集各學校各團體代表開一個緊急會議，已經分途通知去了。你再去聯絡他們也好。』碧英聽說就回到女高師，邀同楊承淑李自英等一班人商量婦女界的宣傳組織的工作，正要去邀楊瓊軒參加，忽有人報道：『瓊軒又和清華大學那個周景藩去逛中央公園去了，』碧英嘆口氣道：『國難到了這步田地，偏有閒心去尋個人的快樂！』承淑道：『平日玩玩不要緊，在這個救國工作十分緊張的時候，她也只顧穿着漂亮的衣服，搽脂抹粉去出風頭。這種人還自命摩登，我看他意識上一點也不摩登！』自英道：『姐姐你還不知道，她這幾個禮拜除了周景藩這個落後分子以外，還有北大那個壞蛋叫做謝子儀的，也是常常廝混在一塊兒的。我看他們大有三角戀愛的形勢。』

正說着，救國十人團總部的陳文惠來了，承淑自英出去招待，陳文惠現出慌忙着急的樣子道：『密斯錢被捕了！密斯錢被捕了！』承淑等大吃一驚，連問：『怎麼樣了？』文惠道：『她今天早上到印刷店去取傳單，車子剛剛走到離店子不上一箭路的地方，就被軍警包圍搜查，結果是被捕了。今天捕人捕得很兇，我剛才來的

時候，還在街上碰見一羣警士捕去三個男學生，都是兩個人挾一個，如狼似虎地向北衝去。』自英道：『君逸姐姐的事怎麼辦呢？』她那種憂愁的樣子，文惠看得明白，便道：『你不要擔憂，我已經找了國民外交協會中間的幾個要人，去設法子弄她出來，大概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吧！』說到這裏，忽然記起緊急會議要在下午開會，自己要代表十人團出席，非回去準備一下不可，便告辭而出。

這裏李自英等陳文惠出去，放聲大哭，楊承淑不覺也滴下淚來，她們進裏面說給衆人聽，都哭了一場。倒底楊承淑有點鬚眉氣，止住了衆人的哭，並且說：『我們不要太「女子氣」了，免得惹人笑話。』大家點頭稱是。便推定寥碧英領導全校同學去向警察總監吳炳湘請求釋放錢女士及其他因愛國而被捕的同學。又把緊急會議的事情討論一番，推了楊承淑做女高師代表；又分配了各人的宣傳組織工作，準備成立女界聯合會。議完，各人分途去做工作。

下午三時光景，各學校各團體的代表約有六十餘人在北大齊集開會，推定北大學生霍梅曙主席，吳士年報告時事。士年很激昂地講着，滿屋子的人都很嚴肅地注

意在他的臉上。只聽他報告道：

「我們今天召集臨時緊急大會，是因為這幾天來的情勢，加倍緊張了，許多同學提議，把我們預定於五月七號舉行的示威大會，提前舉行，應該討論一下，決定一個辦法。」

「四年前的五月七號，日本政府提出最後通牒，威迫中國政府承認廿一個條件，不但是把我們的山東永遠拿去，而且取得了我們的滿洲蒙古福建，以及全國範圍內的各種權利，差不多滅亡了我們的國家。」

「後來，賣國的袁世凱政府倒了，繼承他的段祺瑞馮國璋實行參加世界大戰，據他們說，將來在國際會議當中可以取得發表權，而且可以收回我們的失地及其他失去的權利。」

「現在大戰是結果了，在巴黎舉行的和會也快要閉幕了，我們的失地收回了沒有呢？我們失去的權利，收回了沒有呢？不但沒有收回一點什麼，反而失去了更多的權利啊！」

「前天英文報上登出巴黎中國代表團拍回的電報，說中國的外交完全失敗了，和會已經議決，依照日本的提議，把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交給日本享有。據說失敗的原因是由於前年二三月間，英法兩國，曾經打了密約，答應把青島讓給日本。」

「還有幾個外國教員，說這次中國外交失敗的原因，是因為去年五月間，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和日本秘密簽定山東換文的時候，已經寫了「欣然承諾」四個字。」

「照這樣看起來，現政府不但是繼承袁政府的親日賣國政策，而且比袁政府還膽大。所以自從我們北京全體同學，於上月底發起五七示威大會以來，政府方面非常恐慌，並且下了決心，把我們民衆當作敵人來防範。這幾天軍警方面佈置的忙碌，可以證明政府的反動態度。」

「不過民衆方面，人心激昂程度已達到沸騰點。在上月底，參加救國運動的，除了北大北高工專……等等學校以外，還有國民雜誌社新潮社工學團同言社共學會

……等團體，那些團體也就是各校同學所組織的。但是這三天以來，就不止是學生了，連一般知識分子，商人，政客，甚至於平日最穩健的人們，都動起來了。幹起來了。現在各政團都在舉行緊急會議；本京的商會已經發出通電，請求各省商會一致抗爭山東問題；國民外交協會也派代表去會徐世昌總統，要他趕快打電給巴黎中國代表團，叫他們拒絕簽字。這顯然是全國民衆都起來救國的形勢。

「如果現政府還是執迷不悟，要和民衆走着相反的路線，他一定會在全國民衆憤怒之下倒台的。我們要站在民衆的前面。勇敢的領導着這一次示威運動。」

「照目前的形勢，我們只有趕快督促政府及出席和會的外交代表，不簽字在和約上面，才是救急的辦法。我們反對過去的秘密外交，要用國民外交來代替他，就從這裏開始吧！時局很迫切了，我們應當趕快的表示我們民衆的意志和力量，我們不能等到七號，我們必須把七號的示威大會提早舉行。」

我的報告完了，現在請大家討論。」

他說完，有一個繼續發言的人，在座位上站立起來，露出紅紅的面孔，用緩緩

的調子說着話，衆人一看，乃是新潮社的代表唐白清。他說改期示威的議案，原是新潮社提出來的，新潮社主張改期的理由，吳士年已經報告得很清楚，用不着重複，他要提的就是一個具體的建議，決定「明日舉行示威。」

主席付表決的時候，這個提議獲得了全體的舉手贊成。接着又討論示威的策略和口號。楊承淑起來發言，大家都被她的尖銳的聲音振奮起來，只聽她說「明天到總統府請願，當然還照上次的決定。不過遊行的隊伍一定再經過東交民巷，那個外國公使館的地界，」大家聽到這裏，就是一陣拍手。又你一句，我一句，各人提到各人所想到的口號；「廢止二十一條，」「誓死爭回青島」，「打倒賣國賊」，「反對強權」，「抵制仇貨」……主席剛剛把大家的意見整理付了表決，又有一個帶湖南口音的代表站起來說話。

衆人一看，那人姓匡名務遜，是湖南寶慶人，爲人剛強誠樸，現在代表工學團出席提出一個驚人的動議來。他說：「我們對於曹陸章那幾個賣國賊，非得要用激烈手段對付，才可以警戒一下，使他們明白，中國是不能夠由他們賣掉的。而且，

民衆的愛國情緒，只有這種直接行動，可以發揚起來，成爲一種反抗強權的力量。」

有幾個代表，聽了這幾句話，知道工學團的代表主張打賣國賊，但賣國賊都是當朝的大官，要是打將起來，那不是要鬧起亂子出來嗎？他們心裏有點害怕，却只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敢說出來。主席看這情形，只好說把這個動議交給指揮部作一個參考。那吳士年就是上次示威準備會推定的總指揮，他心下想道：『這又是梅曙使我爲難了。可是打的辦法，我是不贊成的，而且在大會中決定，容易走漏風聲，就讓他這樣說說也好。』匡務遜見他的動議不被採納，心下就決定了，「組織秘密的敢死隊，在示威行動中去衝鋒陷陣。」

他們正要散會的時候，忽聽得外面人聲喧鬧，一會兒，寥碧英帶着錢君逸進來，衆人一見，不由得重重拍掌，數分鐘以外才停止。霍梅曙就請君逸登台報告被捕及釋放的經過情形。

君逸這時候，精神也非常興奮，就從被捕的情形講起，講到警察總監吳炳湘審問她的時候，她說：「那吳炳湘真是強辭奪理，要把圖謀推倒政府的罪名加到我的

身上。我說，我是反對外國的侵略，反對本國的賣國外交，但是不推倒政府，我的希望不過是政府政策的改變。你說他怎麼講？他說，你們這班小孩子應該安心求學，爲什麼要干涉政治，荒廢學業？我就說，平常我們並不會干與政治，現在是非常時期，如果讓國家亡了，求學的自由也會失掉，所以我們必須分一部分時間來喚起民衆救國。他這時候，就拍案大怒，說我是無政府黨，是過激派。不待我分辯，就叫帶下去。」衆人聽到這裏，個個怒目切齒，恨不得一口吞下那些賣國官僚。

錢君逸又說她在看守所裏面看見有許多的愛國志士，暫時失掉了自由，一時悲從中來，覺得一個民主國家會有這樣的事，真是沒有出息！不過她很愉快的就是這些志士們，個個精神抖擻，認清楚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只有靠大衆的力量，他們的責任就是團結這種力量作不斷的鬥爭。她在那兒有了幾個鐘頭口渴得很，可是一口水都撈不到喝。那屋子裏氣味又惡劣，她幾乎要嘔吐起來。幸而好，大約十個鐘頭以後，就有人叫她出去，說是開釋了，她自己還莫名其妙。出來了，外面有許多朋友來接她的告訴她，才知道他們向當局請了願，政界團體也有向徐總統去質問的，

徐總統也覺得政府不應該把人民當做敵人，便叫開放了。照這樣看來，只要各界人民，能夠聯合起來說公道話，少數賣國官僚，也就不敢胡作亂爲。

這一個結論，又博得衆人一片掌聲。陳文惠寥碧英當先，簇擁着錢君逸出了北大，回到救國十人團總部，然後分路散去，各回學校。

其中匡務遜回到高師，就邀了陳民競密談組織敢死隊的事。那陳民競也是血性男子，平日和匡務遜思想接近，氣味相投，加之痛恨賣國官僚，勾結軍閥帝國主義，剝奪民衆利益，這一次既然有機會爲國鋤奸，出得一口鳥氣，豈有不贊成之理？於是匡陳兩個，就發起召集工學團的緊急會議，在晚上七點鐘開會。那工學團團員平日尊重勞動，十分刻苦耐勞，做事腳踏實地，不怕困難，所以遇了緊急關頭，都有「赴湯蹈火」「視死如歸」的精神，時人稱爲墨教門徒，却也不錯。那天晚上，果然有二十一個會員宣誓加入敢死隊，並且分配了職務，有的在示威時候作暗地裏的指揮，有的作先鋒，有的作預備隊的担任寫血書，又派了幾個人立刻去調查曹陸章三個賣國賊住宅的門牌號數。

他們既然抱了必死的精神，各人回到校內，就不能不有一番準備。單講匡務遜，自從散會回到自己房間以後，就把自己的書籍衣服雜物通通清理一番，又寫了幾封信。內有一封給他愛人楊令璜的，很是沉痛。信裏有幾句說：「從前的人有所謂偕老百年的希望；我們現在也未嘗不想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可是，國家民族到了生死關頭，要求我們犧牲自身的幸福，我們就不能不犧牲。史書上所讚美的『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確是偉大的認識，但是那還是不會嘗試愛情滋味時候的話。最難的是像那夜未央劇中的蘇菲亞和她愛人的永別，爲了神怪的革命，促成所愛者的成仁，這是多麼偉大的犧牲啊！我又聽見過林烈士就義黃花崗的故事，在他赴廣州工作以前，和他的愛人告別，悲壯的精神可感天地！我的令璜，我現在不能不追縱林烈士，希望你能夠學蘇菲亞的姑娘。在目前的中國，還需要有人來演這種悲壯劇呢！把我們的眼淚，化作太平洋的洪水，淹沒那區區三島吧！」

務遜把信寫完，正要揀了這封儘夜發出，回想他過去和令璜雖然同鄉同里，當初可並不十分相熟，後來經過人家介紹訂了婚，方才來往很密，發生一點兒『名分

的愛，』以後慢慢地達到真正的愛。因爲自己生性質樸，不愛時髦，對於都市上的摩登女性，看不順眼，從來不去追求，所以對於這個鄉下女子，非常喜歡。那令璜女士後來進了學校，明白了務遜這種簡單樸素的戀愛觀，和他的學識同人格，越發敬佩起來，彼此情投意合，總不免有些牽掛。有一次，務遜北上，和令璜握別，十分難捨難分，令璜還滴下淚來，務遜問她爲什麼作這種俗態？她說，我自恨學問不夠，不能和你同到北方去求學吧了。」務遜用種種話去安慰她，方才「破涕爲笑。」

「現在想起那時情形，如在眼前。今天如果務遜把信發了，她收到定要悲傷得很。假使明日鬥爭的結果，務遜沒有犧牲，豈不是白白地害了她着急？務遜想到這裏，便想把信兒暫時不發，託付一個朋友保存，叫他等到自己真的犧牲的時候，代爲發去。

恰好在這時候，楊克凝爲了探聽工學團情形，並和務遜商量直接行動的辦法，特地跑來找他。務遜一見克凝，十分高興，緊緊地握着克凝的手不放，並且表現出一種格外誠摯動人的態度，對克凝說道：「我有重要的事託付於你，你是我最敬愛

的好朋友，一定不要推辭。」克凝一時摸不着頭腦，只問：「什麼事？什麼事？」
要知務遜怎樣答覆出來，請看下回。

第九回

快人心拳打章部長

懲國賊火燒趙家樓

話說楊克凝驟然聽得匡務遜說要將身後之事，託付於他，很覺得驚駭，就問匡務遜：是何緣故？務遜答道：「克凝，我們上半年不是說過要組織敢死隊去打賣國賊嗎？我和陳民競談了，他也十二分地贊成，我和他分途聯絡，已經完全達到了目的了。現在參加的有二十一個人，每個人都宣了誓，願意犧牲。我們已經採取了破釜沉舟的勢子，所以不能再有僥倖生還的心思。我今天要託付你的事情，也很簡單，第一件，如果我死了，請你把這裏面的幾件東西連信件寄到我的家里去」。說着，把棹子的抽屜打開，指給克凝看，又說道：「因為這兩件是我母親的東西，所以仍是給她作一個紀念。這信是給家母的，這信給我的未婚妻的，這信給舍弟的。都是說明我這次犧牲的意義，是爲國爲民，請他們不要悲哀；至於家庭生計的負擔，以後不得不偏勞阿弟，我很抱歉，但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希望他也爲了

幫助救國運動的緣故，來多盡一點力；希望他能夠使母親精神上不悲哀，物質上不缺乏。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就是我的書籍通通送給孔德學校圖書室，讓那個學校的教員學生們去參攷。我沒有旁的話了。朋友！我們明天也許就要永別了！」

克凝很覺得難過，但又十分欽佩務遜的意志堅決，他緊緊地抓住務遜道：「務遜！你這種堅決的意志，犧牲的精神，我是佩服極了。你這樣的人才，如果能夠替國家社會多做幾年的事情，造福人羣一定很大，但是，到了現在這種非常的時期，爲國犧牲的意義，也不會比作幾十年社會事業的意義來得小。我不願意和平常愛惜朋友的態度一樣，勸你不要去冒危險。而且，古代兵法上說，「置之死地而後生」有決死的意志的人並不一定會死的。不過你託付我的事情，恐怕我不能辦到，因爲我也準備和你一塊兒去犧牲了。」

務遜聽了，很不同意，便道：「你和我一塊兒去犧牲，好則是好！可是，朋友！你要知道，救國的事情是多方面的，前方後方，都需要工作者，而且，前方後方的工作同樣是重要的，一個人只要看自亡的能力適宜於作那一方面的工作，便担

任那一方面的工作好了，何必一定都去衝鋒陷陣呢？好比一個軍隊，也需要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的人，像你這樣的人，怎麼不去作帷幄中的事情，反而要作於你不適宜的衝鋒陷陣呢？」這幾句話真是義正詞嚴，使得克凝沒有理由反對，只好說：「我並沒有運籌帷幄的長處，留在後方也不見得有什麼貢獻，」務遜聽了，以爲作救國工作不能講空氣，又把克凝責備了一頓。克凝連聲道「是」。 務遜又把囑托的事叮嚀一番，二人方才握手而別。

克凝在路上想道：「老匡這樣的直爽，熱烈，真是朋輩中不可多得的人！明天的示威，有了這班敢死隊，一定能夠幹得轟轟烈烈。可是，恐怕那時羣衆的情緒提高不起來，光只少數敢死分子去衝鋒，結果免不了失敗，那就太無意義了。」想到這里，又覺得明天非親身參加指導工作不可，因爲只有臨機應變的抓住一件事體來鼓動羣衆，才會有效，假使他自己參加了示威的指導工作，就可以相機行事了。克凝立刻去找曹梅曙和他商量。梅曙道：「上次通過了士年當總指揮，你的確贊同的麼？」克凝道：「士年當總指揮，我當然贊成，不過他究竟比我們還要來得書生

氣一些，一定要有個得力的人幫助他一下才好。」

梅曙道：「既然如此，我們兩個人就在士年面前做個參謀吧。明天如果要大幹一下，可能性是很大的。現在民衆的心理，對於親日外交，憤恨到了極點，好比是一池火油，或者一箱火藥，只要碰着引火的東西，隨時可以燃燒爆炸起來的。引火物也多得很，只要是有心人，很容易尋找的。克凝，你說是不是？」克凝道：「你的話正合孤意」。他們商量已定，便去和士年商量，士年也高興非常，滿口贊成，自不必說。

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亮，許多愛國青年爲了興奮過度，早已在床上左思右想，計劃當日的工作。只等天明，便接二連三的起床洗漱，裝束停當，準備出發。克凝起床後，見梅曙還沒有起來，便到他床前探望，只見梅曙仍然是鼾聲呼呼的，心裏想，想必是昨日疲倦了，因把他喚起來，梳洗停當，便邀集幾個朋友到各校通知，邀各代表在本日上午十時開緊急會議，再把示威辦法詳細決定。到了十時左右，各中等以上學校代表都齊集法政專門學校，討論結果，決定下午一時在天安門

舉行羣衆大會。

下午一時，天安門前面廣場，到了北大、法專、高師、中國大學、朝陽大學、工專、警官、農業、匯文、鐵路管理學校、醫專、稅務、民大等十三校學生，還有許多市民，共十萬餘人，旗幟和竹園的筍子一樣，密密地站立着，許多用白布做的，上面寫着標語。宣布開會以後，有一個北大法科學生叫做謝紹敏的跳上那佈好的台子，破口大罵賣國賊，隨便咬破手指，寫了「還我青島」四個字的血書。衆人見了，大呼「打倒賣國賊」「收回山東」的口號，有的揮舞旗幟，有的跳將起來，一時萬頭攢動，好像開水中的氣泡一樣呼聲震天，那遠遠立着的警察也給駭慌了。

開會完了，開始示威游行，有人提議先走東交民巷經過，並推定魯其倫等幾個外國文程度比較好的去見各大國公使，呈遞意見書。行進的隊伍，前面豎起一面大旗，是用白布一幅，橫寫着「收回山東示威游行大會」，好像足球球門一樣，用兩根旗杆支持起來，兩人拿着走。大旗以後，又有兩面旗子，是用兩幅白布，各豎寫一行大字，合成一幅對聯道：「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

「章惇餘孽死有頭」！旁邊還落了款，寫着：「北京學界輓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遺臭千古」。大旗以後接着就是四人縱隊各人拿着大小旗子，口呼口號，浩浩蕩蕩，向前進行。

隊伍達到東交民巷的街口，早有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守住路口，看見隊前的大學生們，就打拱作揖，哀求他們不要過去，免得洋人說閒話。衆人罵他「混蛋，」仍然向前走去。那邊外國警衛隊士兵，背着槍，挺着胸，走向前來，攔住去路，口裏咕嚕咕嚕，大意是說使館界不許中國人結隊通行。羣衆中就有人叫道：「我們的代表到使館去交涉，」魯其倫等只得單獨前往英美法意等各國公使館分途交涉。那些外國人的答覆，都是藉口辛丑條約上紙寫筆載，不能承認。代表回來向羣衆報告，大家都吼着：「豈有此理！代表再去交涉」。各代表無奈，只得再去交涉，仍然沒有結果。

羣衆聽說如此，個個都憤激起來，連平日對於國事極不關心的落後分子，這時候也氣得胸口發漲，恨不得一口吞下這些帝國主義的洋鬼子，又想起那些訂立不平

等條約的賣國官僚，喪權辱國，就槍斃他們一萬次，也不足以抵他們的罪。這時候有幾個激烈份子首先吼道：「到曹汝霖家去！」衆人跟着一齊吼起來。那身任示威總指揮的吳士年聽說要往曹家去，恐怕惹出禍事來，自己担任不起，心裏想要阻止，却那裏阻止得住？楊克凝正在旁邊，看此種情形，就向吳士年說：「士年，羣衆的行動，你個人不能負責的，你不必阻止；況且沒有激烈的行動，那宣傳的效力也不偉大，你何苦着慮呢？」士年聽說，只得任其自然，不說多話。羣衆於是經過東長安街，向趙家樓曹公館而來。

將到四點半鐘的光景，京城羣衆就把曹家的前後門把守着，把整個房子包圍得水洩不通。那天曹陸章三位在曹家會議，外面早有風聲，衆人圍住曹宅，原來是想捉住，他們三個，請吃一頓飽的的拳頭。却誰知曹汝霖聞風，一個人溜之大吉，往六國飯店去了。只不過在半路上碰着一班人，不客氣地打了幾拳。也受了傷。這裏曹家的老太爺和姨太太，以及章外交部長却還在曹家裏被包圍。

那時候，曹家前後門關了，前門尤其堅牢，難以進去，章宗祥吩咐曹家衛士，

仔細把守門戶，不讓亂徒進來。羣衆包圍很久，疲倦起來，果然有解散回去的意思，不過他們一面把寫着標語的旗子向圍牆裏面拋擲，一面仍然喊着「殺賣國賊」的口號。工學團份子，恐怕羣衆精神懈怠下去，趁這時機，首先由匡務遜等五個健強勇敢的鬥士，拿磚石打開一個窗洞，一躍而上，順手把那鐵窗一推，只聽得豁唧唧一聲，那窗就向圍牆裏面倒了。五位戰士跳進牆去，就去開啓後門。曹家十幾個衛士，聽得外面呼嘯之聲，震動屋瓦，早已嚇得戰戰兢兢。這時候匡務遜等幾個，對他們宣傳賣國官僚的罪惡，又道：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大家都是不願做亡國奴的，我們正和親兄弟一般，應該一齊起來救國家，不應該自相殘殺」。那些衛士，不由得十分感動，不忍和務遜等人作對，竟讓務遜等把後門開了。

外面的羣衆看見後門開了，一擁而進，勢如排山倒海。恰巧那後門裏面擺着一座木製的屏風，衆人來勢太兇，第一個正衝擊到屏風上，把它推倒了。只聽得咚噠一聲，後面衆人吃了一大驚，以爲放槍了，立刻倒退了幾十步，有的擠得鞋子都掉了。內面的人出去解釋，大衆又一擁向前，一霎時漲滿了各間屋子。他們搜尋曹章

陸三個，簡直一個也不見，只發現了老頭子一個，還有一個打扮得十分妖豔的婦女，曹家的侍役說是老太爺和姨太太。有人要去打那姨太太，務遜一聲喝住：「這關她什麼事！她知道什麼東西！」那人才住了手。務遜叫把這老頭和女人交給警察看管，再找曹賊，警察總監吳炳湘替那姨太太討了保，護送往東交民巷去了。

忽然東邊院子裏衆人喧鬧起來，原來在那院子的角落裏有一個木桶，把蓋子揭開，發現一個寶貝，像個日本人模樣，穿着制服，蓄着仁丹鬚，大家嚷道：「這不是賣國賊，就是敵人！」可是大家都沒有見過曹陸章，不認識那人是誰，一面喝道：「你是不是賣國賊章宗祥？」一面只管把那不滿一尺長的標語旗桿在他身上亂打，有人還踢他兩腳，有人又補他幾拳，那傢伙也不答話，「啣哎」幾聲，向地下一倒，口鼻流血，等一會兒就一動也不動了，好像僵死一般。衆人見他死了，就走出院子來。

陸民競說：「你們不要受他的騙，恐怕那傢伙是裝佯的呢！」衆人聽說，回頭去看，果然那人逃走得無影無踪了。衆人跌足悔恨道：「便宜了這傢伙！」

正在這時候，曹宅對門皮蛋店裏有一個好像日本人模樣的逃避進去，躲藏在一間黑屋子裏，被示威的羣衆知道了，爲首的進去把那人拖了出來，大家喝問「你是誰？」那人總總閉口不答。衆人就拿旗桿亂打，還有人順手拾起皮蛋向那人臉身上打去，一時皮蛋在空中亂飛，好像砲彈一般，打得那人滿身青綠，眼鼻諸孔都被堵塞了。恰巧有一個道地的日本人到來，把那人帶走，還有許多西洋人日本人在旁觀看，羣衆恐怕那人真是日本人，爲顧全中國人對普通日本人民的友誼起見，不使再加傷害，就讓他走了。後來明白那人不是別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章部長宗祥，剛剛由曹宅逃出來，又遭一頓懲罰，雖說沒有處極刑，也就丟了他的面子，可以太快人心了。

可是衆人不見了曹汝霖，很不甘心，有幾個就拿他家裏什物器皿出氣，只聽得乒乒吃嚟東一個大花瓶，西一個大鏡屏，一件一件地砸得成了碎塊，可笑那賣國官僚，不知道賣去多少的國家產業，才從帝國主義者手裏取得一點零碎骨頭，現在購買了許多古董玩器，名人書畫，也想自比於風雅名士之列，却不料遭了這回的破

壞，真是他夢想不到的事！

衆人正在要星散回去的時候，據說有幾個激烈分子還覺得不痛快，決計把曹宅『付之一炬』又有人說曹家故意自己放火的。那放火的，我們也不知他們怎麼那樣快，片時就找來一瓶火油，把它燃着，登時火龍四射，烟焰飛騰，附近居民行人知道是曹宅起火，沒有一人不拍手稱快。

大約將近下午六點鐘時分，示威羣衆早已疲勞，一批一批地散歸學校住所，那在趙家樓一帶的學生漸漸稀少起來了。救火隊和軍警越來越多。軍警這時胆子大起來了，慢慢地開始逮捕學生。本來政府當局因爲民氣十分激昂，國會議員也有很多不滿意政府的政策的，就不敢過於操切從事，只叫少數軍警出動，爲相當的戒備，並且嚴令不許開鎗，所以學生們才鬧出驚人的舉動來，這就可見有國會時候，民衆的言論集會等項，比較袁世凱時代自由一點。這些話不必多說，且說那天被捕的學生一共有三十二人之多，北大占了十九個，高師八個，也有五人屬於工業專門，匯文學院，留法預備學校等處。北大學生跑回校中，檢點人數，不見了楊克凝曹胤虛

舒德行等十九人，出去打聽，知道已經被軍警捕去。衆學生十分憤恨，立刻齊集起來，舉行全校大會，又聯絡各校代表，舉行緊急會議，討論對付的辦法。北大校長蔡元培看見學生情形十分緊張，急忙用電話邀集十四校校長舉行校長會議，結果大家認定這次示威是各界各團體的共同舉動，不能由少數人負責，決定向當局提出要求，如果不允許將被捕的學生全部保釋出來，各校長就聯名辭職。

五號上午，各學校學生緊急會議，通過了兩個重要議案：一個是全體罷課表示抗議，並且要求政府釋放被捕同學；一個是組織北京學生聯合會，繼續進行救國運動。又指定了北大和高師的代表起草學生聯合會的組織大綱。

當討論的時候，北大代表主張罷課，高師代表反對罷課，頗有爭論。高師代表說：「我們既然要繼續奮鬥，就不必偏重營救被捕同學，所以爲了被捕同學而罷課，是沒有理由的；再則罷課以後，大家不容易集會，團結的精神更難於保持。」北大代表說：「我們罷課的意義，不單單是爲着營救被捕同學，而且是爲着繼續奮鬥。我們有熱烈的救國精神做基礎，再把組織弄得更嚴密些，還怕精神不永久團結

嗎？在罷課的期間，可以多做宣傳工作，推動救國運動到民間去，並且把全國學生組織起來，做救國運動的中堅。政府方面，因為我們嚴厲的抗議，總不能不反省自己的錯誤。將來假使全國各界一致表示抗議，政府一定有在民衆面前屈服的可能。假使不罷課的話，學生都忙自己的功課，政府看見沒有人抗議，仍然胡作亂爲，當然被捕同學沒有出來的希望，全國各界的救國運動，更不能發展起來。所謂繼續奮鬥，豈不是空談嗎？」這時候學生的鬥爭情形很高，所以因北大的一番鼓動，大多數贊成罷課，高師代表只得自言自語地嘆道：「感情作用！只憑感情說話！」

第二天，學聯會組織大綱起草完竣，大概分爲評議幹事兩部，這是受了英美各國政府組織中行政立法分權的影響，和現今的代表制委員制不同。當日各校學生又舉行會議，通過了聯合會組織大綱。每個學校隨即照章選舉評議員二人，成立評議部，至於幹事部，是委託北大學生會幹事部代理。

自從北京學生聯合會成立以後，各省紛紛響應，學生聯合會如春筍一般地生長起來。到了六月十六日，全國學生聯合會也在上海宣告成立，除各省代表外，還到

了留日學生會的代表。這是後話。

且說北京政府自從逮捕大批的學生以後，就放出一種空氣，說要把這些暴徒交付軍法審判，執行槍斃；又說要解散北京大學，以挽回囂張的學風。各校校長去保釋被逮的學生，政府不但不允許，反而給他們一頓申斥，那些學生們天天要到校長屋子裏去吵，要求校長多努一些力。各校長左右做人難，真是苦悶極了，只得整天忙着打電話、寫信、開會、上衙門、向學生演說。教育總長傅增湘看見各校長態度強硬，心想政府的高壓手段，不順輿情，自己也不願當傀儡，於是他也約同各校長一同向政府辭職。呈文上去，政府自然挽留，他們堅決再辭，到了第三次，政府當局方才稍微回心轉意。結果，由汪大燮、王寵惠、林長民等幾個著名的議員，或外交官出來作保，把那三十二個學生放出來了。

各校學生聽說三十二位戰士出獄，立時聚集二千餘人去歡迎，一路燃放鞭炮，高呼口號，熱鬧非常。楊克凝、舒德行等出來，向同學報告經過情形，不必細說。衆人散後，依照學聯會的決定，一面恢復上課，一面繼續推動救國運動。北京城內，

不如前幾天的緊張了。

不料到了五月九日，政府頒下一道大總統命令出來，又說要將鬧事的學生，送交法庭依法辦理。各界人士因此大抱不平。後來風潮又越鬧越大起來了。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欲知後事怎樣，請讀下回便知。

第十回

大總統命令惹風潮

留學生遊行遭侮辱

話說民國五年五月九日，大總統命令，說要將鬧風潮的學生，送交法庭嚴辦。政府要人以及京城裏遺老遺少，又大家推波助瀾，說這次學生鬧事，是吃了新文化運動的虧。當時的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校長蔡元培是極力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人，如果要阻止新文運動的發展，就必須把蔡校長趕走。蔡校長爲了營救被捕學生的事，早已受氣不少，現在看見政府有意提高舊派勢力，打擊新文化運動，自己的地位站不穩，心裏想，不如早早抽身，比臨時被逐好得多，不過，提出辭職的話，又恐怕本校同人挽留，不放他走，只有秘密地離開北京，是爲上策。蔡氏想好，就在「五九」那天晚上，整備輕裝，天色微明，悄悄起身離校，到車站去候車，不多久，便到了天津去了。這裏北大同人還在夢中，直到看見當日北京晨報，載了蔡校長一個啓事，方才大吃一驚，那啓事道：

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唯知我者諒之！

馬敘倫胡適之李大釗錢玄同等一班教授，七嘴八舌，討論維持現狀和要求蔡氏復職的辦法。李大釗道：「這次蔡先生離京，不只是我們一個學校的問題，而是整個北京學界乃至全國文化界的問題。很明顯地，蔡先生的去職，是因為五四風潮爆發，政府當局歸咎於他一人。」馬敘倫道：「我以為應該邀集各學校當局舉行聯席會議，大家從長計議。」錢玄同道：「本校暫時應該停課，多分一點兒力量到外面去奔走接洽。」

衆教授商議已定，分途進行。第二天，各校代表去見徐總統和錢總理，要求政府宣佈對教育界的真實態度和善後的辦法。總統總理都答覆得很漂亮。講到挽留蔡氏的話，錢總理道：「政府不是有挽留的指令嗎？」衆代表質問道：「外間傳說，馬其昶先生將繼任北大校長，我們恐怕政府的挽留蔡先生，並非誠意。」錢總理現

出不暢快的神氣道：「笑話吧！政府作事，豈有不是誠意的道理！」

誰知各代表回校後，政府果然發表了馬其昶的北大校長職。教育總長傅增湘，平日對於新文化運動和救國運動，頗表同情，看見政府公然倒行逆施，嘆道：「我也幹不下去了！」馬上遞了辭職書，帶了幾卷詩集到北京郊外西山去賞玩自然之美去了。政府也不挽留他，便派了田應璜接教育總長的任，未到任以前，着次長袁希濤代理部務。

北京各校師生，看見政府這種舉動，知道新派人物將完全被逐，舊派人物將大批登台，文化前途不堪設想。大家無心上課，只是紛紛會議，討論挽救教育界危機的辦法。

這時候，政府當局對於學生方面同時進攻，總檢察廳已經令行京師地方檢察廳和警察所，責成汪大燮等幾個保人將滋事的學生楊克凝等交出，歸案訊辦。各校學生得了這個消息，個個憤氣填胸，內中激烈一些的就說：「如果政府真的要逮捕克凝等人，我們全體學生都去。」那時魯其倫霍梅曙在學聯會幹事部任職，極力主張

把這個辦法做成議案，後來各校代表會議，便照這樣通過了。

學聯會評議部開會的時候，評議員錢君逸提議，爲擴大救國宣傳起見，增加講演團的數目，除開照舊在北京城內外分途講演外，還組織了兩大隊前往南方各省講演。全體通過。匡務遜唐伯清提議，中等以上各學校，一致罷課，援助北大學生，各校代表議論不一致，主席宣布作爲懸案，留到以後會議來解決。有幾個代表很討厭那些穩健分子，不認清非常時期，還想安心讀書，於是回校以後，各自進行單獨一校的罷課。因此，各校有的上課，有的不上課，行動上參差不齊。

到了五月十八日，政府高壓力增加的結果，北京全城中等以上等校教職員都準備總辭職，他們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議決從五月十九日起，便不上課。霍梅曙等聽說，連忙召集學聯會評議幹事兩部聯席會議，討論罷課問題，這次因爲事實上沒有上課，那些穩健派也沒有話說，於是總罷課案就正式通過了。當夜就發出通電宣言，並且用呈文向政府提出六項要求：（一）是對巴黎和約堅持不簽字的政策；（二）是嚴辦賣國賊；（三）是挽留傅部長蔡校長，打消田應璜做教育部長的命令；（四）

是撤消對學生會的警備；（五）是向日本政府抗議五七國恥日逮捕留學生的事情，要求其釋放；（六）是恢復南北和議，結束國內戰爭，實行團結禦侮。第二天，學生會把全體同學動員到街上去講演，京城內外，到處聽見愛國青年的吶喊。

政府得報大驚，即刻令軍警出動，在各校附近嚴密梭巡檢查，取締露天講演及散布傳單小冊子等事。匡務遜陳民競等組織了一個講演團，團員個個勇武有力，那天在西城一帶講演，遇着一隊警士和四五個兵士迎面而來，喝令解散，團員們全不理睬軍警拿出木棍槍柄來打人，團員們向旁邊一讓，幾個有力的上前猛撲，奪了一枝槍，幾根木棍，就和軍警們對打起來，霎時間把那些傢伙打得抱頭鼠竄，一面吹着警笛。匡陳等也趁空兒偷偷地轉回校中。等到大批軍警到來，不見他們，不覺老羞成怒；回報上官時，主張勒令學聯會解散，不達目的誓不甘休。

學生方面也知道政府軍警是越來越凶的，自己的組織不能不更加嚴密。學聯會每天的會議地點，都是變更的；各校學生都分成小組，一切行動由組長指揮；又設立糾察隊，聯絡隊。糾察隊糾彈不守紀律的分子，聯絡隊担任各校間或各組間的通

訊，如此，一處發生事情，旁的地方立時知道，得以避免損失。學聯會開會，每次留出一二人以免全數被捕，妨害工作進行。可是北京警察所的偵探是很利害的，他們常常偷偷地跟在學聯會幾個重要職員後面去『釘梢』，終於把開會的地方調查出來了。有一天，正在開會，警察蜂湧而入，霍梅曙等七八人都慌慌忙忙，不知道要弄出什麼事來。那些警察們却並不逮捕他們，只叫他們解散回去，下次不許開會。霍梅曙找了楊克凝起草了一封請願書，大意說，學生等爲挽救國家的危亡，保障文化的開展，不得不羣策羣力，與惡勢力奮鬥。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載在根本大法，何以學生之集會屢遭干涉，學生之出版物屢被沒收？伏望當局本大公無我之心，遵民主自由之誼，開放言論，保障人權云云。請願書上呈當局以後，安福俱樂部總理王揖唐見了笑道：「這班毛頭小子，真不懂世故，自己在惡勢力包圍之下，不向惡勢力投降，反而與惡勢力奮鬥，連我們的外交人材曹章陸三位，都打將起來。哼！我們稍微壓迫他們一下，看怎麼樣？」隨即到總統府，國務院，教育部向徐總統錢總理袁希濤次長如此這般地指示了一些兒方針。

且說學生講演隊當初本被警察干涉，後來因警察表同情，講演隊的秩序又好，警察不便干涉，因此，有兩天街道上形勢很和緩。不料一天下午，有日本兵一隊，乘着汽車在街上游行示威，車上插着許多旗幟，上面寫着「青島勝利」擁護巴黎和約」等話，中國人見了，沒一個不怒氣填胸，那日兵們還氣勢洶洶，橫衝直撞，故意想向中國青年們挑釁的樣子。警察生怕講演隊和日本兵起衝突，叫來大批隊伍把講演隊趕開。政府當局聽見日本兵示威游行，擔心一般不懂事的青年，不知退避，融犯『友邦』尊嚴，急急忙忙發布禁令，不許學生講演。着軍警嚴厲執行。學生等沒有辦法，只好停止講演。後來救國十人團與學聯會聯席會議，決定改變活動方式，擴大國貨運動，用販賣國貨的名義，組織許多團體，從大都市到小市鎮，並深入鄉村，宣傳侵略國的罪惡，賣國賊的無恥，同時教大家實行抵制日貨，那種効力也和講演團一樣，甚至還有力得多。

話分兩頭，再說五四示威的前後，日本東京地方的中國留學生也鬧得很起勁。他們自從打章定祥不曾打着，十分憤慨，後來聽說北京學生示威被捕，便在五九國

恥日開一個外交後援大會。事前，中國學生向日本各處借用會場，誰知日本軍警當道，早已知道，通知各方面一律拒絕，學生等沒有辦法，只好向中國公使館借地方。那時候中國公使由莊景珂代理，他很滑頭，表面上含含糊糊地答應了學生們借會場，暗地裏却通知日本官廳，派軍警在公使館門前把守着，不許學生們進去。等那些留學生代表再來的時候，軍警就舉起了刺刀的槍，向前作衝鋒的姿勢，口稱不許進去，留學生們無可奈何，只得徘徊門外，尋思計策。誰知道這時候公使館裏面忽然熱鬧起來，送出一派悠揚的絲竹之聲，那學生代表猛然想起是莊代公使請客，邀了名伶梅蘭芳唱貴妃醉酒給友邦的客人開開心。不由得心頭火起，痛恨這班全無心肝的官僚，在國難的時候，又恰好是國恥日，居然有心作樂！跑回去告訴同學，馬上召集幾個大學的留學代表，向他們痛哭流涕地報告一番，便議定在五月九日示威游行的辦法。當夜還寫了幾份請願書，預備第二天向各國駐日公使遞送，請求他們對於中日，外交，主持公道的。

到第二天，中國留學生聚集了兩千多人，分成兩隊，一隊從葵橋出發，一隊從

三宅坂出發，各各拿着白旂，上寫紀念國恥的種種標語，口裏叫着口號，游行前進，大有排山倒海的氣勢。三宅坂來的那隊學生，走到中途，遇了一隊日本警察，攔住去路。學生們和他辯論，警察不依。學生們舉起旗子，大叫「打倒常國主義！」警察隊伍兩邊擺開，包圍過來，就奪取學生手裏的白旗。學生們死力抵抗，正在紛擾，又來了一大隊騎馬的巡警，橫衝直撞，拔出刀來左右亂斫，學生們多有被斫得鮮血淋漓，倒在地下呻吟或慘叫着的。有一百多學生拚命地衝出重圍，一直到英國公使館，送上公理書，那英國公使敷衍了幾句好聽的話。學生又向法國俄國等公使館去，各公使都佩服中國學生們的愛國熱忱。學生們從俄國公使館出來，就向日比谷公園方面走，想在那兒等候第一隊學生會合。誰知走到半路，又碰着大隊的日本警察，追趕而來，把學生們手中的白旗子奪取得干干淨淨。那領隊的龔某，手裏拿着一個中國的國旗，日本警察也要搶去。龔抵死不肯放手：「這是中華民國的國旗，你們日本人不能侵犯牠！」那警察大吼一聲「瞎說！」把國旗搶去，撕成兩半，背後又有幾個警察上前，扭住這個學生，拳打腳踢。這時後面的學生看見，憤

怒已極，就發一聲喊，拚死上前，去搶回那個姓龔的。日本警察越來越多，竟把許多學生，打的打傷，抓的抓去，衆學生沒法，只好逃到青年會內面暫時躲避，一面派人去探聽第一隊學生的下落。

那第一隊學生，由隊長杜中率領，離開葵橋，先到美國公使館，會了美國公使，又轉到瑞士公使館，那些公使接待都很客氣。衆學生出來，便說，「外國公使尚且聽我們說兩句話，我國自己的公使：反而不肯見我們的面，有這樣的道理嗎？大家主張，一定要到中國公使館去一趟。這隊學生，走到中國公使館門前，也碰着許多馬隊步隊的軍警，一頓刀斫鎗刺，奪去旗幟。杜中手裏的國旗，也被一個馬兵搶去，被打的遍體鱗傷。衆學生被打傷倒臥街邊的不計其數。

這回慘案發生，莊代公使只裝作不知道，毫不理會。信息傳到北京上海，兩處學生們，大抱不平。北京學生總罷課的條件，因此提到了請求抗議日本壓迫留學生的舉動。無奈政府冥頑不靈，安福系政客又從中作祟，對於民衆的呼號不但不理，反而在五月三十日發布一道命令出來，限定各校學生於三日以內上課。第二天，徐

世昌又宣布戒嚴，禁止集會結社，堂而皇之的總統布告張貼在各學校門口，還加上如狼似虎的軍士警察，背着鎗去盡封鎖的職任。這真是火上加油，更把萬千青年的憤怒的火焰燃燒起來了。要知後事怎樣，請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尊嚴學府忽變牢監

熱鬧洋場頓成死市

話說北京學界在第一次罷課的時候，學生中間也有少數動搖的分子贊成依照命令限期上課，像清華的周景藩，北大的謝子儀，就是這樣的人。周景藩的爲人是莫名其妙，人家說這樣好，他就這樣做，說那樣好，就那樣做，到了緊張的時候，他就縮起頭來。那謝子儀比周景藩又不同，他常常打聽學聯會的消息去向當局告密討好。衆人知道他爲人如此也就不敢和他親近。他們這些少數派在政府高壓的時候，就意氣洋洋，看人家不起，有一天謝子儀到救國十人團總部去找楊瓊軒，因爲楊到那兒去了，就在錯君逸的屋子裏談話，恰好陳文惠匡務遜也在座，還有一個北大旁聽生，名叫董折矛，爲人最是機警，有智謀，當時聽得謝子儀一派胡言，罵這個是無政府派，那個是過激黨，彷彿誰若是反對賣國外交，反對專橫政治的，就應該軍法從事的一樣，大家非常氣憤，和他爭論起來，他感覺沒有趣味，告辭而去，

瓊軒也僅僅送到門外，仍然進內和衆人談笑。董折矛看看瓊軒對那人有些兒冷淡，知道是爲了大衆不贊成那人的緣故。他乘機把瓊軒恭維一頓，說她的魔力最大，只有她能夠鼓勵男性的向上心，能夠糾正男性的錯誤，希望她積極地對謝子儀施展一點本領。折矛說了，又邀瓊軒去訪一個叫做史承統的朋友，瓊軒素來喜歡交際，如何不肯，因此就和折矛走了。兩人一路說呀說的，不覺來到史承統的地方。

那史承統生性活潑，對女性又善於用情，今天看見董折矛和楊瓊軒同來，自然高興極了，瓊軒打量承統，中等身材，神采奕奕，也覺得非常可愛，因此一見之下，就談得很對勁。承統道：「在社交上挺著聲望的密斯楊，不能不把前進的意識來領導我們，這的確是你的責任。」瓊軒經董史兩個一說，自己也認爲很對，他想：『我爲什麼不在交際中起一點積極作用呢？』

瓊軒回去寫一封信，半開玩笑地把謝子儀責備了一番，教他悔改。果然這劑藥的效力比什麼都好。子儀當走出救國十人團總部的時候，覺得瓊軒對他冷淡，就很難過，想起他平日對瓊軒的態度，實在是奉承體貼，無微不至，爲什麼她今天竟不

理睬呢？難道看見衆人厭惡我，就跟着衆人走嗎？正在疑惑不定，忽然接了瓊軒的信，讀了又讀，覺得『瓊軒倒底愛我，她爲我的前途計，有這樣親密的指示，我怎能夠不服從她呢？』因此立刻跑到瓊軒那兒告罪，瓊軒說：「你又不曾得罪我！」子儀道：「我是得罪了真理，難爲你指引，特地來謝你，並聽訓的。」瓊軒撫摩子儀的臉，笑道：『小孩子是要多聽一點兒大人的話，才會懂事喲！』

瓊軒得到了這回勝利，非常高興，又對謝子儀道：「你既悔過，以後要多做一點工作，把那些落後分子，動搖分子喚醒過來。」子儀唯唯應諾。子儀去後，瓊軒又到董折矛史承統那兒去吹牛皮，董史兩人替她加上一點煊染，只弄得學生界的活動分子個個以一見楊女士一面爲快，幾個素來相識的男學生像丁仲解張閣壽匡務遜楊凝克霍梅曙陳文惠等等，更比從前加倍推重，從此瓊軒對於救國運動積極參加，不像以前那樣的懶散了。

那北京學聯會的負責人員看了楊瓊軒的工作經過，彷彿從前美人計的故事一樣，因此極力提倡女學生的領導，遇有頑強不化的反動分子，就派一個意識前進的

女性去勸導他，用溫柔的情感去克服他。果然女性魔力解決了不少的困難問題，把學界精神完全統一起來，到第二次大罷課的時候，就沒有『扯反綫』的了。

到了五月三十一日，楊克凝匡務遜陳民競張閣壽等，看見政府壓迫來勢很兇，一齊到學聯會商議，實行反對的辦法，不論政府的禁令如何，仍然要擴大講演隊的工作，如果壓迫的話，他們再接再厲，不怕犧牲。當時各人分途到各校鼓動，決定從六月二號起恢復露天講演，各校分區擔任，並且準備被捕，如果二日出外講演的完全捕去，三日就加倍派出，三日的又完全被捕，四日就全體出動，這麼樣表示大眾的決心。

果然，六月二號上半九時的光景，就有二千餘學生分佈街頭講演，還有一些販賣國貨的。說也奇怪，那天各學校門前，都有軍警把守，不許學生結隊出外，怎麼會有這許多學生上街呢？原來他們知道政府禁止演講，就各人把講演隊的小旗藏在袖口裏面，一個一個地偷偷地走出去，走到預先指定的地方，再會合起來，從袖中取出旗幟，號召聽衆，講將起來。不過十分鐘之久，又遷移地點。軍警們雖然上前

干涉，無奈講演隊數太多，又來往不定，未免疲於奔命。

政府當局氣得沒法，就在這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由警察總監下令捕人，一連捕了四十七個。因為看守所太狹小，就把他們被捕的人，關在北京大學的法學院。這些被捕的學生，知道被捕是意中事，倒也泰然自若，毫不驚慌。

這天晚上，外面謠傳被捕的學生都已經槍斃，楊匡霍董等人分在各校召集大會，作激昂的演說，大家都明白非犧牲得不到光明，並且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因此決定三日上午出發的人，毫不氣餒，到期就出發了。那北京城雖然不小，差不多沒有一條胡同不是有學生和軍警相扭打，結果是一批一批地捕去了。

警察把學生押到警察局，這些學生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又對那些看守的警察演說起來，說得十分沉痛的時候，真的掉下眼淚，那警察們聽了也感動了，有些還大罵「他媽的賣國賊該殺！」

不過學生們儘管演講，軍警們儘管捕，弄得全城警察分局分所，擁擠不堪，沒有法子管押，京師衛戍司令就加派馬步大隊會同警隊，把各區學生移解北大理科和

法科的校舍，關押起來。真不料尊嚴最高的學府，這一天竟變成了臨時的監獄！

有些沒有參加講演的學生，零零星星地跑出來打聽消息，遇着被捕的同學們，被軍警解送經過，一面還高叫「抵制日貨」「懲辦國賊」的口號，他們也不覺應和着叫「你們先去呀！我們就來呀！中華民國萬歲！」那呼聲的浩大，壓倒了軍警大隊的兇氣。有幾個美國籍的大學教員在街上經過，看見這種情形，就立定不動，舉起一隻手來，表示敬禮。學生們看見外國人表同情，更覺得勇敢高興起來，也脫下帽子來還禮。有些街上行人，看到這種嚴肅的氣氛，也落下幾點熱淚來。

被捕的押解完畢，仍然在不斷地對軍警們說，約莫有十來個鐘頭沒有吃東西，都不覺得餓。看守人也只要他們不跑出法科理科的校舍以外，並不加以干涉，這些軍士們實在是對他們表示同情了。

這時候。丁仲解也被捕了，他提議組織被捕學生聯合會。哈！多麼有趣！只有最小限度的自由，還是要組織起來的，這是改革國家社會者應有的精神！就在三日的晚上，八百多被捕學生的聯合會組織成立了，大致依照外面的學聯會組織法，也

分評議部幹事部，幹事部下面也有交際股，庶務股，會計股，科學股，衛生股等。
丁仲解當選評議部長，匡務遜當選了幹事部長。

那些沒有被捕的學生們，這時候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按照以前的決定，到四日上午，全體出外講演。他們明知政府戒備森嚴，但是受着良心的責備，冒死也要衝出，應援被捕的同學，才對得住人家。又因為全體出發，沒有人替他們送被褥乾糧，到期，都由自己攜帶一切應用東西，拼命向外面衝出。那些軍警們不料學生們這樣慷慨激昂，實在感動了，因此改變了態度，只是對他們苦勸，哀求他們不要再出去演講，免得當兵的受上司的責備。學生們那裏肯聽，只說上司怎樣責備你的我們都來承受。他們趁這和緩的當兒，還不是在熱鬧的街道上大宣傳起來？甚至於平日不敢說的話，這一天都大膽地說出來了。他們一面宣傳，一面向法科理科附近而來。說也奇怪，這天出發講演的學生，竟完全沒有被捕，到黃昏時候，都安然回到學校裏來了。

且說北京女高師和附中學生，在二號三號那幾天累次想到外面活動，都被學校

當局阻止了。到了二三兩日大批學生被捕的消息傳來以後，她們又討論援助的辦法，不料她們開會的時候，被校役知道了，報告校長，校長就命校工把校門關閉，上了鎖，一面召集學生訓話，責備學生們不懂事體，跟着那些男學生鬧，要吃虧的。女生們受了這番刺激，越發氣憤，有的說，「我們吃虧，不關你的事！」有的說，「難道女子就不知道愛國嗎？」候校長去了以後，她們又商量援助男學生的辦法，楊承淑提議道：「現在前門上了鎖，我們不如打開後門，出去講演，那後門外的軍警戒備，大概不嚴密的。」衆人說「好！」她們就一齊出發，沿路講演。她們又捐了一些銅元，準備送到北大法科去。下午一時，到了法科門口，她們派了廖碧英等七人做慰問代表，各人用手巾提着銅元。大約有幾千枚，送給被捕的學生團，那些被捕的看見她們去了，格外歡喜，就推了仲解匡務遜代表接見，他們相見之下，說了些互相安慰勉勵的話，仲解又問：「銅元這麼重，多麼難提！你們怎麼不帶銀元鈔票呢？」碧英道：「我們這點兒銅元，是臨時募集起來的，所以來不及換成銀元。」仲解務遜都欽佩道：「原來是那樣零碎募集起來的，真辛苦了你們！」碧

英道：「在這個非常時期，我們也應當盡一份子的力，不然，還配談什麼男女平等呢！」當下彼此勉勵幾句，她們女代表回去，就有北京十五個女校打電話來詢問情形，也有主張聯合一致，呈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的，後來她們果然上了一個十五女校學生聯合的呈文，也可見當時婦女們的熱心國事，可說是自己解放的表現。

那些被捕的學生們，不但是有女同學們送東西給他們，還有旁的團體的代表和各人的親戚朋友，去看他們，送東西送錢的也不少。梁啓超的弟弟啓勳送去大洋一千元，並且說明是代替廣東何某送來的，當時被捕學生會交際股出來接見，接受了，後來評議部聽說，認為這些人的錢，不應當收受，因為學生站在民衆的地位，只可以受民衆的援助，如果軍政界要人接濟，學生也接受了時，恐怕旁人說學生們受了某些軍閥政客的利用，反爲不好。評議部決定之後，就把那一千塊洋錢退還梁啓勳了。後來吳光新也托一個姓李的來慰問學生，表示願意津貼學生聯合會，並且說段祺瑞徐樹錚兩位也對於學生極表同情。學生們也拒絕了。實在，軍政要人們來慰問學生，是含有緩和鬥爭的意義的，可是學生不上他們的當，他們也沒有辦法

了。

到了五號早晨，各校門前的軍警忽然沒有了，連北大法科看守被捕學生的軍警也自動撤去了。學生們起初恐怕政府當局又有什麼陷害學生的陰謀詭計，後來有人告訴他們這是因為上海罷市的緣故，在校的學生自然越發在民衆中間活動起來，那被捕的却堅決地留在法科校舍，不肯出來，他們說，「除非政府當局自己認錯，我們是不回去的。」

暫且把北京的事情按下不表，且說上海學生自從北京東京兩處發生壓迫學生的事實以後，非常憤激，正在想法子援助他們，忽然接到了北京罷課的消息，大家越發興奮起來。那時上海學生聯合會早已成立，就借了寰球中國學生會的會場，舉行一個緊急會議，會議的結果，決定從五月二十二日起，宣布上海總罷課，響應北京學生，一面派代表到各省去聯絡。過幾天，北京天津南京的學生會代表都到了上海，就在五月二十九日會同上海代表開了一次聯席會議，第二天五月卅日，又在西門公共體育場舉行了一次羣衆大會，南北學生代表全數到會，那是南北學生第一次

的大集會。當時到會的還有留日學生代表。到六月一號，上海學生聯合會感覺到全國學生有組織永久聯合機關的必要，就邀請北京天津南京及留日的學生代表，共同討論，結果一致贊成組織，並定名為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借寰球中國學生會做籌備處，通電各省市的學聯會，叫他們在兩星期以內，派代表到上海來，又電請歐美留學生表示意見。至於籌備事項，就委托上海學聯會辦理。後來各處代表到齊，就在六月十六日借大東旅社舉行了全國學聯的成立大會，出席代表的名單是：

北京代表：唐炳源，段錫朋，許德珩，陸梅僧，陸宗鐸，楊健，黃炳蔚，羅國烜，黃日葵，張伯謙，羅發組。

南京代表：曹公瑾，郎良，吳邦傑。

天津代表：張陽先。

上海代表：陳綸曾，何葆仁。

留日代表：凌炳，王之楨，劉振華。

杭州代表：連瑞琦，黃維時。

南通代表：潘潤夫，羅元愷。
武漢代表：蔣元龍，潘澄卿。
山東代表：崔書馨，卓景泰。
吉林代表：吳仁華。
安徽代表：湯志先，常禹元。
嘉興代表：葛敬庚，吳乃燮。
甯波代表：張其昀，丁福成。
崇明代表：施英，王歐。
松江代表：陳熹，王同福。
保定代表：吳震寰。
蘇州代表：周承樹，尤敦信，
九江代表：鄧毅生。
揚州代表：孔慶洙。

河南代表：李仁榮，李九期。

浙江代表：魏篋。

還有其他各地的學生代表，已經出發在途，因開會時日迫促，來不及趕到的也有數十人之多。開會的時候，到了許多來賓，如黃炎培李登輝蔣夢麟周錫三許蕙貞等，都是一時名流。各代表推定北京代表段錫朋首先報告，再由大家演說，討論進行方針，不必細說。從此學生運動有了一個總中心，救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就廣大地開展了。這是後話。

如今且說六月一號那天各代表會議，除開決定籌備全國學聯會以外，還決定了三條政治綱領：第一條是，請政府明白宣布青島由日本處置一條，決不簽字；第二條是，請取消二十一條條件及中日軍事協定；第三條是，請懲辦國賊以謝天下。決定以後，就動員各校學生到民衆中間去宣傳。當北京學生在六月二日開始被捕的消息傳到上海，上海各學生更把工作緊張起來了。特別是六月三號那一天，各校學生差不多全體都到了街上，他們不但在熱鬧場所講演，並且分成兩三個一小組的，到各

商店各住戶裏面去，挨家挨戶宣傳起來。他們說得痛哭流涕，說服了那些頑固的紳商，感動了無數的小市民，那些人都答應了一定罷市援助，非達到釋放被捕學生，懲辦賣國賊，拒簽和約的目的不止。

那抵制日貨的小標語，從英租界南京路起，很迅速地增加起來，第二天就布滿了華租兩界各街道。北京方面就發生一種謠言，說上海在四號罷了市了。因此五號早晨，北京政府對學生們的壓迫就緩和了一些。其實四號那天，上海正在醞釀罷市的當中。學生們的宣傳鼓動，商界要人的集會討論，忙碌得十分利害，不但這一天沒有罷市的成議。到了五號早晨七點鐘光景，各校學生又散布全市，在商店中痛哭流涕的講話，那縣城內的商店就開始關店罷市了。到八點半，法華民國路一帶商店也關上店門。接下來就是法租界各大馬路商店，不過一個鐘頭，都已經完全罷市。十時光景，罷市的潮流傳到了英租界，五馬路一帶商店都關上店門，慢慢地傳到了最熱鬧的南京路，不到正午十二時，全市完全罷了市。偌大一個商場，竟成了一個靜止的死市；另一方面，那公衆的憤怒却正在爆發，動盪，向全中國散布。只見滿街

上掛着一個式樣的白旗，在五月的和風中，展開了許多的標語，什麼「不除國賊，誓不開門」呀，「不取消二十一條，誓不開門」呀，「不還我青島誓不開門」呀，「還我自治，還我學生」呀，「驅逐賣國政府」呀……各種各色，也有用紙條寫着貼在牌門上的，還有些牌門上，貼着長篇大論的傳單，「許多人圍住觀看，也有圍繞着演講的學生聽講的。街道上民衆愈聚愈多，弄得水洩不通，電車汽車都不便通行。那租界的巡捕房和華界的警察局，不得不着起忙來，立刻派出通班巡捕，和包探，四處趕開聚集的羣衆，向商人勸說開市。那商人都委婉地答稱：商人自願犧牲一切，營業是自由的，我們並不妨礙治安，你們不必過問。巡捕聽了，不便再說。官廳連出布告勸告商民開市，大家也沒人肯聽，只說：「不除國賊，決不開市」。

那時候，上海各工廠工人，聽說商家罷市，就去打聽消息，知道是爲了反對日本占領青島及賣國賊當權，及要求釋放愛國學生，他們就去找了許多學生來講演，他們的奮鬥本領本來是很高強的，如今明白國家危亡，到這地步，如何不立刻起來幹一幹呢？那機器工人文化程度最高，他們就爲首發動，號召全市罷工，他們說，

如果政府不容納民衆的條件，最後，就要把自來水和電氣供給通通停下來，因為這種市政罷工是非常利害的。果然，機器工人發動以後，印刷工人紗廠工人都罷工了，火車電車工人也罷工了。總罷工實現以後，學商工三界行動一致，那種力量非常之大，北京政府這時候聽到南京到上海的火車不通，有點兒驚惶失措了。

說也奇怪，那時候上海市民不但是工商學各界，就是那些平日專門擾亂治安的搶竊偷扒之輩，也表示他們的愛國熱忱，他們特地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決定在罷工罷市期內，停止他們的經常工作，維持公共的秩序。因此，在那個期間，巡捕警察雖然失掉了威權，街市上的治安比平時還好得多。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賣國大員遭罷免

議和專使受包圍

上回說北京學生在六月三號不顧徐世昌禁令，露天講演，大批被捕，上海學生也在六月三日開始罷市援助的運動，人們紀念這六月三日，就叫出一個『六三運動』的名目。上海罷市以後，各地響應的很多，因為上海是全國的商業重心，又是長江流域的咽喉，上海把市一罷，長江流域各口岸的商人，不論是愛國不愛國，如果罷市，上海不供給進貨和金融上的來往，也沒有生意可做，只有大家罷市，把鬥爭擴大，使政府早些覺悟，倒可以縮短罷市的過程。這是那時候商人們的心理。大概兩三天之內，罷下市來的，有蕪湖杭州鎮江安慶漢口……等十七八個城市聲勢真是兇得很，上海停市六天之久，北京政府還是做到撤回看守學生的軍警及派人慰問學生的兩點，所有和約問題，懲辦賣國賊問題，完全不理。上海工人憤激，揚言要實行水電罷工了。那些外國人的洋行銀行，受了罷市的連累，幾天沒有生意可

做，紛紛打電給各國公使要求援助，公使們都跑到外交部去警告。那北京政府最怕洋人，各國公使出來說話，自然不敢大意，加之上海地方官打電去北京告急，說上海市上日本人累次被打，秩序難以維持下去，幾面逼迫起來，政府有不得不屈服的形勢。

再說，北京學生不肯出法科校舍的時候，學生嚴重地質問政府任意蹂躪人權的理由，政府不好意思，僅僅由教育部派了幾個代表去慰問，勸學生們回校，學生們那裏肯出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重重地把那幾個代表教訓了一番，政府無奈，只得再派幾個代表去向學生道歉，自己認了錯，並且燃放鞭爆去歡迎他們出來。那天正是六月七號，北大法科的門前真是熱鬧，各學校學生聚集了幾千人，浴着暖熱的太陽，齊聲唱着歡迎愛國犯出獄之歌：

歡迎，歡迎，歡迎戰士今日齊歸來。

受了辛苦，還要奮鬥，精神終不改。

G 調	<u>5 5</u> <u>5 5</u> <u>5 5</u> <u>5 1</u> 歡迎, 歡迎, 歡迎 戰士,	<u>2. 2</u> <u>1. 3</u> 2 — 今日 齊歸 來。
	<u>5 5</u> <u>1 1</u> <u>2 2</u> <u>2 2</u> 受了 辛苦, 還要 奮鬥,	<u>3. 3</u> <u>1. 3</u> 2 — 精神 終不 改。
	<u>3 3</u> <u>5 3</u> <u>2. 1</u> <u>6. 5</u> 揮動 旗幟, 整齊 步伐,	<u>6. 6</u> <u>6. 6</u> 6 — 我們 在期 待,
	<u>5 5</u> <u>1 1</u> <u>2. 1</u> <u>6. 5</u> 萬千 青年, 一齊 歡呼,	<u>3. 5</u> <u>6. 1</u> 2 — 拍手, 齊奏 凱。
	<u>1 1</u> <u>2 1</u> <u>6. 5</u> <u>3. 5</u> 幸喜 今日, 你們 歸來,	<u>6. 5</u> 6 1 5 — 力量 加百 倍。
	3 <u>5. 3</u> <u>5 5</u> <u>3 3</u> 聽! 巴黎 和會 消息,	<u>2. 1</u> <u>6. 1</u> 2 — 外交 大失 敗,
	3 <u>5. 3</u> <u>5 5</u> <u>3 3</u> 看! 國賊 依然 當道,	<u>2. 1</u> <u>6. 5</u> 6 — 前途 多阻 礙。
	<u>5 5</u> <u>1 1</u> <u>2 1</u> <u>6 5</u> 我 們是 民衆 先鋒	<u>3. 5</u> <u>6. 1</u> 2 — 責任 推不 開,
	<u>1 1</u> <u>2 1</u> <u>6 5</u> <u>3 5</u> 挽救 危亡, 改進 文化,	<u>6. 5</u> <u>6. 1</u> 5 — 創造 新時 代。

各被捕的學生走過羣衆前面，都大喊口號。政府代表面上現出慘淡的難爲情的樣子來。兩方面學生舉起手來表示敬禮。到一處寬敞的地方，彼此的代表走向前，各作簡單的演說。然後各各回校。

休息一天，第二天是八號，晚上學生聯會會議，霍楊匡吳魯唐陳……等學生領袖到了十幾位，大家主張去會徐世昌，和他直接談判，決定定於九號上午十時到總統府去。散會後，梅曙就用電話通知教育部，要他們告訴徐世昌，明天上午不要出去。

教育部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徐世昌，和錢能訓。錢能訓就打電話給曹章陸三人，正忙碌間，外面又報緊急消息，說本京南苑的駐軍準備了武裝請願，快要進城了，錢能訓手裏聽筒一滑跌在桌子上，達的一聲，使他回復了理智，又拿起來：「唯！唯！曹公，南苑兵變了，怎麼辦？……你說隨我斟酌，准你們辭職，就是這樣嗎？……沒法子，對不起！」說了一陣，就發出緊急通知，於當晚十二點鐘召集國務會議。不一刻，衆人到了，錢氏對衆閣員道：「現在上海方面鬧得利害，秩序幾幾乎

難以維持，南方各省多已響應罷市，外交團又提出警告，連軍隊都有動搖的徵象，剛才聽說南苑的駐軍將實行武裝請願，快要進城了，學生方面，又來了電話，說要在明天上午見徐總統談判條件；這個形勢很嚴重，我們馬上要決定辦法，不要讓學生明天到總統府去，弄的不成樣子！」曹汝霖章宗祥都道：「時勢既然如此，本人決不戀棧，就決定免了我們的職吧！」結果，大家覺得民衆反對的還有陸宗輿，決定就准曹陸章三人辭職，馬上把這消息傳布出去，學聯方面由教育部負責用電話通知，請他們轉告同學，明天不要上總統府請願，以免弄出什麼岔子出來。

學聯會的代表在電話裏宣布態度道：「我們要看了罷免曹章陸的實在證據，方才可以商量」。袁次長就答應道：「明天上午九時，一定將載有此項命令的政府公報送給你們看，好不好？」學聯會方面說，「那嗎，明天再看吧。」第二天就是九號，上午九點鐘敲過，學聯還沒有接到政府公報，幾個負責人都罵道：『又是騙我們的！』就準備動員到總統府去，忽然外面送來刊物一份，正是政府公報，衆人將頭攢攏，打開看時，果然大總統命令內，有外交總長章宗祥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

總裁陸宗輿准予免職的話，大家才放了心，把政府公報一扔，喜歡得跳起來。

却說罷市罷工罷課的風潮，擴大到各省的時候，因為軍警壓迫，學生多有受傷的，武昌高師學生陳開泰因傷重致死，福建學生傷亡的更多。當風潮動盪到福建的第一天，福州各學校的學生就開始活動起來，但是福建省督軍李厚基是個兇惡的軍閥，不明白什麼輿論的權威，只顧調動軍隊到各校去搜查拘捕，捉去每一個學生，必定重重地責打軍棍，打得皮開肉綻，呼號震哭，然後將九斤重的腳鐐釘上，關進黑房子裏去，不給東西吃，其中有餓死的，有因傷重致死的。但學生們並不怕死，福州廈門等處學生的總罷課終於爆發了，反日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日帝國主義看了很不愜意，立刻自己派出日本兵兩隊，會同李厚基的軍隊，去拘捕學生。那李將軍看見他的大老闆發了怒，很賣力地鎮壓反日運動，在兩三天內，竟拘捕了六千餘人，並且選出了幾十個幹部分子，將他們打死或者槍斃，罪名是宣傳叛民國的無政府主義。後來聽說福建學聯向全國學聯告了狀，北京政府已經為全國工商各界所屈服，罷免曹陸章，才不敢繼續行兇。就在這時候，又接到北京的一個訓令，禁止一

切壓迫的舉動，厚基無奈，只得把被捕諸人都釋放了。這一個無知的軍閥，從此也略略知道槍桿子是終於不能被民意戰勝的。

曹章陸三人免職以後，上海等處的商店隨即開市，工人也復了業，不過救國運動仍然向前開展，因為這時候巴黎和會的簽字問題，究竟怎樣，還不知道；對日直接談判的政策，是不是取消，也沒有宣布：人民對於軍閥官僚的北京政府，當然不能放心。到了六月二十五日，發生一種謠言，說巴黎和約快要簽字了，中國專使準備簽字。全國各界聽了猶如天崩地塌一般，那電報與信函，雪片似的向政府飛去。從二十七日起，那總統府出入大道的新華門前面，塞滿了民衆請願的代表。首先是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他們的目的是強迫徐世昌打電給巴黎專使，教他們拒絕簽字。陸續到的有山東七團體的代表，有北京各界代表，共計五六百人之多，在新華門外叫的叫，哭的哭，罵的罵，徐世昌不敢見面，代表們從早到晚，等着又等着，不肯散去，後來弄了些乾糧吃吃，竟在地下露宿起來。那時將近夏至時節，白天裏很熱，大家在灼熱的日光下晒得唇焦口渴，到晚上清涼，倒覺舒服。只是想起時局

情形，無不十分焦燥。第二天又繼續堅持下去。這一天上海國民大會和山東協會打了電報來了，要政府在四十八小時內明白答覆拒絕簽字，如不答覆，國民決與中央政府脫離關係云云。徐世昌看見民衆這樣激昂，不能不答覆一下，就把請願代表延入總統府，親自對代表們說：「現在議和專使有沒有簽字，我們還不知道，假使沒有簽的話，政府一定打電去，叫他們拒絕簽字，假使已經簽了字，那麼，將來和約交到中國的時候，政府一定給以批駁。」代表們聽得明白，只得暫時退回去，想法子督促他實行，雖然徐世昌的滑頭，是大家都知道的。

不說國內反對和約簽字，却說這時候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和其他華僑，聽見國內民氣激昂，個個眉飛色舞，他們與和會隔得很近，便把監督專使一件事當作自己的責任，他們打聽了簽字日期，先一晚就把夥伴約好，屆期都向議和專使陸徵祥住宅而來，趁他還沒有動身赴會的時候，把他的住宅包圍得似鐵桶一樣，再派定五個代表進去和他談判。

陸徵祥問明了代表們的來意，就很和氣地說道：「我們是抱定不辱使命的宗旨

的，開會以來，竭力爭回山東主權，經過情形想諸君必定知道。無奈力不從心，事與願違，各大國代表終於順了日本的意旨，拒絕我們的希望條件，現在木已成舟，我們也不好怎麼樣了。」代表們道：「陸先生！你對於國家的領土和主權，竭力地在擁護，我們都很佩服。現在我們民衆希望於你的，是堅持到底，決不屈服。」

陸徵祥道：「你們不知道，本國政府是希望我們簽字的，因為在和約上簽了字，以後還有發言的資格，儘可以再想法子收回青島。」代表們道：「貴專使何必拿政府的話來搪塞我們呢？你豈不知道近來的國內輿論，一致宣布北京政府的賣國罪狀，認為國民公敵嗎？說在賣國的條件上面簽了字以後，還比較好些，這是誰也不能相信的。」這時候屋子外面早已擠滿了人，只聽得一陣喧嘩，有人大叫道：「你如果一定要去簽字，我們就會不客氣地對待你，請看看曹汝霖他們的榜樣吧！」陸徵祥聽見了，登時嚇得面如土色，口裏吃吃地說道：「我……我……我不去簽字就是。」代表們道：「這樣很好，我們在這兒等待你向各方表示吧。」陸徵祥道：「好好；我們馬上就打電報回去。」隔壁屋子裏顧維鈞等幾個副專使這時候也定了心，僥倖自

已沒有變章宗祥第二，挨頓惡打。他們幾個專使商量電稿打回去，報告他們拒絕簽字的情形以後，包圍專使的學生僑民們方才解散回去。

北京政府接到電報，不覺大驚，要人們齊集安福俱樂部商談時局，大家唉聲嘆氣，想不出一個辦法，徐樹錚嘆道：「這本來是我們的錯，當初爲什麼不派幾個親日份子去做和議專使呢？」

自從和約拒絕簽字以後，對日外交告了一個小段落，各處民衆示威或請願的行動，都逐漸冷靜下來，大家都把力量用到新文化運動上面去了。

談到文化運動方面，在下早已交代過，自從民國四年下半年，陳仲甫倡辦新青年雜誌起，這運動就開始了。到民國五年間，文字改革運動正在開展，文學革命也同時開始，新青年便成了大家拿筆桿子混戰的地盤。那在文字改革的大旗下的有名大將是吳稚暉錢玄同……一般人，他們爲了譚嗣同曾經提出過的廢除漢字那個老問題，各人跑上新青年舞台上耍了一頓刀鎗，有的主張用柴門霍夫創造的世界語來代替漢字；有的主張用英文代替漢字；有的主張用注音字母來普及教育，代替漢字一

部分的用處；瞎戰一場，並無多大結果。這樁公案，直到五四運動以後，才重新翻出，再參加了趙元任黎錦熙那班專門家大做文章，結果產生了二十六個國語羅馬字母。不在話下。

如今且說文學革命的大旗剛剛打出來的時候，開頭是兩員大將上馬衝鋒，那兩位，一個是白胖胖的學者模樣，說話從容不迫帶點幽默，就是鼎鼎大名的胡適之，一個是前頂光光沒有頭髮，帶着沉著剛毅的神氣，就是新青年主編陳仲甫。他們兩個走上前線，就替「古文」老爺舉哀，登報訃告說，「古文死了！」其中第一篇文章是胡適之的文學改良芻議，大概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白話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正宗，而且必為將來文學的利器。末了就提出了「八不主義」。

——這八不主義，看官請看第五回，在下不再嘍囉了。

這時候「文學革命」的旗子，拿在陳仲甫手裏，仲甫躲在適之的後面，那旗子又背在背上，人家都看不見，只聽得適之的改良論調，還不十分過癮，忽然鑼聲響處，仲甫一躍向前，把「文學革命」的大旗向上一舉，只見旗子上寫着：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文學。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三行大字，觀衆無不喝彩。一霎那間，那舞台旁邊忽然掛上一塊虎頭牌，寫着本社聘請陳仲甫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復胡適之之六位名角輪流導演，大家知道是新青年社擴大了營業，必定有好戲上演，果然，胡適之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出來了，這時候新青年上面的唱詞全用白話，觀衆聽得明白：那胡適之唱的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個大字。接下來就是胡適之沈尹默周作人劉復幾個名角「白話詩」的試演。後來周作人用白話翻譯的外國小說，他的哥哥魯迅的創作阿Q正傳，陸續出版，新文學的大路果然開闢出來，那些新興的創造社，文學研究會等等的團體又各自演着他們的拿手好戲，這都是新青年社壽終正寢後的事。

再說新青年社在鬧着文學革命的時候，還演過一齣「反禮教」，那也是驚天動地的名劇。那戲的本事是這樣的：禮教先生一族盤據了中國人的腦筋，有了二千多

年，在從前封建時代，什麼五倫三綱，都是做家長的束縛子弟的工具，男子們壓迫婦女的枷鎖，以及專制帝王奴役臣子的緊箍咒，那時候是君父夫當權，所以倫常禮教大受歡迎，民國成立以來，封建餘毒仍然濃厚，君臣一綱雖然一時去掉，其餘的禮教先生們簡直絲毫沒有動搖，後來索性倡言「今日的大總統猶如從前的君主」。這種封建思想，和外面進來的新文化，猶如水火冰炭，不能相容。有幾個新文化小姐從歐美回來，大唱平等，自由，解放，獨立的論調，主張主權在民的學說，指總統爲國民公僕，又說父子夫婦，各有獨立的人格，在法律上應當各自有其自由的權利，可以同樣直接爲國家社會盡力，這些道理，恰好合着資本主義市民階層的心理，因爲他們正要將受束縛的子弟和婦女從家庭解放出來，讓他們都到工場中間去勞動，誰不拍手歡迎呢？新青年社重金聘到新文化小姐姊妹倆，一個名字叫做賽因斯，是一位科學專家，三句話不離「合法則性」「拿證據來」等等，一個名字叫做德莫克拉西，是一位民主政治家，口口聲聲是政治平等，經濟平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這兩位姑娘剛剛一到，那一股香氣撲到許多熱血青年的鼻管裏，人人

都不由自主地跳動起來，又覺得腦筋裏面一動，一個噴嚏，神志突然清醒了。平日以爲可親可敬的禮教先生，這時候才看清楚了他的面目，原來是那樣的猙獰可怖，而且在張牙舞爪地要吃人。於是喊一聲「打」，一齊掙斷鐐銬，向那猙獰的禮教衝去。這些青年有的打得頭破血流，有的打得氣喘吁吁，覺得禮教這東西真不容易打倒。登時惱動一位老英雄，揎拳勒袖，要替衆青年幫忙，他說：「你們青年們不懂戰術，要知道禮教是孔家店的孔二先生保了鑣，要是不打進孔家店去，休想動他分毫。」他說了之後，果然演出單打孔家店的一幕來了。那故事的詳情，且待下回再說。

第十三回

林琴南反對白話文

嚴幾道誤用天演論

上回講到一個老頭兒揜拳勒袖，要去打孔家店，那人是四川人氏，姓吳名虞，他自幼博覽百家之書；歷年研究申韓之學，鍊就一身法家的本領，如今想替德賽兩姑娘做一個開路先鋒，便自告奮勇地向孔家店而來，要根本打到這個千年老店。

那孔家店自從周朝開張以來，到於今已有兩千多年，專門製造禮教先生們應用的法寶，比方「三綱」呀「五倫」呀「禮樂」呀，「貞節牌坊」呀，男兒經呀，女兒經呀，八股試帖呀，旌表節孝的祠堂呀，……種種希奇古怪的東西，說也說不盡。其中「三綱」一物，就是三條大鐵索，一條給皇帝束縛臣子的，一條給家長束縛子弟的，一條給丈夫束縛妻子的。「五倫」一項就是五個大圈子，套成一個連環，無論什麼人，都被這幾個圈子套住，他就要向封建頭腦屈服。還有那禮樂兩件東西，一加到人們身上，就專門磕頭作揖，哼着「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的讚美詩，自然帖

帖伏伏，甘心作封建主的奴才。那貞節牌坊，曾經壓死不知多少的青年婦女，節孝祠也是一樣。男兒經女兒經，就好像嗎啡針一樣，一經注射到人的身上，就覺得舒服，任別人去剝削他的血肉，也不痛。八股試帖就是一座迷魂陣，把念書的人趕了進去，左灣右轉，幾十年也闖不出來。這種種的法寶，有的到後來改造摩登式樣，作用也差不了多少。

當初孔家店沒有獨占市場的時候，還有道家店法家店墨家店名家店等等國貨老店和他競爭，自從該店管事人董仲舒向漢武帝取得文化專利權以後，竟在中國文化市場獨霸了兩千多年，尤其在宋朝時候，虧了幾位得力的夥計：周程朱張，製造了許多新貨上市，以後營業越發興旺了。近年來雖然有幾家洋貨店和他競爭，可是他還有勢力。清朝末年，有一位夥計，姓康名有爲，想奪取總管的位子，把店子改造，停止製造古貨，仿照洋貨的樣子掉點兒新花樣。不料阻礙很多，另外有些小夥計葉德輝等發起保教運動，糾集許多穿長衫的，各拿磚瓦石塊，向康有爲打去，康有爲抱頭鼠竄，只得自認晦氣。至今該店還是老派當權。

且說吳虞走到孔家店門口，孔家店早有準備，就有一個小夥計施放烟幕，霎時間把個孔家店遮得無影無蹤，只看見祥雲朵朵，瑞靄紛紛，隱隱地有個大同世界的模樣。原來該店也知道五四運動以後，新潮澎湃，勢難抵抗，故弄個玄虛以作緩兵之計。却不料吳老頭兒看得明白，馬上指出那個大同世界原是道家的理想，不是孔家的貨色。那烟幕被吳老頭兒一戳就戳穿了，孔家店的真相依然露出。吳虞向前幾步，一脚踢去，嘩喇喇一聲响，大門給踢倒了。吳虞後面有無數青年吶喊而來，還有一個老頭兒名叫魯迅也趕了來，大罵「吃人的禮教」。孔家店店員見勢頭不好，那裏敢出來應戰？

內中有幾個老夥計，却很乖巧，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想了個造謠中傷的法子。原來有一個青年和一個雜誌編輯發表了幾篇「非孝」的文章，對於剝奪青年獨立人格的舊式道德「孝」，批評得很利害，那青年就是史承統，後來做了中學教員，那個雜誌編輯就是陳仲甫，後來在廣東做了教育廳長，孔家店的夥計，就趁此時機造他們的謠言道：「史承統寫信給他父親，是稱仁兄大人。陳仲甫在廣州演說，題目

是『萬惡孝爲首，百善淫爲先』。這就是文化革命」。他們想，把這謠言一傳播，人們會反對史陳兩個，新文化陣營會起分化，他們再乘機反攻，沒有不勝利的。但是反孔的方面，勢力也頗不小，孔家雖然有妙計，並不能打退他們，因此，他們把孔家店團團圍住，只有一張小門，給店夥出入，一時雖不能根本打倒該店，舊時威風，也減殺不小。禮教先生，因保鏢失了力量，也不如以前的兇了。

不說這個故事，却說新青年表演文學革命的時候，曾經出過幾回岔子。原來那時看客中間有幾個舊派文人，很不服氣，好像某些意國人不滿意「阿比西尼亞」影片，某些南京人不滿意「賽金花」話劇一樣，一定要搗起蛋來。後來因此，校長蔡元培聘了陳仲甫去做文科學長，就連北大蔡元培都成了攻擊的目標。大約民國八年二三月間吧，北京城裏就散布着一種謠言，說北大教授陳仲甫胡適之錢玄同等已經被驅逐，離開北京了。其實這不過是舊派文人虛張聲勢的計策。同時新申報上又發表了幾篇攻擊陳胡錢的小說，是著名古文家林紓的手筆，那林紓是福建人，字琴南，一字畏廬，曾經用史漢筆墨述譯過許多的外國小說，名重一時，現在他見到古

文陣線發生了動搖，不得不親自出馬，實行反攻，所以寫了幾篇暗中罵人的小說向陳胡等人挑戰。其中荆生一篇，用田必美金心異狄莫三個名字暗射陳錢胡三人，寫他們在陶然亭聚談，田生大罵孔子，狄生主張白話，忽然隔壁出來一個荆生，具有大力，將他們罵了幾句，又打了一頓，弄得他們告饒。中間寫荆生打人一段，最爲起勁，其文如下：

……一偉丈夫趨足超過破壁，指三人曰，「汝適何言？……爾乃敢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田生尙欲抗辯，偉丈夫駢二指按其首，腦痛如被錐刺；更以足踐狄莫，狄腰痛欲斷。金生短視，丈夫取其眼鏡擲之，則怕死如蝟，泥首不已。丈夫笑曰，爾之發狂似李贄，直人間之怪物。今日吾當以香水沐吾手足，不應觸爾背天反常禽獸之軀幹。爾可鼠竄下山，勿污吾簡。

這篇小說的意思，是希望有一個軍閥出來用武力壓迫一般提倡白話文學者。但是當時北方軍閥感竟遲鈍，不曾想到文化應該統制的道理。林紓只好寫一封長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嚴重抗議，其信中最精采的一段道：

……大學爲全國師表，五常之所係屬。近者外間謠諑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卽弟亦不無疑信，或且有惡乎闖茸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編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侈爲不經之談，則毒粥既陳，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下有聚死之蟲。何者？趨甘就熱，不中其度，則未有不斃者。方今人心喪敝，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剋之談，用以譁衆，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麤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恆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剷倫常爲快。……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矢信尙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其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讎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受耶？……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棄灰，今篤老尙抱守殘闕，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

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爲爲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礙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累斥希臘拉丁羅馬之文爲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雖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讎古。矧吾國尙有何人如迭更者耶？……且天下唯有真學術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引用土語爲文學，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合文法，不類閩粵爲無文法之啾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若水滸紅樓夢皆爲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編，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均博極羣書者作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

蔡元培接信後，也回了一個很長的信，對林信加以駁斥，並提出幾個詰問的問題。對於林氏所說「廢孔孟，劉倫常，」他問林氏：「北京大學教授曾有以『廢孔孟，劉倫常』教授學生者乎？北京大學教授曾有於學校以外發表其『廢孔孟，劉倫常』之言論者乎？」對於「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學」一點，蔡氏詰問林氏：「北

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白話是否果能達古書之義？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學，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三個問題。蔡信末段是表示自己主張的一個宣言，他道：

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悉聽其自由發展。（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其在校外之言語行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

列位看官！須知那時候的北大教授，確實是兼容並包，像拖着辮子的辜鴻銘，替袁世凱籌安的劉師培，思想都是復古的，但因爲是語言學國學的專門家，也爲北大所禮聘。蔡校長曾說：「辜先生如果要一面在校外去運動復辟，這與本校也沒有關係，本校仍然要請他作教授的。」同時在思想方面，一方面有吳士年魯其倫等所辦的新潮月刊，在陳仲甫李大釗的幫助之下，於八年一月一號出版，內容完全與新

青年相似，專門鼓吹德賽兩先生的道理和嘗試新文學創作。另一方面又有許多學生，在舊派教授影響之下，出版一種國故雜誌，一種國民雜誌，和新潮相對抗。這種自由精神，如果拿現在情形來比，那末，大學裏面儘可以同時設立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講座，讓他們毫不折扣地各就自己的立場去發揮。

閒話少說，且說蔡校長的信發表以後，表同情的很多，大家都說新青年批評孔子，並不是「廢孔孟」，不過打破孔子的偶像作用，使人們不盲目地拿去年曆書到今年用，而能合理地把孔子安放在歷史的地位上面，在本國文化史裏面去研究他，至於「剷倫常」更是客觀上不可能的事，因為「倫」是人與人的關係，「常」是人與人接洽的道德，無論古今中外，文明野蠻，都是有的，所不同的只是倫常的具體內容，這是因時因地而變遷的，比方過去有君臣一倫，而現在沒有，——須知現在國家元首與其僚屬同對國民負責，和過去君臣關係不應當混淆，有人指為一樣，那是故意歪曲的反動思想——過去的父子關係，夫婦關係，也和君臣一樣，完全剝奪了子與婦的獨立人格，但是現在這種關係就應當改變，不能假「孝」「順」的名義

來限制成年子女及妻的應有自由。總之這是倫常的革新，而不是倫常的剷除。大家又說，林琴南既尊重紅樓水滸，何必反對白話？倡白話的人並沒有說不許人家讀古書，而琴南則說他們盡廢古書，這豈不是無的放矢？因此多數輿論都不贊成林老頭兒。

林老頭兒看見如此情形，自知理屈，加之那時候墨索里尼希特勒沒有產生，外國沒有新式專制的榜樣，袁世凱又死了，竟無人敢做林氏理想中的荆生，來擔任「焚書坑儒」的職務，因此林老頭兒只好退讓一步，把「古文獨霸文學地盤」的主張取消，代以「古文不當廢」的主張，無形中容忍白話文佔了一席之地，與古文分庭抗禮。大概他看白話文來勢汹汹，只求其不將古文地位完全排斥吧了。他擁護古文，只有一片強烈的感情，說不出什麼大道理來，有一次他這樣寫着：「知拉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他老先生以馬班韓柳比拉丁，却不知道倡文學革命者正是要把古文放在拉丁的地位上，所謂改用白話，不過是拿白話作尋常日用的文字，並不是燒絕古文，

其實大學文科仍然不妨研究古文的，正和英國人平常是用英文，而在大學文科仍然讀拉丁文一樣，此則林老先生不懂外國情形之故也！

林老先生在和蔡元培爭論的時候，曾寫信去找嚴復幫助。嚴復字幾道，福建閩侯人，在清朝末年，曾用周秦諸子的文體，翻譯了斯賽塞彌勒孟德斯鳩亞當斯密等學者的名著，對於晚清新文化運動，頗有功勞，但因文字過於古雅，僅僅在當時獲得一般知識分子的歡迎，民國以來，很少人去讀他，但是嚴老頭兒毫不長進，仍然堅持他的古文好，這都不打緊，他還抽上一口鴉片煙，替袁世凱籌安，與楊度劉師培同爲六君子之一，以致身價大跌，所以林紓求他幫助的時候，他自知說話沒人肯信，情願緘默不言。他和別的朋友通信的時候，這樣說：「詩之善述情者，無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狀物者，無若韓吏部之南山。設用白話，則高者不過水滸紅樓，下者將同戲中之皮簧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於普及，而遺棄周鼎，寶此康匏。正無如退化何耳。須知此事全屬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

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嚴復曾經翻譯過赫胥黎的天演論，天演論就是進化論，嚴復應用進化論來預料白話文的終歸淘汰，却不料恰得其反，他笑林琴南，別人却又要笑他。學者不跟時代進步，終免不了被人笑話，真是可嘆！」

林紓自被嚴復拒絕援助以後，十分懊喪，後來聽到嚴復的議論，預料將來白話必歸於消滅，心裏就安慰了，常常對人家說：「人家嘴多，我只一張嘴，用不着再辯。」又在一篇文章裏寫着：「吾輩已老，不能爲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辯之者。」林先生可算得了阿Q式的勝利了。

林紓的反對新文學運動，沒有多大效力，「孔家店」裏有一位文通先生，就挺身而出，繕就一封呈文，拿幾本新青年和幾本新潮跑到總統府去告狀。文通翻開雜誌，這頁那頁地指給徐世昌看，並說道：「總統的明見，看這是不是非聖亂經？是不是洪水猛獸？現在真是邪說橫行的時代，全國有識之士，人人扼腕，盼望總統乾綱獨斷，學我夫子誅少正卯的故事，將那班倡邪說的妖人明正典刑，那就免得斯文

道喪，神州陸沉了。」一段酸話鑽進徐世昌耳朵裏去，徐世昌和吃了梅子一樣，連忙說：「我曉得！我曉得！」文通辭去，徐世昌便命將呈文連雜誌發交教育部傅部長處理。那徐世昌是個老官僚，最是滑頭，他並不表示什麼意見，傅部長增湘雖然是安福系培植的人，究竟念過幾句書，懂點道理，兼之又佩服蔡元培，所以把交來之件，延擱多久，隨便敷衍過去了。

文通也曉得他的建議未必生效，晚上在床上仔細一想，現在表面上是議會政治，我怎麼不從議會入手？於是到第二天，就到參議院去找了一個姓張的議員，和他商量，準備提出兩個議案來，一個查辦蔡校長，一個彈劾傅總長。那時蔡校長正在爲了保釋學生的事，受了當局的氣，又聽得議會裏對他不好的消息，所以突然棄職，出走天津。傅增湘在蔡去以後，也辭了職。但是新文化運動，並不因爲蔡傅去職而停止，反而隨着五四運動的勝利而發展起來。

五四運動勝利，各地的刊物突然增加，學生團體所辦的小刊物尤其多。那種刊物大半是週刊，形式內容都仿照北京的每週評論。那每週評論是陳仲甫胡適之等所

辦的，於民國七年冬天出版，篇幅大小和現在流行的小型報紙一樣，即四開報紙，內容是綜合的，哲學，文藝，社會問題都談，不過都是短文章，這個刊物的影響很大，鼓動性不亞於新青年。「五四」以後，仿效他的很多，其中以湖南省學聯所出的湘江評論及上海的星期評論爲最好。星期評論是戴季陶沈玄廬所主持，內容似乎比每週評論更廣泛，但比每週評論談得更具體些。湘江評論對湖南的新文化運動有極大的影響，雖然出版以後不久就停刊了。其餘各種刊物雖然內容不及這幾種精采，可是有兩點是共同的，一點是完全用白話寫，一點是完全站在新文化立場上。有人估計，在那一年之內，這樣的白話刊物，突然增加四百多種，這很可以看出當時青年們活潑的動態了。

且說湘江評論的主編人不是別個，就是在北京住過的董折矛，董折矛本是湖南人，曾經在湖南省立師範念書，念書的時候不大遵守學校的常規，只顧他自修的便利，但他研究的成績却比一般同學好，有一個姓易的教員，叫做易瑰中，非常歡喜他。那時學校內常常起風潮，學生們反對不好的教師或要求校務的改革，折矛每次

替鬧事的同學作參謀，但因他並沒有鬧風潮的痕迹，校中開除幾次學生，都沒有開除他。後來校長漸漸知道，又因為他修學不依規矩，決定將他開除學籍，幸虧易堯堯中竭力保護，向校長再四要求免予開除，才畢了業。畢業以後，易堯堯中已經到北京大學當教授去了，就替折矛弄了一個圖書館員的位置，叫他去管圖書，並在北大選課，作一個旁聽生。那董折矛乃是一個窮苦學生，聽此消息，如何不喜？當即籌湊旅費，起程北上。到了北大，恰好是李大釗的北大的圖書館長，折矛在他的指導之下，讀了一年書，確實進步不少。五四運動，發生以後，湖南方面的友人，累次寫信敦促他回湘做點工作，加之易堯堯中也勸他去「墾一下子荒」，因此他就南下，到湘以後，省學聯就請他編湘江評論。這刊物專門打破舊禮教，提倡新文學，並主張民衆聯合等，常常抓住許多社會上實際問題來討論，在那時確是語語驚人，篇篇激勵，所以影響不小。欲知影響如何，請看下回。

第十四回

檢查隊服務受摧殘

工讀團理想難實現

上回講到董折矛主編湘江評論，這時候在六三運動以後，正碰着暑假到來，各學校佈告，着學生均各回鄉，湘江評論上就發表了一篇民衆的大聯合，指導同學們去作組織民衆的工作。同時學聯會已通告各學校同學除組織回鄉工作團體以外，還要留一部份在校組織留校幹事部担任通訊事務。當時各縣在省城的學生，都成立了同鄉會，由同鄉會號召回鄉同學，組織了許多化裝講演團，回到鄉下，再和當地知識分子合作，擴大組織，又向當地士紳接洽，動以救國大義，請他們捐款並給予精神上的幫助，然後借用當地宏大廟宇，或者臨時搭起戲台，實行化裝講演起來。所謂化裝講演，就是出演白話劇，不過因爲唱戲的事情在舊社會被人家看不起，學生們臨時表演的話劇，技術又太不行，不好意思叫做戲劇，因此取名化裝講演。那種劇是沒有劇本的，僅僅把每幕的登場人物及情節寫一個簡表，所有台詞，都由演員

根據情節臨時捏造。所演的本事不外是歷年國恥或朝鮮印度的亡國故事，或革命鬥爭的情形，如蔡鍔討袁，賣國賊被打之類。雖然演得不甚高明，但觀衆看了，也極爲感動，因此窮鄉僻野，也得以知道救國運動的情形，因而對於抵制日貨的辦法，人人贊成，有的還願意捐錢作救國基金，也有組成義勇隊，實行軍事訓練，以爲武力收復山東的準備的。

學聯會爲了抵制日貨，又仿照北京上海兩處的辦法，發表組織救國十人團和仇貨檢查隊。十人團的辦法是邀集十個自願不買仇貨的人，互相監督，如有買的，則實行罰金等等，每團推一團長，加入團總部以便互相聯絡。這種組織，發展得很快，不到一月之久，已組成了三百五十多團，即有三千五百個市民作抵貨的基本隊伍。團本部又辦了一個小報，專門鼓吹救國工作及報告消息，所以聲勢很大。那仇貨檢查隊，是對於一切私進仇貨的奸商施行監察的，凡不在規定日期以前所進的仇貨，一經檢查隊查出，即行沒收或燒燬。這個辦法實行以後，仇貨進口減少很多，不過少數無知商人，竟因此仇視學生，以爲這是故意摧殘他們的生意。

暑假中留省學生，除了執行抵貨工作以外，對於出版週刊，宣傳救國及反禮教的事，也很努力，其中以湘雅醫學校所出的新湖南，和周南女學校的女界鐘爲比較精彩，它們都是反對舊禮教，鼓吹婚姻自由的。其餘像岳雲週刊岳麓週刊等等，比較地注意救國運動。於是站在領導地位的湘江評論，出來發起週刊聯合會的組織。成立以後，宣傳步驟更見整齊，每逢一個具體問題，必須向舊勢力下總攻擊的，就動員全體，一致進攻。這種辦法，的確很有効力。不過三五個月工夫，全省學生的頭腦，煥然一新了。不過學生中思想最進步的，大概都接受了無政府主義。他們的案頭，都是擺着民聲或者進化，那兩種雜誌上有師復的文章，非常做得好，有的文章是解釋無政府黨反對權力的意義，不僅反對多數屈伏於少數，而且反對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因爲每個人應該有人權；有的文章是闡明廢除婚姻與家庭的道理；還有的是反駁江亢虎的社會主義的。凡是讀過民聲進化的青年，大半因此衝破了思想上一切的羅網，對於封建家庭，極其厭惡。

董折矛的編輯處是借用湖南大學籌備處，那地方是在名山之麓，前面江流，在

夏天時候，夕陽西下，晚風吹來，折矛就停下他的筆，和他的同學鄭舒濃談無政府主義，每天安那其長，安那其短，展開着奇異的幻想。有一天，折矛想起他從前因為動了好奇之念，曾在一個暑假期間，裝做遊學先生，個人作無旅費的旅行，經過五縣，又有一次環繞洞庭湖步行一周，都是十分有趣！如今已經沒有時間幹這些事了。又想起那時候覺得本校同學夠朋友的都已經交結，但外校的同道不能接觸，因此發了一個通啓到各校去，標題「二十五畫生求友」，這件事情也有趣味，不過那個通啓的效力不大，僅只找到一個丁亨，因問舒濃道：「丁亨這個人，你知道嗎？」舒濃道：「聽說他回來了，我沒有見過」。折矛道：「我要去看看他。」舒濃道：「這人頗有才氣，我們怎不邀他加入新民學會？」折矛道：「我也有這個意思。」

第二天下午，過河入市，找了丁亨，共敘闊別之後，折矛正想開言，丁亨先就拿出幾本雜誌給折矛看，並且要他加入學會。折矛接過一看，是少年中國，翻了幾翻，便道：「很好！現在的雜誌，除開新青年新潮以外，就只有這一種了。談到學

會的話，我剛才也是想邀你加入新民學會呢。我們這個新民學會，成立以來，沒有作過許多事，只是提倡青年向外發展。我們覺得青年們不應拘守本地，應到外面去擴大眼界，現在我們窮苦學生有兩條發展的路，一是西進，一是南進。」說到這裏，丁亨插問道：「南進西進，這是怎麼說的？」折矛道：「南進是到南洋去當教員或作新聞記者。西進是到法國去勤工儉學。我們現在正是繼續這個工作，不過像你們這樣出版刊物的事還沒有做到。」丁亨道：「你這會是地方性的，範圍太狹；還是加入我們的吧！」折矛道：「你的話很對！我在北京時，日葵他們也對我說過，都因為有別的事忘記了它。現在我可以來，並且介紹旁的人」。 丁亨道：「那好得很！這不要多談了。呃！老董我前天在縣教育會演說，演題是『婦女國有』，你說好不好？」折矛道：「好則是好，但是你必須說男女國有，方才沒有侮辱婦女：在我們則以為『國有』根本不合理，我根本反對國家至上主義，那是埋沒人性的。民權時代應當過去了，我們要提倡人權呢！」丁亨道：「你的思想比我高，我很欣幸少年中國學會有你這個新會員。我們要『本科科學的精神，為共同的奮鬥，以

創造少年中國，是不能不集中人材的」。二人談到天色已黑，方始分別。

時光如箭，看看暑期過去，秋涼又至，各校學生回校，抵貨運動，更見強烈。

那時候段派軍閥盤據長沙，張敬堯做督軍；他的弟弟張敬湯做師長，稱爲四帥：兩人都無知武夫，專門貪財好色。有幾個私進仇貨的奸商，恃其多財，便乘機納賄給四帥，請他保護私進之貨。四帥聽說有錢，滿口答應。奸商有了這個保障，把仇貨大批運進，不過一個月光景，仇貨已經充斥長沙市上。學聯會憤憤不平，於是舉行一次焚燒仇貨示威大會，屆期集會全市學生，把已經沒收的仇貨，拿在手裏，在熱鬧街道游行，之後到再公共體育場焚燬。

那一天正時初冬時節。但暖和如春天一樣，數千學生把仇貨布匹牽着拉着，作行列行進，前後兩里之遠，那樣子好像拖喪一般。走到南正街，瞥見一家洋貨店，擺着許多仇貨，羣衆登時大怒，進去質問，那店主恃有後援，竟大罵學生是亂徒，「滾出去！」羣衆聽說，猶如火上加油，便高喊一聲「打！」登時打打打……的聲音，和器物打得破碎的聲音，作一聲响。警察看見，走上前來鞠躬，請學生退出，

學生中沒有人理會他。學聯會糾察隊長過來說「停止了吧，」羣衆方才罷了。再向前進，又打了兩家店子。到體育場後，衆學生圍繞走道站立起來；成一個環形，把仇貨堆在場子當中，再把攜帶的引火物也拿出來了。正待將仇貨焚燒起來，忽然一聲呼哨，四面踢踢踏踏，軍隊如狼似虎地包圍攏來，槍都上了刺刀。衆人不知就裏，正驚異間，那張四帥帶了約莫一排兵士突圍而入，又命人去取了一張方桌來，自己一躍而上，大罵學生們道：「父兄叫你們到學校來，是念書的，你們爲什麼要管閒事？你們要集會游行，爲什麼不報警察廳？你們都是過激黨！你們不配當學生！本帥只有嚴辦」。說到這里，便叫一聲「預備！」那場中的一排兵士就站成一個圓圈，把面孔朝外，槍作衝鋒式拿着。再叫一聲「解散」！兵士們向周圍衝去，好像奔馬一樣，那些學生，以中學生爲多，事前又沒有防備，猝然遇着這個奇怪的衝鋒，都嚇得後退，隊伍因此散亂，只得分途回去。那待燒的仇賣，却被張四帥飽載而歸。衆學生大都罵張氏兄弟沒有人心。

那時張氏兄弟在湖南，因爲部下軍隊沒有紀律，擾害民間，本地籍的官吏又

被他們排斥，代以安徽人，所以上下層社會無不怨恨。同時北方軍閥中直皖兩系，暗潮很大，民國七年北軍驅逐湘桂聯軍的戰役，吳佩孚的功勞不小，但督軍位置却落到皖系張敬堯手裏，直系怎麼不恨？所以吳佩孚屯兵衡陽，就倡言與南京停戰議和，並且自己暗暗和南軍譚延闓趙恆惕成立妥協，準備推翻張敬堯的地位。馮玉祥也是直系驍將，當時駐兵常德，也和敬堯不睦。因此張敬堯就在直系包圍之中，正是一個「四面楚歌」的環境。可是他們兄弟還不知死活，一味勾結奸商，壓迫愛國青年。前線上用了這種無知小人，這是活該皖系軍閥與安福系政客要倒台。學生受了張氏兄弟的壓迫，連夜召集秘密會議，組織了驅張請願團，決定分向南北政府，馮玉祥及吳佩孚請願驅張。自從驅張請願團出發以後，張氏嫉恨學生，壓迫更加利害，多數學生罷學另找出路，有的實行董折矛所說的西進南進，有的到北京上海一帶求學，思想進步的教員也有多數離湘，弄的個鬻舍蕭條，教育停頓，張氏還自以為肅清了反動派，可保政權不倒。

到衡陽的學生請願團，受了吳佩孚很客氣的接待，工作很順利，就在那兒把許

多中學生從死氣沈沈的地位推動起來了，結果，湘南學生聯合會成立，又出版了湘潮週刊。在那衡陽學生狂熱地參加救國運動的浪潮中間，有一個中學生，姓韓名敏，他祖父是前清的一個道員，十分鍾愛他，因為參加學生運動，大受祖父的斥責，不許他離家一步，他堅決不肯，甯可受祖父的驅逐，後來祖孫二人果然決絕，敏霞離家的時候，說：「我需要自由，我也需要獨立」。把祖父平日給他珍玩的東西及比較華麗值錢的衣服全部交還祖父，方才出來。後來驅張運動成功，敏霞同請願團到長沙，和董折矛相晤，一見如舊，兩人共同奮鬥了若干年。

且說驅張運動發生，湘江評論停刊，折矛於是和赴京學生請願團到了北京。許多朋友見折矛北來，十分高興，話長話短，自不待說。這時候北京產生一個新團體名叫「工讀互助團」，史承統因為參加了，便向折矛細說其中內容，並且邀折矛入團。承統說：「我們承認勞動是神聖的，可是沒有機會去勞動。至於工廠裏面的勞動者，完全替資本家當牛馬，又沒有時間求知識，那簡單是過的非人生活。我們怎樣達到我們的理想生活呢？不待說，只有實行半工半讀，自食其力，同時研究學

術。我們發起工讀互助團的時候，蔡元培先生等表示贊成，並且幫助了我們。現在參加的人，有楊承淑霍梅曙楊瓊軒易啓仁易啓智錢君逸楊能致廖碧英李自英容國鉄等十餘人，每日工作半天，研究半天，星期休息，工作分信箋信封製造，絨繩編織，玩具製造等項。我們這種生活，的確有興趣。因為男女青年，共同勞動，共同研究，使生活不枯燥。假使你參加，那末，我們的力量又增大一分，前途必定更有希望。」折矛聽說，也很高興，不過謝絕入團，他說：「我因為和驅張請願團約定同到上海去，所以不能加入。但是很想在你們團裏做兩個禮拜的臨時團員，可以吧？」承統道：「當然可以，歡迎歡迎」。

折矛參加到工讀互助團裏去，也感覺那種生活十分有趣，不過折矛是精於計算的人，他發現他們接受許多捐款，僅僅能夠維持，並不能自食其力，就知道前途沒有希望。這時候人們正在提倡男女社交公開，工讀互助團在這一點試驗上，却頗有意義。幾個月來，許多羅曼蒂克的故事在這兒產生出來，折矛每天聽見團友們在談着。

團友中易啓仁啓智是兩兄妹，他們父親即北大教授易瑰中。啓仁爲人誠懇，思想不十分解放，應付事情少辦法。他的妹妹啓智具有另外一種性格，有幹才，有見識，喜歡交際。啓仁經別人介紹楊承淑給他訂了婚，楊承淑看見他父親和妹妹都很有能力，有思想，料他也不错，加之易瑰中對於她這樣的佳媳，要求得很認真，所以承認了。後來在工讀互助團裏面，每天和許多男性共同生活，漸漸覺得啓仁是個「紅漆馬桶」，只有外表可觀，心裏有些厭惡起來，可是啓仁還拿起舊式丈夫的架子來，要限制承淑的社交權。承淑道：「像你這樣的觀念，實在不配做一個工讀互助團的團員，你以後不要以爲瓊軒她們還會把你當朋友呢。」說完，就聲明馬上解除婚約。啓仁這才急得目瞪口呆，但也無可挽回了。承淑離婚後，和錢君軒相約，不和人家結婚。

楊瓊軒是工讀互助團中的交際花，差不多每個團員都歡喜她。特別是男性團員喜歡談情說愛的，都被她顛倒得似碎如痴。有一天，工作完畢，史承統和瓊軒到中央公園去逛逛，爲了獨占了一刻兒，幾乎被妬忌的楊能致刺殺了。本來男性團員，

身邊帶小刀，已經成了風氣，他們的理由是爲了保護女性，不能不武士化，再則爲了到某種場合可以決鬥。你道有武器在手裏，又過着那麼自由浪漫而不講紀律的生活還有不鬧出禍事來的嗎？幸虧瓊軒善於應付，各方面都周旋一下子，給他們以甜蜜的安慰，才減少了一些危險。那楊能致本來對史承統深懷妬意，但是，瓊軒一把拉住他，到沒人的林木深處，愛呀愛呀地說了半天，他的怒氣完全瓦解冰消了，給瓊軒弄的柔順得像個小綿羊了；瓊軒到這時候，却反而半真半假地生氣，責備能致太鹵莽了！「這樣子做，不是使我難過嗎？假使承統有個一差二錯，人家總說是爲了我，那末，能致！你不是使我犯了殺人之罪麼？」瓊軒說着，能致只是唯唯地恭聽着。末了，能致方說：「以後我總歸聽你的話。你再重重地責備我，我也決不會生氣。」

折矛在工讀互助團混了幾個禮拜，漸漸厭了，恰值驅張請願團向北政府遞過了呈文，見過了段祺瑞，有幾個要南下赴滬，北京學聯也派定唐白德魯其倫等代表前往上海，參加全國學聯二次大會，邀他一道走，因此就離開了北京。他們動身的時

候，有許多男女朋友到前門車站送行，楊瓊軒幾乎和每一個人都握了手。他們到天津以後，又逛了幾天，折矛其倫都寫信給瓊軒開玩笑，每個人都得了她的回信。易啓智這時也往上海去，他父親叫她和折矛同行到了上海，還要常常請折矛指導。啓智折矛過去本來相識，近來又在工讀互助團廝混熟了，當然領命。一路上傾吐衷曲，兩心相印，更覺脈脈含情，及到上海，他們就實行同居了。易教授接到了這個消息，非常欣慰。

到上海不久折矛啓智都接到北京信息，說工讀互助團解散了，原因是經濟不能維持，生活又沒有紀律，有些好的分子都要脫離，不得不宣告收束。折矛嘆惜道：「不料果如我的預言。」工讀團散後，廖碧英邀了楊瓊軒李自英等向北大要開女禁，蔡校長認可，她們幾個就做了北大的第一批女學生，這要算償了廖碧英的宿願，也就替全國學校開闢了一條男女同學的道路。錢君逸楊承淑楊能致等因工讀團解散準備到法國去勤工儉學，就到上海來與各省赴法學生會合以便放洋。一時上海灘上，各省學生如螞蟻一般聚集起來，有的到會，有的求學，有的找職業，但又有

一個救國救民革新文化的共同意識，所以彼此聯絡，熱鬧非常。

少年中國學會的幾個幹部人物，見此情形，就想借這個機會，把各地到滬學生邀集起來，開一次園游會，一來可以擴大學會的會務，二來可以使全國青年領袖彼此有密切的聯繫。列位看官！少年中國學會的幹部人物是一些什麼人？他們爲什麼這樣熱心聯絡青年呢？原來這個學會的主幹是曾慕韓王光祈左學訓李璜惲代英等一班人，其中曾慕韓等幾個，過去留學日本，因日本提出廿一條，退學回國，創辦救國日報，老早想做個富強中國的英雄；在上海遇着震旦大學畢業的左學訓，武昌中華大學畢業的惲代英等；談得十分投機，大家覺得組織團體，甚爲必要。這學訓是個書局編輯，代英是個中學教員，和曾慕韓等那些記者，合起來總算是文化界一個齊全的班子，因此這團體總應該是一個學會。然而這幾個領袖，都有點兒政治的雄心，因此學會的名目，取個「少年中國」，表示想澄清天下締造新邦的意思。其中曾左兩位，一個四川人，一個湖南人，這次邀集團游的朋友，又是四川湖南的最多，所以人家都說這一階段中的文化運動，以川湖人爲主要的動力，至少在長江流

域是如此。

有一天，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長，許多活潑有爲的青年，在清新秀麗的霞飛路上奔馳，齊集於滬西的松社，他們的聚會果然成功了。松社是爲了紀念那個起兵雲南推翻袁世凱帝制的蔡松坡而設的花園，園雖不大，却很精美，紀念堂設在園內，境地頗爲肅穆，學生園游會在園內一個草地上舉行，四圍叢樹掩日，蒼翠欲滴，大家胸襟爲之爽快。各人把帶來的乾糧擺出來，大啖一陣，然後自由談話，半小時後，曾慕韓叫大家再集合起來聽他的演說。衆人見他激昂慷慨，又說到歷史是英雄的產物，自己頗露點英雄的抱負，有的就恐怕他是患了誇大狂，有的却也十分佩服他，崇拜他，只有幾個無政府主義者就討厭他那種國家主義的傾向。不過，說到最後，大家也拍手起來，湊湊熱鬧。

松社大聚會以後，少年中國學會頗有一番發展，增加許多有力的會員，所出版的雜誌：少年中國和少年世界銷行得更寬了。但是，會員思想只有外抗侵略，內反封建的一點模糊意識是共同的。後來各種不同的傾向在會中間隨着時代發展起來，

這學會的局面又有一個變化。歡喜文學藝術的，分化出來，另組創造社和南國社；歡喜政治活動的分化出來，另組國家主義或社會主義團體。前者是曾慕韓左學訓等所領導的醒獅社，後者就是惲代英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學會解散的主因自然是這兩個政治傾向不相容的緣故。據說破裂的誘因是關於宗教問題的討論，彼此意見不合，唯心的觀點和唯物的觀點，兩方沒有調和的餘地。這是後話，且不多說。

再講董折矛盾啓智在上海，常常和學聯會各代表到各工廠學校去參觀，又和一部分歡喜談主義的朋友討論克魯跑特金或馬克思的著作，看看春光已去，已近端節，赴法勤工儉學生已經動身，學聯代表也大半回去，有點寂寞之感，那時吳佩孚已經從衡陽撤兵回洛陽，把防地讓給譚趙，南軍乘勢進攻長沙，快要進城了，折矛盾便想趁驅張勝利，回去作一翻事業。將要動身的時候，因陳仲甫在申江醫院養病，便和啓智去看看他，仲甫對他有一個驚人的提議，內容如何，下回再說。

第十五回

起工潮勞工會遭難

佔學校留法生被逐

話說董折矛將動身再回長沙的時候，和易啓智去會陳仲甫，仲甫聽說他們回去，很表贊同，並且提議道：「你們常常說長沙有符定一，施文堯等一班人，從前幫助袁世凱籌安，後來又擁護賣國的安福系，爲什麼不趁這次驅張機會來肅清他們呢？」折矛問：「先生的意思是怎樣的？」仲甫道：「我以爲，如果等到南方政府來處理他們，他們大半是跑掉了，而且他們善於投機與逢迎，恐怕南方政府的領袖也不會拿他們怎麼樣，最好是趁着北軍逃走南軍剛來的過渡時期，由民衆起來直接處治他們。最好用小刀子對付他們。」啓智道：「啊喲！小刀子我是不敢用。」仲甫笑道：「你倒底是女孩兒家，幹不了男人們的事。」啓智道：「什麼男人們的事全是殘酷的，我不希罕他。」正說着，北大學生張閣壽丁中解也來訪仲甫談勞動問題，折矛啓智便告辭而出。

回到長沙，他們倆來不及實行仲甫的小刀子辦法，張敬堯已經逃走多日了。那時譚趙入城，秩序大定，長沙沒有別的動靜，只有一件火燒學生的新聞，非常悲慘。那被燒的兩個學生，因為破除迷信起見，曾經和許多同學商議，將校舍隔壁的城隍神像毀掉，改作校舍。學校辦事人因為校舍窄狹，暗地裏也表同情。不料城隍菩薩剛剛毀去，街坊上就得到消息，議論紛紛，說洋學生欺侮神明，非報仇不可，就有幾個胆大的流氓發起，去打學校，一時聚集三四千人，一聲吶喊，把學校大門打破，蜂擁而入，見人就打，見物就毀，少數青年學生，勢力單薄，只得紛紛從後門或跳牆逃走，不幸兩個因跑不動而落後的學生被護神的羣衆捉住，用繩索網綁，有人亂叫「治死他」！就弄了火油來，把他們遍身淋溼透了，然後用火焚燒，只見烈焰騰騰，漸漸沒有了號呼的慘聲，可憐好好青年，燒成了烤豬一樣！這是不了解迷信的社會根源，採用機械的破除迷信方法所釀成的惡果。

折矛一夜尋思，中國大勢，紛擾多年，不知什麼時候才有根本上的解決，現在實行什麼什麼主義，固然太早，就是在全國範圍內去改造政治，也不如從一省改革

來得容易，而目有一省做了模範，別省也不難聞風響應。着手的辦法，自然只有拿湖南來改造一下，因為湖南已經打退了北軍，北京的羈絆可以斷絕，南方本無所謂中央權力，更不必怕他干涉，這是一個獨立自主的適宜地點，現在又是最好時機；獨立自主以後，政治改造與社會改造都容易進行了。折矛是富於理想的人，想到這裏，好像眼前就現出一個理想國。第二天，開始向各處宣傳，首先是學聯會，其次到中小學教職員，以及新聞記者，大致已經獲得不少的人的同意，於是起草宣言，發起一個簽名運動。簽好了幾百人以後，各界大概都有，就舉行示威游行。折矛預先與學聯主幹人物商量好，當游行隊伍經過省議會的時候，必須有點兒表示，因為省議會和法統有關，我們却要打破法統，認定獨立後的湖南是『國』不是『省』。到游行的那一天，果然羣衆在省議會前面大呼「擁護革命政府」，「建設湖南國」「打倒省議會」……並且把省議會的旗子拔了下來撕成破布。譚趙政府當時派軍警趕來維持秩序，但是和示威羣衆沒有起衝突，這大概是因為他們當局很同意於這種運動的緣故。後來夏思痛老人做一篇文章，大罵湖南學生，開首就是「蠢豬哉湖南

學生也」，就是爲了這種事。

一年以後，折矛思想大變，覺得「建設湖南國」這個運動實在可笑，湖南在經濟上離不了上海漢口的支配，就不是可以獨立的，而且中國雖然暫時分裂，究竟是統一過的大國，怎麼能夠撇開全國單單改造一省呢？人是非多懂得一點實際情形不可喲！於是他和啓智兩個決心辦教育事業，兼作一點兒社會運動。無政府主義式的幻想，一天一天地從他的頭腦裏面洗刷出去了。

這時候仍然有一部分青年沉醉於無政府主義的思潮裏面，他們發起一個綠波俱樂部，吸引思想解放的分子，藉此擴大「安那其」的宣傳。綠波的主要分子是柳孟威，彭敏政，易揚鞭等。柳是一個詩人，曾寫過一篇吻的三部曲，傳誦一時。彭慷慨善哭，每逢俱樂部同人郊遊或野餐的時候，他常卽席賦詩，頃刻可以寫成長詩數十行，不過不願意發表，沒有詩人的聲名；有時感情激動，便大哭一場，不管在座的同伴起什麼反應，必定要盡興而止。有一次他們秘密會議，商量怎樣宣傳的方法，易揚鞭提議用炸彈行刺省長，因爲安那其有一格言是：「一顆炸彈勝過十萬紙

的文章。」孟威就提議演話劇，並且反對行刺，認為同志們扔炸彈的技術太不夠。他們意見不一致，又不能付表決，因為安那其是反對少數服從多數的，他們說，多數專制是強權，是個人自由的死敵。結果只好各行其是；你扔你的炸彈，我演我的戲。後來炸彈案發生，在省長回公署的途中，傷了轎夫，而省長安然無恙，扔彈的人幸而逃走得快，沒有被捕。但是，綠波俱樂部並沒有擴大。倒是因為有一部分會員轉變到馬克思主義方面去了，常常有一些難以解決的爭論。某次會輪到介紹會員的節目，首先安派介紹安派的人，馬派也介紹馬派的人，比安派的人數更多，安派大發脾氣，馬派只好全部退出，綠波的歷史於是完畢。

當綠波還存在的時候，有兩個從事勞動組合的有力分子，黃愛，龐人銓，也是綠波的會員。黃龐是甲種工業（即高中工業）學校的畢業生，在五四運動以後，常常讀安那其書籍，知道有無政府工團主義，於是以組織工團為自己的責任，而發起了勞工會。這個會的會員資格是一切能夠用人力改變自然物者，因此工業學生可以入會，但苦力，黃包車夫則不能入會。不待說，什麼產業組合，職業組合的方式，

黃龐是不知道的。這顯然是個四不像的勞工團體，可是因為有省立紡紗廠的兩三千工人加入，所以給社會上的刺激很大。勞工會因為援助紡紗工人加工錢的要求，曾經在「五一節」舉行過盛大的示威游行，提出過請願書。當游行隊經過省長署側面的時候，省長登瞭望台觀看，數千工人整整齊齊，好像軍隊一般，十分驚歎，說：「不料工人們有這樣的組織，如若任其發展，將來後患何堪設想。」從此對於勞工會及黃龐十分忌刻。

黃龐二人雖然是綠波的社員，同時也歡喜讀別種社會主義的書。當時董折矛懺悔「湖南國運動」的錯誤，正在努力研究社會主義，和黃龐十分相得。折矛發起「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很秘密，也邀黃龐加入了。那時「聯省自治」的政論正在時髦，湘省的省憲法首先由彭一湖李劍農等學者名流制定出來了。於是拿省憲法做擋箭牌來對付南北政府的趙省長，就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宣布省憲，並且大開其慶祝會。折矛邀了黃龐二人到省長公署去看慶祝會，真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常。公署門前，立着一個彩亭，周圍寫着省憲條文的全部，折矛對黃龐二人道：「你看，

這上面堂而皇之地說了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有言論出版之自由，我們要拿這種支票去兌現才是。」黃愛道：「他們發出的自然是空頭支票，我們去兌現是兌不到手的，不過藉此揭穿他們的把戲而已。」龐人銓道：「要使人不隨隨便便地亂發支票，也只有要求兌現的一個辦法。」說着，又進裏面觀看，只見到處懸燈結綵，東邊花園裏面，還搭了一個講演台，一個游藝表演台，台下觀眾掌聲如雷，那上面，一邊講的威爾遜，一邊演的華盛頓，真個熱鬧衙門，升平氣象！

誰知慶祝會開會以後，不到一句，這憲法就遇着了事實的試金石。紡紗廠工人罷工了。黃龐是勞工會領袖，當然要到紡紗廠去調查罷工的情形，並且準備由勞工會代工人向當局說幾句話。黃龐離廠，渡湖江，回勞工會會所的時候，恰恰省軍也在渡江到廠裏去，想用武力破壞罷工。但是，紗廠工人並不甘心屈服，越發團結起來，抵抗軍隊的壓迫。廠長在省長公署，聽見這種情形，心裏不安，不敢回廠，只是要求省長設法彈壓。省長說。「你想想有什麼法子，我無不照辦的。」廠長說：「我看工人有此大胆，勞工會不無關係，現在情形險惡，非將黃龐兩個首領殺了，

不能鎮壓風潮，這件事，只在乎省長的英斷吧了。」省長說：「好的！我決定照你的做。這對於省憲法並沒有什麼妨礙。學理上雖說平等自由是普遍的，事實上是限於上等社會，什麼工人也講自由平等，那還有上下的綱紀可說嗎？」

省長是具有辣腕而很機警的，他知道名流紳士中也有器重黃龐的人，遇着他們的困難，要出來挽救，說不定會殺他們不成，因此不待再四的商重與麻煩的手續，便在當晚半夜以後，派隊包圍勞工會，捉了黃龐二人，將大門封閉，貼了封條，立刻提審，過堂後，解到東門外殺場去行刑，真是神不知鬼不覺。那天是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天色剛剛破曉，雪片紛飛，地下遍佈銀灰，寒風凜冽，而中國勞工運動的開山祖黃龐二氏的赤血染着白雪，顯得格外的鮮紅。

綠波俱樂部同人看見了省長的佈告，感覺得異常地悲哀。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也很憤怒，都說：「什麼憲法，原來墨還沒有乾，就給他們自己撕毀掉了！」這時候許多和他們同志的青年從法國回來了，和他們商重做合法運動，儘重使工作便利開展。因此，黃龐雖死，勞工運動却沒有停止。

却說留法勤工學生爲什麼不久就回國的呢？這其中却有一個緣故。學生們出身和境遇，各不相同，到了歐洲以後，又和大戰後各種新思潮相接觸，所以形成幾種派別。經濟狀況比較好的，由勤工生一變而爲儉學生，他們的思想就與一般窮苦學生不同，這班人有的和官費生很接近，或喜歡交結官僚子弟，結成的黨派是國家主義青年團；後來回國就是醒獅社的幹部。有的研究社會主義，談談馬克思，不過對於社會改革，不感覺怎樣迫切，關於具體問題很少發表意見，他們組織的是社會民主黨，大概是仿照法國社會黨，英國工黨的模樣。至於那些窮苦學生們，自己看看形勢，不免勤一輩子工，還沒有求學的希望，因此對於社會不滿意，而有迫切的改革要求；他們很想學習俄國的革命經驗，實行改造中國，於是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國內各地的社義青年團相呼應。以上這幾種派別，常常爭論不休，「國青」和「社青」尤其勢成水火。一般提倡海外勤工儉學的名流學者像蔡元培吳稚暉等，以及中國駐法公使陳籙，都看了不耐煩，不知道要將學生們怎樣處置才好。

恰好蔡吳等先生們和法國名流商定，借里昂砲台舊址，設立一個中法大學，招

收中國學生，施以法國教育，在法國的勤工儉學生以爲這是他們求學的機會來了，高興的了不得，一般窮苦的學生們尤其高興，連忙推派代表去見校長褚民誼。褚氏問明來意，答覆道：「本大學爲造就高深學術的場所，凡能夠通過入學試驗，並能照章納低廉費用的，當然歡迎，至於無限制地容納來法的學生，就不能夠接受。」代表回去報告，一般學生大感失望。後來該大學在國內考取的大批學生都到來了，勤工學生越發氣忿道：「爲什麼在這裏的不給以求學機會，反而在國內去招攷？」他們連夜召開緊急會議，許多激烈分子主張到里昂去強迫入校。楊能致發言很多，又很受大眾歡迎，結果被推爲指揮，第二天，衆學生各背了一床毯子，幾本書，浩浩蕩蕩，逕奔里昂大學而來。門口警察阻止他們入內，能致兩眼一睜道：「褚校長叫我們來的。」向前便衝，大眾跟着向前，警察只得讓他們進去。

校長褚民誼聽說衆學生殺到，料事勢不妙，即刻打電給蔡吳和陳籙求他們幫助，一面接見學生代表，向他們解釋：「我們很關心勤工儉學諸君，對於諸君的困難，也是竭十二分的力量去解決的。不過這是一件事，在里昂辦中法大學又是一件

事，不能混在一塊兒談。」學生們那裏肯聽，衆口嘈雜地亂叫，有的說，「將來讓你去招考國內學生，但是目前不能不儘先收容我們。」有的說，「不是一件事，你在這兒辦大學幹嗎？」褚校長沒有辦法，只好敷衍一下道：「我可以考慮考慮你們的要求，不過我個人不能決定，要等候和蔡吳諸先生商量後，才能夠作確切的答覆。」學生們道：「好！我們就在這兒等候你的答覆吧。」說着，紛紛向宿舍內歇息去了，大有盤據不去之勢。

褚民誼正在車站候車到巴黎去，却碰着吳稚老下車來調查校內情形，民誼一把拖住他，說了半天，稚老道：「我也不上學校去了，就和你再到巴黎去找陳公使吧。」他們到巴黎找了蔡元培和陳籙詳細考慮，陳公使說：「學生們的要求，沒有絲毫接受的餘地，並且這些學生，不能由他們留在國外，否則後來羽毛豐滿，養成犯上作亂之後，後患不小。」於是決定與法國政府交涉，請其如此這般地幹去。

那些盤據里昂大學的學生們等候褚民誼的回信；正在等得心焦，忽然聽說校長回來了，大家奔出一看，却是法國的武裝警察，氣勢汹汹地跑到學校裏來，前後各

門都給他們把守，學生們不及分辯，就被他們兩個提一個，四個提一雙，強迫地推出校門，只見褚民誼笑嘻嘻地說道：「陳公使的意思，要請你們回國去，以免在外面失學。」楊能致道：「陳公使有這樣好嗎？我們真正感謝他。」說着，又被警察們推到火車上，嗚嗚地汽笛一叫，直奔馬賽而去，到馬賽，又被驅趕上船。直到上海上岸以後，衆學生才得自由行動。

衆學生回國以後，有些沒有黨派的，各自回家謀生活或念書去了，加入黨派的各自向國內同志接洽，參加活動起來。其中楊能致錢君逸兩個在上海會了張閣壽董折矛，彼此把活動情形報告，楊錢兩個聽說勞動組合總部成立以後，勞動運動十分發展，非常高興，自告奮勇到京漢（即平漢）鐵路去組織工會，後來因吳佩孚不許工人集會結社，激成全路罷工，佩孚恃其武力，竟於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將鄭州到會的工人代表全數逮捕，又包圍長辛店漢口等處工會，大施屠殺，死傷數十，下獄的百餘人，楊能致錢君逸幸而敏捷，在陰風慘慘殺氣騰騰的晚上，逃出了鬼都武漢。後來在上海，他們又領導了五卅反帝大罷工。看官須知，五四精神，到二七流

血以後，有新的開展，不在話下。

回頭再講五四大示威的前三天，美國有一位學者，名叫杜威，來到中國講學。那杜威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胡適之就是他的高足。平生從事教育，注重實用和民主精神，又喜歡研究哲學，爲實驗主義大師。這回到中國來，在北大和南京的東南大學都有長期的講演，最重要的是「試驗邏輯」「教育哲學」等項。到北大的時候，正值學生鬧風潮，沒有人聽講，只偶然講一兩次。胡適之因他沒事，和他討論中國的文化問題，並把新文化運動的情形詳細告訴他，他看見自己門下在中國新文化運動裏做出了偉大的事業來，十分高興。適之在這時候拼命地寫文章介紹杜威的生平，和他的學說。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有論實驗主義，大意說：「實驗主義是一種思考的方法，一種科學的方法，一種實驗室裏的方法。實驗室裏的方法，要把思想分成五步；第一步，發生疑難；第二步，指定疑點；第三步，假定種種解決方法；第四步，決定一種解決方法；第五步，證明假設是不是正確。實驗主義的方法，是具有『歷史的態度』的；就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研究事理，這就是達爾文

進化觀念的應用。實驗主義的方法，是拿實際上的效果來解釋每個觀念，若一個觀念，在實際上有某種好處，那觀念就是真的。」那時每週評論很風行，適之又每
週論評上面寫了一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讀些主義」，一篇「一點一滴的改造」。
胡適之除寫文章以外，見了人就說杜威博士怎樣怎樣好，他道：「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相信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瞭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

杜威博士因為有胡適之賣力介紹，全國知識界無不崇拜，爭着親近他的言論豐采，在學潮平靜以後，到處講學，忙得不亦樂乎。各大學學生聽了他的講演，就發生一種疑古思潮，懷疑堯舜禹湯是否真實，因為記載堯舜禹湯故事的書籍，多係偽造，證據並不確實，堯舜禹湯何從而有？後來有人把這種學說寫了部大書送往某書局出版，北京政府某要人是一個前清遺老，聽了大怒道：「後生小子，侮蔑聖賢，

書賈無知，居然將他出版，這還了得？」即命警告那書局，如果出版，即將該店封閉，書店老板聽了，立刻將出版合同取消。這也是杜威講學惹起的糾紛。

還有些盲目崇拜孔夫子的人，聽了杜威講演以後，就說，孔夫子雖然是古代的聖人，但是歷史已經進化到了今日，他的話就有很多不合時宜的了。有些教書的先生，聽了杜威的講演，就改變教育的方法，將兒童做本位，想種種方法引誘兒童們自己活動，自己求知，並不呆板地注入知識了。

只有幾個有革命思想的青年，聽了杜威講演，不感覺得十分滿意，其中張閣壽、丁中解那時候還在北京，邀集霍梅曙、楊承淑、廖碧英等開了一次實驗主義討論會。在討論的時候，閣壽說實驗主義是觀念論，楊承淑說閣壽的話不對，實驗主義以經驗為出發點，注重實際的證據，都可以證明他不是觀念論。兩人大起爭論。丁中解調停道：「實驗主義雖然是觀念論的，但是在反封建的階段，都是一種有革命性的哲學。胡適之所以能懷疑古人，重新估定一切舊文化的價值，就是這個緣故。至於實驗主義為什麼是觀念論的，這可以從他的否認客觀真理看出，實驗主義的開山祖詹

姆士因爲看見宗教對於某些人精神上有實際的效果，就承認宗教是真理，上帝是實有的，這不是明顯觀念論嗎？」霍梅曙道：「我們不能承認實驗主義是革命哲學。實驗主義雖然承認歷史進化的觀念，但是他只知道漸變，不知道有突變，因此成爲改良主義的哲學。胡適之『一滴一點的改造』，就是改良主義。」廖碧英道：「實驗主義只注重眼前的效果，不顧及遠者大者，猶如市僧一樣，唯利是視，儘可投機迂就，至於高尚理想，是談不到的。這一種市僧哲學，在金元帝國主義的美國很能發展，不是偶然的」。

經過這一場討論之後，大家把結論傳播到進步青年中間，胡適之在青年中的信仰漸漸落下去了。他辦了一個努力週報，主張將就北京當局，做個好人政府，進步青年都不看他，後來好人政府成了畫餅，不能充飢，努力週報也停刊了。杜威離華以後，胡博士專門整理國故，每天在古書堆裏鑽來鑽去。閒來無事，就到清宮中找了一個王爺介紹，去見一見宣統廢帝溥儀。溥儀看見鼎鼎大名的胡博士對他恭敬十分，很是高興，胡氏也覺得見了皇帝，頗爲光榮。一個講些宮中的規矩和故事，一

個談些外國的風俗與新聞，倒也十分有趣。這時候胡博士的老朋友而兼安徽同鄉陳仲甫和他漸漸分道揚鑣，並且獲得一般青年的信仰，聲譽一天天抬高，隱然成了思想界的中心。新青年雜誌上，關於社會主義研究與社會問題討論的文字，一期期多將起來，執筆者除仲甫外，有周佛海李大釗高一涵李達施存統沈玄廬李漢俊陳公博等，到十卷以後，仲甫將新青年改成季刊，完全登載政治性的理論文字。至於文學革命，已到建設時期，自有各種文學團體的純文學刊物去擔負他。看看到了一九二三年，正是二七大流血以後，文化界又發生一個大波瀾，引起一場惡戰。陳胡兩個也在戰場上見了面。其中詳細，請看下回。

第十六回

丁在君大戰玄學鬼

吳稚暉代發甲寅喪

話說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北京清華園裏面，雪壓壓地，萬物正在寒冷的包圍之下，清華大學的學生們却聚精會神地聽着哲學教授張君勵的講演。那屋子裏通着熱氣管，和暖如春，張教授一面講，一面還拭着額上的微汗。他講的題目是人生觀，講得最起勁的時候，他道：

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因為科學有一定的法則，但是人生觀就沒有是非真假的標準。科學是客觀的，人生觀是主觀的；科學是受邏輯支配的，人生觀是憑直覺的，科學是適用分析法的，人生觀是綜合的；科學是受因果律支配的，人生觀是自由意志的；科學起於對象的相同現象，而人生觀起於人格的單一性——總而言之，科學沒有解決人生觀問題的可能。

後來他越說越玄虛，好像在太空中飄蕩，學生昏昏然想要睡去，只見張教授的

身體漸漸膨脹起來，霎時變得比屋子還大，但他的面貌模糊起來了，衣服的颜色也暗淡下去了，繼續着膨脹，模糊，黯淡，漸漸化成了烟霧，以至於看不見。

那時候有一個地質學專家，姓丁名文江，表字在君，從窗子外面經過，看此情形，連忙闖進屋子裏來，大叫「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張教授被玄學鬼附在身上，正在向學生們施催眠術了！我既然做了一個科學家，驅邪趕鬼，免不得要我設一些法子。來！來！聽我宣讀驅趕玄學鬼的咒文吧。」說畢，念念有詞道：

人生觀誠然沒有統一，但是，並不是永久不能統一的，並不是沒有是非真假之可求。凡是心理的內容，真的概念推論，無一不是科學的材料。你自己講人生觀，一條一條地分析，也應用了科學方法，那裏逃出了科學範圍呢？

誰知那玄學鬼聽了並不懼怕，他又借了張教授的口來一個反攻，只聽得那空空洞洞的講壇上發出怪叫的聲音來道：

凡為科學方法所支配的，必是個固定的狀態，至於純粹心理，頃刻萬變，科學並不能支配，即如人生現象中的懺悔，愛，責任心，犧牲精神等，能夠用

因果律解釋嗎？

丁在君不慌不忙，拿出他的法寶「因果律」連繫着人生觀去應戰。那邊玄學陣線噴出一股黑烟來，原來又有張東蓀林宰平擂鼓相助，丁在君雖然勇敢，無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看看有些招架不住了。正危急間，科學陣線上增加了唐鉞胡適之陳仲甫吳稚暉等幾支生力軍，一個個磨拳擦掌向玄學鬼攻擊。特別是那吳老先生，搖擺着一面純物質純機械的鏡子，照出全宇宙的真相是「漆黑一團」，照出人生的真相是「人欲橫流」，那玄學鬼無處躲閃，幾乎掉下深淵去了。

却因爲丁在君的法寶裏面有一個「存疑主義」的破洞，那洞，又叫做宇宙中不可知的領域，玄學鬼很明白科學家的習性是不敢走到不可知的領域去的，於是乘機縱身一跳，躲入那個洞裏，優游自在，洞外衆科學家沒有一個敢拿玄學鬼怎麼樣。

玄學鬼又在洞裏罵起科學家來說：「歐洲慘無人道的殘殺，證實西方文化完全破產，這種責任應該歸到科學與物質文明身上，你們還不猛省麼？」在君氣得很利害，便回罵道：「歐洲文化破產，完全是你們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的罪過，與科學

何關？」

陳仲甫這時候因爲害了病，跑不動，來在最後，看見丁在君讓玄學鬼躲到他的破洞裏去，回話又回得沒有力量，不覺跌足歎息道：「在君！在君！科學家應該承認宇宙完全是物質的，爲什麼還留一個不可知的漏洞給玄學鬼棲身呢？而且，你罵玄學家們要負歐洲文化破產的責任，等於承認了張君勵所謂自由意志的人生觀，豈不是向玄學鬼投降？」在君道：「科學家不敢闖入不可知的地方，原因是沒有證據，難道我們還願意把地盤讓給玄學鬼嗎？至於歐洲文化破產，既不歸咎科學家，又不歸咎玄學家，然則誰負這個責任呢？」仲甫道：「你們雖然不願意讓地盤給玄學鬼，但是那個不可知的地盤，你們既不敢踰越一步，玄學鬼佔據了，你們決不能再追趕了，是無疑義的吧！至於歐洲毀滅文化的大戰爭，是由英德兩大資本集團發展到兩不相容，不得不互相火併，這是客觀的原因，自然不是任何人的自由意志所製造的。」

科學陣線內部爭吵起來，就把打玄學鬼的事情暫時擱在一邊，那玄學鬼趁此機

會養息養息，暫時也不出來興妖作怪，不過始終沒有從張教授的頭腦離開去。各人停戰回家的時候，已是春夏過去，秋天到來，遍地橘綠橙黃，大家方才知道，在混戰中間，不知不覺過了半年多的日子了。

却說科學玄學大混戰的時候，胡適之只畫了一個孫猴子的臉譜，放在箭頭上，一箭射到張君勳的臉上，就中途退出陣線去了，原因是新文化和舊文化界線上發生了糾紛，舊文化發動了嚴重的挑戰，邊塞上警報如雪片的飛來，說舊文化方面已經更換旗幟，改稱『東方文化』陣線，並且推定了梁任公梁漱溟章行嚴三位為統軍大將，尅日反攻。

胡適之回到新文化陣營中軍，一面要求調動征討玄學方面的一部分幹部，到抵抗東方文化的陣線上去，一面自己親自出馬督戰。不日來到陣前，只見塵頭滾滾，對方當先一員大將出馬，就是新會任公梁啓超氏，這位梁氏，從前也是新文化陣營的先鋒大將，後來因在世界大戰以後到過歐洲，聽到歐洲資產階級一些灰心失意的話，說西方物質文明破了產，還是東方文化好，於是思想大變，著了一篇歐游心影

錄，主張拿東方的精神文明去救世界。話休絮煩，且說胡適之走出陣線，勒住馬頭，喝道：「來將通名。」這邊梁啟超應道：「吾乃清末維新運動的領袖，民國以來進步黨研究系的巨頭，現今清華大學教授梁任公是也，來將莫不是白話文運動開山祖胡適之嗎？」適之道：「正是。我今要問任公，你從前也介紹西方文化，也提倡科學，爲什麼現在倒是豎起東方文化的大旗來反對科學呢？」啟超道：「可愛的青年啊！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着物質文明破產，哀哀地喊救命，等着你來超拔他哩！你却反而要鑽進他們那種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圈子裏去，跟着那些唯物派的哲學家，根據實驗的理學，硬說人類精神也要受自然法則所支配。那麼，人類的意志自由豈不要被否認？人類善惡的責任豈不要消失？其結果，豈又不是自由競爭，弱肉強食？那真是不堪設想啊！」

適之正待答話，對方營陣中又出來一個青年大將，身披袈裟，口念四書，來至陣前，插口道：「你們且慢，讓我來宣傳一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分成三條路向，第一條路向是向前奮鬥，不斷地改造現狀，這是西方文化所走的。第二條路向

是隨遇而安，不求改造現狀，這是中國文化所走的。第三條路向是向後取消任何問題或要求，這是印度文化所走的路。這三條路向中，印度文化所走的，我們根本不要。西洋文化我們應該接受，但是那種不滿現狀的態度，非改一改不可。第二種態度最好，我們要批判地把它拿出來。總而言之，我們要發揮自己固有的特長。」

適之聽到這裏，不覺哈哈大笑道：「兩位梁先生！罷了！罷了！西洋文化所以進步，和他的不知足的態度是不能分開的。你想，把現在所有西洋文化全部接受過來就可以滿足了嗎？那末，將來西洋文化再進一步，中國人豈不是依然是落後的？中國人一輩子不長進，就是『今日有酒今朝醉』的態度，你們還自以為是特長呢！至於說西洋文化是唯物的，東方文化是精神的，那簡直是最沒有根據而最有毒害的妖言。西洋文化確然替人類增進了不少的物質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確然很能滿足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繼續不斷地尋求真理，探索自然無窮的祕密。他在宗教道德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總而言之，東西洋文化的界線，只是人力車文化與摩托車文化的界線罷了。」

幾句話激怒了一位「邏輯古文大家」章行嚴，從對面陣營裏飛奔而出，手裏舉起一面「農村建國」的旗子，笑了一笑，啐道：「書痴子！你知道什麼：摩托車文化有許多的危險：對內則田畝荒蕪，食料不足，窮富懸殊，工潮澎湃；對外則商戰激烈，經濟恐慌，促成兵戰，殘殺無已。我國以農立國，知足戒爭，說禮教，尊名分，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這是和平的精神，豈不勝過摩托車文化萬倍？」說畢，哼哼古文不已，好似蚊子的聲音一樣。這時候新文化陣線闖出一位大將，超過胡適之的立場，指着「農村建國」旗子哈哈大笑道：「農國理想真不錯，如果能夠實行的話，我們大家都在桃花源裏面作神仙百姓，多快樂呢！就是那位贊美東方文化的羅素先生，也必定帶着他的妻子，來請求入籍吧。只可惜純粹農國的理想，終於是一個夢，就是你們最恐怖的工業國，也沒有完全實現的可能。你想專重農業嗎？爲了單單出產原料，不講製造，則穿着吃用少不了洋貨，而農業也將受外來的經濟壓迫，歸於破產，何況中國不要工業，人家也把工廠搬到中國來，使許多中國農民陸續變成工人，你又怎樣去實行農業化呢？你想專重工業嗎？那些工業先進國，也

知道缺乏農業，則食物原料，必須靠旁人的供給，平時經濟上恐怕發生恐慌，戰時恐怕被人家封鎖，弄到工業破產，人民餓肚子，因而努力兼營農業。英日兩國爲土地所限，尙且注意這些道理，美國地方大，尤其是農工同等發展，誰願意作單純工業國呢？」說畢，轉向陣中回來，適之一看，乃是楊銓杏佛氏，便道：「杏佛兄！你的舌劍很尖銳，那邊邏輯將軍已經敗下去了也！」

這時候，東方文化陣線新到了張東蓀張君勱兩位，他們肩着英國哲學家羅素的招牌，橫衝直撞，新文化陣線也到了吳稚暉陳仲甫等一班宿將，耀武揚威，兩方面棋逢敵手，大戰五六十回合，不分勝敗，再戰二三十回合，東方文化陣線看看支持不住，新文化陣線乘勢揮軍前進，忽然報道主帥胡適之和敵方梁任公一致行動，到圖書館整理國故去了。吳稚暉老大怒道：「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吃鴉片相依爲命；小老婆吸鴉片，又同升官發財相依爲命。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因爲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產物，非再把牠丟在茅廁裏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了，

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一面說，一面叫將老胡趕回，但是胡將軍已去了很遠，不能挽回，大家商議，爲了軍心不固，不便追趕敵人，只得鳴金收軍。東方文化方面，因爲任公退出前線，行嚴把旗子交給漱溟，自到海上休養去了，主將賸下漱溟一人，也不便大舉反攻，就在中軍帳裏，把大旗上「農村建國」幾個字塗改做「村治」二字，移動全軍人馬與青州韓將軍去合夥，從此深溝高壘，堅守陣地，靜待時機，不在話下。

再說文學革命軍打破了古文大將林琴南以後，聲勢很盛，北方古文派沒有人敢和他們作對，只有東南方面，還有一支古文殘部，在那兒掙扎，民國十年的時候，這派文人，由梅光迪胡先驕吳宓等爲首，組織了一個折衷主義大本營，出版學衡雜誌，向文學革命軍進攻。文學革命軍聞聽消息，派胡適之出馬應戰。兩陣對圓，梅光迪出來和胡適之搭話，梅光迪道：「你們不是思想家，乃是詭辯家。你們說文學隨時代而變遷，以爲現在應當實行文學革命，廢文言用白話，須知道革命的意義是用新的代替舊的，而古文的隨時興起，不過是文學體裁的增加，並不是革命。如果

照你們說，豈不是古文以後，應當沒有駢體文，白話文以後，應當沒有了古文，但是爲什麼唐宋以來文字正宗和專門名家，都是作古文或駢體文的人呢？」說着，聽的一箭，望適之身上射去。適之把身子一閃，却射了一個空。適之笑道：「你這敗軍之將，何足道也？我告訴你：正是爲了古文之後還有那背時的駢文，白話已興之後還有那背時的駢文古文，所以有革命的必要啊！」說要，將馬一拍，衝到梅氏面前，將大木棒舉起，當頭一棒劈將下去。梅氏登時眼睛裏火星四射，手脚酸軟，垂頭喪氣而回。換了胡先驕出陣。兩胡彼此交鋒，不上十餘回合，學衡陣中又有詩人吳宓趕上來參加，大叫「我們只許在文言範圍以內改良文學！」兩將大戰適之，約莫半個小時，適之忽然使個拖刀計，回馬便走，胡吳兩個趕來，適之反身一撲，吳宓翻身下馬，先驕飛奔而逃，適之乘勝追趕三十里，方才鳴金收軍。不日奏凱回朝，適之也無心革命，交還帥印，當名士去了。文學革命軍這回勝利以後，已是天下無敵，反對派掩旗息鼓，有三四年之久，到民國十四年，才有老虎將軍出來作最後的反攻。

老虎將軍並非別人，就是「東西文化戰」裏面的章行嚴，他在民國三年，爲了反對袁世凱的反動政治曾經出一種甲寅雜誌，（因爲民國三年，是舊歷的甲寅歲，所以命了這名目）雜誌封面上畫着一隻老虎，寫着一個英文名字 *The Tiger*，因此就有老虎將軍的綽號。行嚴在甲寅雜誌裏面主張『聯邦論』，和袁氏的『集權主義』對抗，行文根據邏輯，條理嚴密，形成古文範圍內的一個新派。現在到了民國十四年，他身任北京政府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因爲看見新文化運動大盛，心裏却又很不服氣。他一登台就下了一道教育部令，罵各校女學生的衣服不好，說是『揚袖見肘，舉步窺膝』，這兩句話傳誦一時，大家都稱讚他的眼光銳利。這時候他把甲寅恢復，改爲週刊，不談聯邦，專門反對白話文學，因此惹起了新派文人的嘻笑怒罵。內中有一個魯迅，說話最是善於調侃別人，他將『老虎』大貶身價，叫成了『落水狗』，於是編湊一個口號，是『不要打落水狗』，他的意思就是指明古文派早已失敗，雖然咬人咬得很兇，其實新文學派用不着理會他，可以聽其自生自滅。

吳稚暉老頭兒也喜歡開玩笑，他看見章行嚴把文章看得太神怪，就在一篇文章裏提

出了一種『作文等於放屁』的理論道：

「我曾說章先生的謬誤，不在他良心上，而在他讀那牢什子的鳥柳文。那種鳥柳文，遊戲的讀讀還好，若被他一道金剛箍套住了頭，真是個人的倒楣。

我在三十歲以前，也曾想將來過了六十，在詞林文人裏頭有一席位置。乃三十年的六月，住在北京，有位丹陽朋友，乘我出門，在我桌上放一紙條規我曰：

「學劍不成，學書不成，勇而無剛，朝史暮經。三十之年，胡亂混混。」我看了很懊喪。晚上讀曹植與楊修書，讀到「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就想扔了那牢什子的文史，還是學劍。到明年，回到家鄉，在小書攤上，得到一部『豈有此理』，他開頭便說「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忽然大徹大悟，決計薄文人而不爲。偶涉筆，卽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之精神行之。

行嚴拿了吳老頭兒文章一看，搖頭擺尾地寫了一篇答詞，其中有幾句道：「先生懲文言之失，涉話言之趣，矯枉過正，蕪穢雜呈。人也職也，而必鳥之；言也策

也，而必屁之。近且下體雞腿之辭，比諸『黃絹幼婦』之妙。先生，天下之宗匠也。天下之後生，相率效之，一世競爲鳥屁雞腿之文，卽來世風文運興衰功罪之論。『吳老先生讀了章氏的答語，嘆道：「老章走進牛角尖裏，灣到十八層出谷去了，真是可惜啊！只好替他發表吧！」於是提筆寫道：

不友吳敬恆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敵友學士大夫府君。府君生於「前甲寅」，痛於「後甲寅」無疾而終。不友等親視含斂，遵古心喪。甞（自注非苦）塊昏迷，不便多說。哀此訃聞。

章氏看了訃聞，笑了一笑，但是，從此以後，不和新文學家鬥氣了，人們都道：「那篇訃聞果然有些鎮壓的效力。」

却說這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的日本紗廠罷工，紗廠工人顧正紅被日本人打死，南京路英捕房又槍殺示威羣衆多人，以致引起全市大罷工，商學兩界也同時罷市罷課，中國民衆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比較五四時代，更爲尖銳，錢君逸楊能致兩人這時候在上海總工會任職，一天忙個不了，有一天，廖碧英從長沙到上海，就來訪問

君逸，恰值君逸在辦公室工作，碧英進去，見有許多人伏案作事，毫無聲息，不覺肅然起敬。君逸起身來迎她，兩人正在握手叙舊，恰好能致從外面回來，也大為驚喜，互道起居近况，碧英道：「恐怕妨害你們辦公，不能詳談，假如你們今晚有工夫，請到法國公園暢談一會兒吧。」能致道：「今晚我們本來要到環龍路四十四號國民黨黨部去開會，順便到法國公園去走走也好，不過不要太晚，六點鐘何如？」碧英道：「好！那麼，我就在那兒等候。」說畢告辭而去。

到下午六點鐘時分，碧英就到法國公園去，料錢楊兩個必從華龍路入口進園，便在那邊附近揀了一條凳子坐下，那時太陽雖已西斜，暑氣還是蒸人，幸而高樹下面，頗為陰涼，間嘗有風吹過，碧英拭去汗珠，漸漸舒適起來，想着：「五四運動到現在，不知不覺又有六個年頭，這六年中間，民衆的氣燄一天天高漲，不但是知識界，連廣大農工大衆都起來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已經不是少數人呼號的口號而是大多數民衆實際鬥爭的目標。革命青年們團結在有組織的團體之內，爲民族解放而鬥爭，已經不是盲目的一時的衝動。文化運動也漸漸能夠把握反

帝反封建的中心，腳踏實地的開闢中國新文化的園地。比方，婦女運動除少數人仍然醉心於空洞的男女平等以外，一般有卓識的大都知道非從民族革命社會革命當中去取得男女共同的解放，婦女的幸福是無從獲得的。這種健全思想的成立，證明了五卅是比五四更前進的時代，雖然從任務上說，五四的任務並沒有完成，而正需要新時代繼續擔負起來。」

正想着，錢君逸楊能致在她背後輕輕地走近，君逸將兩手一把蒙住她的兩眼，也不做聲，碧英驚叫道：「君逸你嚇我一跳！」君逸放手大笑，能致道：「你在想誰？簡直聽不見有人來了！」碧英笑道：「我那裏會想什麼人？偶然覺到時間過去的快了。」君逸道：「我們到前面大池旁邊去納涼吧。」三人一面談，一面走，能致問碧英道：「你剛才說時間過去得快，是從什麼事的回憶裏想出來的呀？」碧英道：「我因為我們都是五四運動中的搖旗吶喊者，現在又來領導五卅運動，所以有這個感想。」能致道：「這幾年的變化的確很多，並且是很進步的，五四時代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認識是很模糊的，所以沒有長期鬥爭的繼續，現在大家知道不

斷的民衆鬥爭是解放運動的基礎，一定有獲得勝利的希望。」君逸道：「可是，時
間淘汰人物，許多五四時代的領導者現在都躲進象牙之塔去陶醉藝術之美或者鑽研
國故去了，在我們這些青年當中，唐白清魯其倫吳士年俞冰白等都留學去，他們大
概準備當學者；楊克凝在五四時代活動太熱烈了，以致畢業時候吃虧，留學更沒有
希望，聽說他看見人家當學者政客，大得實利，十分憤憤不平，可是還沒有澈底覺
悟，不肯和我們一道兒幹。陳文惠是很消極了。楊瓊軒李自英只做了時髦的太太，
簡直沒有出息。」碧英道：「他們沒有出息，總比謝子儀幹國家主義，周景藩辦崇
古會好多了。」能致道：「現在仍然積極幹的人確也不少，梅曙折矛閣壽仲解承淑
啓仁都是北京出來的，還有當時在南方的葆仁運英等人，現在不都是新時代的領袖
麼？還有務遜民競等在教育界所做的破壞舊思想的工作，也值得敬佩，雖然他們的
政治思想幼稚一點。」

三個人不覺走到池邊，選擇了一個陰涼的所在，坐下來，垂楊的枝條在周圍飄
動，金黃色的夕陽在水波中蕩漾。這時碧英君逸的談鋒轉到文藝方面。碧英道：「

創造社作風的熱烈，和文學研究會作風的冷靜細膩，可說是各有所長。不過，僅僅有熱情的，常常忽視現實；僅僅知道寫實的，常常缺乏改造現實的理想；這就未免各有所偏了。」君逸道：「我是不歡喜讀文藝作品的，同時也沒有工夫去研究牠。我總覺得現在一般文藝家很少注意社會科學的修養的，所以，不能夠拋棄個人主義的色彩，站在社會的立場去，尤其不能辯證的地綜合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精神，一方面暴露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壓榨半殖民地民衆的現實，另一方面暗示獨立自由的理想。」能致道：「我向來鄙視文藝，認爲是雕蟲小技，是給女人們看的。新文學作品，我僅僅讀過幾篇，都沒意思，只魯迅的吶喊還不錯，有深刻的諷刺，可以說暴露了現實的一角。」碧英君逸不待他說完，齊聲啐道：「瞎三話四，怎見得文藝是單給女人們看的？」他們迎着晚風的涼意，只顧談着笑着，覺得什麼都忘記了一樣，看看地面漸帶灰暗，月兒偷偷地上來，君逸忽然有點感慨道：「難道人們想當隱士啊！」能致道：「你倒想的很高雅，可惜現在還不是我們當隱士的時候。啊！不早了！我們走吧！」兩位女性都道：「走呀！」他們合着脚步，穿過草地走出公

園，一面唱着：

帝國主義和軍閥，都是我們的仇敵。

乒乓乒乓，乒乓乒乓，齊心協力打倒他。

聯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和被壓迫的大衆，

爭取我們的自由獨立，創造新時代的文化！

他們都幹「五卅」運動去了，本書也在這裏完畢。

——完——

